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六十九冊：般若部類（二）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林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林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清淨毘尼方廣經.....	1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	18
優波離會第二十四.....	18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八.....	33
摩訶迦葉會第二十三之一.....	33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九.....	48
摩訶迦葉會第二十三之二.....	48
佛說魔逆經.....	66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86
問四事品第一.....	86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101
◎答法議品第二.....	101
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	103
須真天子經聲聞品第四.....	107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111
無畏品第五.....	111
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	115
菩薩行品第七.....	117
分別品第八.....	118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124
◎頌偈品第九.....	124

道類品第十.....	127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133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148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	160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170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173
佛說象腋經.....	178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196
佛說淨業障經.....	210
佛語經.....	225
佛說長者女菴ān 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228

清淨毘尼方廣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祇闍崛山，與大比丘僧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萬二千人，及欲色界天淨居天子。

爾時世尊與諸無量百千大眾恭敬圍繞而演說法。時有天子名寂調伏音，來在會坐。是時寂調伏音天子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世尊言：「是文殊師利為住何處？今此大眾渴仰欲見是善丈夫，從其聞法。」

如是問已，時佛告彼寂調伏音天子：「東方過此十千佛土，彼有佛國名曰寶主，是中有佛，號曰寶相如來、應、正遍覺，現在說法。文殊師利住在彼土，為諸菩薩摩訶薩而轉說法。」

時彼天子白世尊言：「唯願現相令文殊師利來詣此土。何以故？世尊！若從一切聲聞緣覺有所聞法，不如從於文殊師利所聞法也；唯除如來，其餘說法無有勝者。文殊師利若演說法，一切魔宮皆悉闇蔽，一切眾魔悉能摧伏，去增上慢、滅增上慢。若有未發菩提心者發菩提心，已發心者住不退轉，可攝者攝、可捨者捨，順如來欲令正法久住。」

爾時世尊知寂調伏音天子心已，放白毫藏光普遍照此佛世界已，東方過於十千佛土普照遍彼寶主世界。

時寶主世界菩薩摩訶薩見此光已，白寶相佛言：「世尊！是何光相，有此光明遍照此界？」如是問已，寶相佛告諸菩薩言：「善男子！西方去此十千佛土，有國名娑婆，其中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現在說法。彼如來放毫藏一光，是光通徹十千佛土來照此界。」

是諸菩薩白世尊言：「以何因緣故，彼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覺放毫藏一光？」

時佛報言：「彼釋迦牟尼如來國，有無量千億菩薩皆悉集會，及釋梵護世、一切四眾，欲見文殊師利童子，從其聞法。以是緣故，請彼釋迦牟尼如來放毫藏一光。」

時寶相佛告文殊師利：「汝今可往娑婆世界。釋迦如來、應、正遍覺喜欲見汝，及諸大眾欲見聞法。」

文殊師利白彼世尊：「我今亦知如是光瑞。」

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與十千菩薩俱，頭面敬禮寶相佛足，譬如壯士屈伸臂頃，與十千菩薩沒寶主界到娑婆界。住虛空中而不現形，雨種種花以供如來、普及大眾，積至於膝，雜色妙好色香適意。一切大眾見雨此華，白世尊言：「是何先相，大雨此花？」

佛言：「諸善男子！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與十千菩薩俱，來到此娑婆世界，住虛空中而不現形，雨花供我。」

時諸大眾俱共同聲白世尊言：「我等欲見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及諸菩薩摩訶薩，觀其形容。」

時文殊師利及十千菩薩從空而下，頂禮佛足右遶已畢，各以神力化作座已却坐一面。時寂調伏音天子白世尊言：「願問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建立言論眾所欲聞。」

佛告天子：「汝今自問文殊師利法王之子，隨汝所疑。」

時寂調伏音天子問文殊師利：「彼寶相佛土云何說法，汝樂於彼？」

文殊師利報言：「天子！不生貪欲不滅貪欲、不生瞋恚不滅瞋恚、不生愚癡不滅愚癡、不生煩惱不滅煩惱。何以故？無生之法終無有滅。」

天子問言：「云何，文殊師利！彼土眾生不生貪瞋愚癡煩惱又不滅耶？」

答言：「不也。天子！」

天子問言：「彼佛說法為何所斷？」

答言：「為不生不滅而演說法。何以故？彼佛刹土不知斷、不修證。彼諸眾生重第一義諦，非重世諦。」

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名為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言：「天子！彼不住生又不住滅，無有處相非無處相、非相非無相、非相非虛空，色相非可相非不可相、非盡可盡、無盡無有能盡，如是說名第一義諦。天子！義者非心非心相續、非言說句、無此無彼亦無中間，如是說名第一義諦。天子！又復義者而不可得，無文字行，是名第一義諦。何以故？佛說一切所有音聲皆是虛妄。」

天子言：「文殊師利？如來所說可虛妄耶？」

「天子！如來所說無實無虛妄。何以故？如來無二相、無住心無言說、非有為法非無為法、非說實非說虛，無二相。天子！於意云何！如來化人若有所說，為實為虛妄？」

答言：「非實非虛妄。何以故？如來化人無有實故。」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一切諸法無成就者，如來所說無實無虛妄，故名無二。」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如來說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言：「天子！無有能說第一義諦者。何以故？是無言說、無能說者。」

說是法時，五百比丘不受諸法，漏盡心得解脫；二百天子逮得法忍。

爾時寂調伏音天子問文殊師利：「第一義諦甚為難解。」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第一義諦實為難解，不正修行者實為難解。」

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正修行？」

文殊師利言：「若不說言：『知是、斷是、修是、證是。』何以故？若有相者，是貪、是著、是戲論。若有說言：『是應知、應斷、應修、應證。』是不名為正修行也。」

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正修行也？」

「天子！如如等、法界等、五逆等，如法界等諸見亦等。如凡夫法等，學法亦等、無學法等。如聲聞法等，緣覺法等、菩薩法等、佛法亦等。如生死法等，涅槃法等、煩惱亦等、諍訟亦等。」

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諍訟等煩惱亦等？」

文殊師利言：「空故等、無相故等、無願故等。何以故？空無分異故。天子！如寶器空、泥器空，其中空界等無有異，無有種種，以無二故。如是天子！如煩惱空及諍訟空，無有別異等無有二。」

天子言：「文殊師利！菩薩頗修於聖諦不？」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其菩薩不修聖諦，云何能為聲聞說法？」

「又復天子！菩薩修聖諦有觀，聲聞修聖諦無觀。

「菩薩修聖諦有閑，聲聞修聖諦無閑。

「菩薩修聖諦有緣，聲聞修聖諦無緣。

「菩薩修聖諦而正觀之，不證實際。

「菩薩修聖諦有善方便，不背生死向於涅槃。菩薩修聖諦觀一切佛法。

「天子！譬如有人捨大伴主，獨一無侶欲過曠路，心甚驚怖不敢復還。如是天子！**聲聞亦爾**，怖畏生死不還世間，捨一切眾生不還生死。不觀佛法無善方便，獨一無二修行聖諦。

「天子！如大伴主多諸眷屬、多諸財產，資糧豐饒大獲生利欲過曠路。天子！**菩薩如是**為大伴主多諸眷屬，成大法利、多法資糧，具足六波羅蜜成四攝法、普悉觀緣一切眾生，觀生死迴流

正觀佛法，從於佛土至於佛土，具善方便修於聖諦。

「天子！如疎薄物，若以瞻婆須曼婆師花所熏之香，香氣速出。如是天子！**聲聞修諦速疾如是**，不滿所願中入涅槃。彼亦不出於佛戒、聞、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之香，又亦不能斷煩惱習。

「天子！如迦尸衣，若以天寶沈水香熏，經百千年清淨美香，人天敬重。如是天子！**菩薩百千萬億劫中常修聖諦**，不中入涅槃欲滿本願。出佛戒、聞、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之香，能斷結習，為諸人、天、阿修羅、乾闥婆等之所敬重。」

寂調伏音天子又問文殊師利：「彼寶相如來、應、正遍覺，是佛國土諸聲聞眾為何如也，如樂於彼。」

文殊師利言：「天子！彼土聲聞不住於信、不教他信、不護法界，非八人出過八邪、非須陀洹出過惡道、非斯陀含往來教化一切眾生、非阿那含一切諸法無去來故、非阿羅漢受於一切三千界供，亦非聲聞能持一切佛所說法。

「不斷於欲不為欲熱、不斷於瞋不為瞋熱、不斷於癡不為癡熱、於一切法離諸暗障，不斷煩惱勤行精進，斷於一切眾生煩惱永無有生，過一切生隨心欲生，無有我人眾生之相，而教化眾生無取無與，一切眾生清淨福田。

「無思無念而修正念，不生不滅而修正斷，遠離身心而出生神足，知於一切眾生諸根到於彼岸而修行根，摧一切結而修於力，遍知一切而修於覺，得於無為不證於道，到於實際而修於定，至於法界而修於慧，盡於無明而生於明，無有二行而證解脫。

「肉眼悉見一切眾生、一切佛國、一切諸佛，天眼悉見一切眾生死此生彼，慧眼觀見一切眾生死無來無去，法眼見於諸法平等，佛眼明見一切佛界。天耳悉聞一切佛法，能受能持。一心能知一切眾生所有心行，悉知宿命過去際劫。百千萬億神通，能

過無量佛刹。煩惱悉盡不證解脫。

「雖復可見然非色身，雖有言說無有文字，雖有思念而心無動，形色尊妙眾相莊嚴，功德瓔珞威德難當，名聞高遠淨戒塗香，世法不污煩惱不染，無釁 cū 惡言遊戲神通，多聞增廣辯才震吼善知變化，調伏闇冥大慧明照，所說無滯總持究竟，常為諸佛之所護念。聲聞所念常恒專念，菩提之道其念如海，定如須彌、忍如大地，勇健降魔猶如帝釋，無能輕者寂靜如梵，無有等等猶如虛空遍入一切。天子！彼寶相佛土聲聞如是！所有功德復過於此。」

說是法時，於是會中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五千天子向聲聞智，說如是言：「世尊！我等願為彼寶相如來，作聲聞眾。」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非聲聞心能生彼土。汝等可發無上道心，得生彼土。諸生彼者皆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是等即發無上正真道心，如來悉記當生彼土。

時寂調伏音天子問文殊師利：「云何名為菩薩毘尼？云何名為聲聞毘尼？」

文殊師利言：「天子！怖畏三界毘尼，是聲聞毘尼；受無量生死、欲化一切諸眾生等，生於三界毘尼，是菩薩毘尼。

「輕毀功德莊嚴毘尼，是聲聞毘尼；自集功德莊嚴毘尼，是菩薩毘尼。

「自斷一切諸煩惱結，是聲聞毘尼；欲斷一切眾生煩惱，是菩薩毘尼。

「不念成熟一切眾生、一切佛法，是聲聞毘尼；念欲成熟一切眾生、一切佛法，是菩薩毘尼。

「非為一切諸天所識，是聲聞毘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諸天識知，是菩薩毘尼。

「一切魔捨，是聲聞毘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諸魔嗶 háo 哭、一切眾魔生於怨憎生摧伏想，是菩薩毘尼。

「唯獨照明，是聲聞毘尼；普欲照明一切世間，欲照明成就一切佛法，是菩薩毘尼。

「自觀之心是聲聞毘尼；觀一切佛法是菩薩毘尼。

「漸次毘尼是聲聞毘尼；一念悉知是菩薩毘尼。

「斷三寶種是聲聞毘尼；持三寶種是菩薩毘尼。

「如破瓦器不可修補，是聲聞毘尼；如金銀器破還可修治，是菩薩毘尼。

「無善方便是聲聞毘尼；成就方便是菩薩毘尼。

「無有十力、四無所畏，是聲聞毘尼；成就十力、四無所畏，是菩薩毘尼。

「少水果樹是聲聞毘尼；園林堂閣法樂可樂是菩薩毘尼。

「無六波羅蜜、無四攝法是聲聞毘尼；有六波羅蜜、具四攝法是菩薩毘尼。

「不斷一切習是聲聞毘尼；滅一切習是菩薩毘尼。

「又復天子！略說有限所攝，有少法功德、有少戒聞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聲聞毘尼；無量無量所攝，無量功德、無量戒聞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菩薩毘尼。」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快說此菩薩毘尼。文殊師利！聽我少說成滿汝義。文殊師利！譬如二人，一讚大海、二歎牛跡。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是人能讚是牛跡中幾所功德？」

文殊師利白言：「世尊！大海無量，牛跡甚少，當何所讚？」

佛言：「如是。知聲聞毘尼猶如牛跡，小無功德無可讚歎。**聲聞乘人亦復如是。文殊師利！於意云何？彼第二人能讚大海功德不也？」**

文殊師利言：「世尊！而是大海有無量功德、無量可歎。」

佛言：「當知菩薩毘尼亦復如是。譬如大海無量功德、無量可歎。當知大乘亦復如是。」

說是法時，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說是言：「世尊！我等亦當修學如此菩薩毘尼，調伏無量一切眾生。」

時寂調伏音天子問文殊師利：「汝今修學何等毘尼？聲聞毘尼、緣覺毘尼、菩薩毘尼？」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頗有大海不納眾水？」

天子答言：「文殊師利！無有大海不納眾水。」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菩薩毘尼猶如大海，所有毘尼無不納受，所謂聲聞毘尼、緣覺毘尼、菩薩毘尼、一切毘尼。」

天子言：「文殊師利！所言毘尼，毘尼者為何等義？」

文殊師利言：「天子！毘尼毘尼者，調伏煩惱。為知煩惱，故名毘尼。」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當修調伏煩惱？云何知煩惱？」

文殊師利言：「若自妄想、若他妄想、自他妄想不正憶念，自想、他想顛倒不實，諸見所縛無明為首，如是則能發生煩惱。若不自妄想、不他妄想、不自他妄想，專正憶念不自想、他想，斷於顛倒不住諸見，除去無明不行二行，如是則便不起煩惱，煩惱不起是畢竟毘尼。天子！是名畢竟毘尼。若以聖智知於煩惱，虛妄詐偽是無所有、無主無我無所繫屬、無來處去處、無方非無方、非內非外非中可得、無聚無積無形無色，如是名為知於煩惱。天子！如人知於毒蛇種性，能寂彼毒。如是，若知結使種性，能寂煩惱。」

天子問言：「云何名為煩惱種性？」

文殊師利言：「妄想是煩惱種。若不妄想則便不起，若其不起

則非煩惱，若無煩惱則無窟宅，若無窟宅則無所燒亦無所住，若無所住名畢竟毘尼。如是名為知煩惱種性。」

天子問言：「云何，文殊師利！是調伏煩惱？為實為不實？」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人夢為毒蛇所螫，以苦痛故服於毒藥，蛇毒消除苦痛便差。天子！於意云何？如彼人者為蛇所螫，為實不實？」

天子答言：「文殊師利！此是不實。無有實故，當除何毒？」

文殊師利言：「毒蛇不實、除亦不實，應如是知。諸聖毘尼亦復如是。天子！汝作是言：『云何是調伏煩惱？為實為不實？』天子！若我無我，煩惱無煩惱；若我實者，煩惱亦實。是中若我無我、煩惱無煩惱，都不可得。若如是者，當何調伏？何以故？天子？一切法寂，以無生故。一切法寂，不可取故。一切法寂，無形相故。一切法盡，無所有故。一切法無盡，以無生故。一切法無生，無所有故。一切法無滅，無有堅實故。一切法無作，無作者故。一切法無作，無有我故。一切法無我，以無主故。一切法無主，如虛空故。一切法無來，以無體故。一切法無去，以無際故。一切法無住，無住處故。一切法無住，無生滅故。一切法無為，以無漏故。天子！一切法無與，畢竟調伏故。」

寂調伏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以何為門？」

文殊師利言：「不正修門，增生死故；正修行門，獲涅槃故。

「正修行門，得自在故；不正修門，不得自在故。

「疑惑門，闇障礙故；達解門，無暗障故。

「妄想門，增煩惱故；無妄想門，無煩惱故。

「識門，有結使故；無識門，無結使故。

「覺門，多事務故；寂門，一切寂靜故。

「見門，增憍慢故；空門，滅憍慢故。」

「惡知識門，生諸惡法故；善知識門，生諸善法故。

「邪見門，生諸苦本故；正見門，生諸善本故。

「慳惜門，貧窮故；布施門，大財封故。

「毀戒門，諸惡道故；持戒門，諸善處故。

「諍訟門，障諸法故；忍辱門，增勝法故。

「懈怠門，令心垢故；精進門，心無垢故。

「覺觀門，多亂鬧故；禪定門，心一處故。

「無智慧門，如癡羊故；智慧門，三十七助道分故。

「慈門，不障智故；悲門，質直無虛偽故；

「喜門，集法寶故；捨門，離愛憎故。

「正念門，不失本善根故；斷門，修正行故；

「神足門，身心輕故；根門，信為首故；

「力門，摧伏一切諸煩惱故；覺門，順覺諸法故；

「八聖道門，出過一切諸非道故。

「復次天子！菩提心門，一切佛法故；

「攝一切法門，於一切法得自在故；

「攝眾生門；演說法故；

「善方便門；處非處故；

「慧度門，到於一切眾生心行之彼岸故；

「六波羅蜜門，大乘故；

「六神通門，慧光明故；

「法施忍門，不隨他智故。」

天子又問：「文殊師利！何等為法界門？」

文殊師利言：「天子！普遍門是法界門。」

天子言：「何界是法界？」

文殊師利言：「一切眾生界是法界。」

天子言：「文殊師利！法界有邊際不？」

答言：「天子！於意云何？虛空有邊際不？」

「不也。文殊師利！」

「天子！猶如虛空無有邊際，法界亦爾，無有邊際。」

天子言：「文殊師利！汝知法界耶？」

答言：「天子！法界不知法界。」

天子言：「文殊師利！汝知何法有如是辯？」

答言：「天子！於意云何？響知何法而出音聲？」

天子言：「響無所知而出音聲，以因緣故而有音聲。」

「如是天子！菩薩緣眾生故而有所說。」

天子言：「汝住何處能有所說？」

答言：「天子！猶如如來化人所住而有所說，我住亦爾。」

天子言：「如來化人無有住處。」

答言：「天子！如來化人無所住而有所說，一切諸法亦無所住而有所說。」

天子言：「文殊師利！若一切法無住，汝住何處成無上道？」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住無間成無上道。」

天子言：「無間為住何處？」

答言：「無間住無根本。」

天子言：「文殊師利！住無間者必墮地獄。」

答言：「天子！如是如是。如來所說造五無間必墮地獄。天子！我今亦住於五無間。天子！菩薩住五無間成無上道。何等為五？」

「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求無上道，中間不墮聲聞、緣覺地，是初無間。」

「我應救濟一切眾生，中間無懈，是二無間。」

「捨一切物，中間無慳，是三無間。」

「知諸法無生，中間不與諸見共住，是四無間。」

「若知、若見、若斷平等正覺，以一念相應慧而覺知之，中

間不起，必成正覺。是五無間。若菩薩住是五無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天子言：「文殊師利！頗有凡夫住五無間墮於地獄，菩薩亦住此五無間成於無上正真道耶？」

答言：「有。」

天子言：「以何因緣故？」

答言：「天子！一切法空，解於空故名得菩提。一切諸法無相、無願、非有為，無生無起因緣生。覺是因緣，故名覺菩提。」

天子言：「文殊師利！誰信此法？」

答言：「天子！若佛如來尚不生信，況復聲聞？」

天子又問：「誰解是法？」

答言：「不行我相者。」

又問：「誰信是法？」

答言：「不住此彼岸者。」

天子言：「若不住此彼，誰想是法？」

答言：「於一切法無憶想者。」

又問：「誰持？」

答言：「不持一切結使者持。」

天子又問：「此經當至何等人手？」

答言：「至與一切眾生法者之手。」

又問：「彼何形色？」

答言：「天子！彼有法色，非陰界入色。」

又問：「彼有何行？」

答言：「彼有空行、無相行、無願行。」

又問：「彼趣何處？」

答言：「天子！彼當趣向一切至處，到於一切眾生心行，至無所至。」

天子問言：「文殊師利！菩薩退不？」

答言：「天子！若菩薩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是處。」

天子言：「誰為退者？」

答言：「一切諸煩惱退，一切聲聞緣覺地退。」

又問：「誰是不退？」

答言：「三昧等者是無有退。」

天子言：「文殊師利！何等為三昧？」

答言：「無二無別異？」

天子言：「文殊師利！若一切法無有別異，誰為別異？」

答言：「天子！不知一切法平等者分別為二，彼行二行、墮於二行。若知平等，不行別異。若知平等，彼趣平等。」

天子又問：「文殊師利！頗有菩薩具於煩惱成菩提耶？」

答言：「有。」天子又問：「是誰？」

答言：「天子！若菩薩斷結使是聲聞；若菩薩知一切眾生煩惱結使，大悲增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是有菩提。」

天子問言：「頗有慳恪成檀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若菩薩不捨菩提之心，攝護眾生，如是慳恪是檀波羅蜜。」

天子又問：「頗有毀戒名尸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若菩薩多益一切眾生不自觀戒，如是毀戒名尸波羅蜜。」

「文殊師利！頗有菩薩捨於堪忍名忍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若菩薩捨外道禁戒堅住佛戒，是名羼提波羅蜜。」

「文殊師利！頗有懈怠成精進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若菩薩於聲聞緣覺地生於懈怠，勤加修習無上正道，是名毘梨耶波羅蜜。」

「文殊師利！頗有不定心名禪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菩薩夢中不生聲聞緣覺地心，是菩薩不定心，是名禪波羅蜜。」

「文殊師利！頗有無慧名菩薩般若波羅蜜耶？」

答言：「有。」問言：「是誰？」

答言：「天子！謂無慧者而是菩薩，不作一切世間蠱道諸惡呪術厭鎮顛狂，苦於一切眾生法慧，是菩薩成就具一切智，是名般若波羅蜜。」

是時世尊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說菩薩應作不應作，汝如是說。文殊師利！聽吾少說。文殊師利！如人飢羸寧忍飢苦，終不服於雜毒之食。菩薩如是，寧慳貪毀戒、瞋諍懈怠、亂心妄念愚無智慧，不住聲聞緣覺地中，正念施戒忍進禪慧。何以故？菩薩於中應生怖畏。」

天子問佛：「菩薩不怖畏結使耶？」

佛言：「應怖。天子！但菩薩於聲聞地中倍應生怖。天子！於意云何？如人護命，為畏斬頭、畏斬手足？」

天子白佛：「彼畏斬頭，不畏手足。何以故？世尊！人斬手足能修福業，以是因緣得生天上。世尊！若人斬頭失於壽命，不修德行。」

佛言：「如是。天子！菩薩寧當毀犯禁戒，終不捨於一切智心。寧為菩薩具諸煩惱，終不作於漏盡羅漢。」

天子歎曰：「希有世尊！是菩薩所行勝餘世間。世尊！諸聲聞持戒勤加精進，即是菩薩毀禁懈怠。」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如貧人食，是轉輪王毒。如是天子！聲聞勤進斷諸煩惱，尚不安樂閻浮眾生，況復一切諸眾生也。天子！如大商主多財封邑，大捨勤進多所利安、多所養育。菩薩如是，行大慈悲，於一切眾生興起大悲修行，精進養育無量一切眾生，令得世間出世間樂。」

是時長老迦葉白世尊言：「諸聲聞人證無為法，菩薩唯有為之法。云何有為菩薩勝無為聲聞？」

佛言：「迦葉！我今為喻，諸有智者因是得解。迦葉！譬如有人破析一毛以為百分，是人復以此一分毛點滿四大海中之酥。迦葉！於意云何？是人毛分取四海酥，能作是念：『我所取多，非海中者。』」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言：「迦葉！汝意云何？於此二分，何者為勝？何者為大？何者為多？何者大價？」

迦葉白言：「假使令取千億由旬，餘者猶勝、猶大、猶多、有於大價，況以毛分唯取一涕 dī。」

佛言：「迦葉！如毛百分以一分毛取一點酥，聲聞所有無為智慧亦復如是。佛智所知，迦葉！如滿四大海中之酥，菩薩有為善根功德亦復如是，用以迴向無為智故。迦葉！譬如蟻 yǐ 子含持一粒，猶如秋月成熟穀 gǔ 滿大地。迦葉！於意云何？何者為勝？」

「世尊！秋月成熟穀滿大地，有無量穀，救濟養育無量眾生以為資糧。世尊！蟻持一粒，無所利安。」

「迦葉！蟻持一粒，如諸聲聞解脫之果亦復如是。如秋穀成熟滿於大地，當知菩薩六波羅蜜四攝之法，善根功德亦復如是，成熟養活無量眾生，安置世樂出世間樂及涅槃樂。迦葉！如有百千水精珠擔而來入城，若一無價琉璃寶珠置之船上，若其安隱達閻浮提，救護一切貧窮困苦。迦葉！於意云何？是百千擔水精入

城，是無價寶一琉璃珠可為比不？」「不也。世尊！」

「迦葉！是百千擔諸水精珠來入城者，喻於聲聞無為功德亦復如是。如一無價寶琉璃珠船上安隱，至閻浮提多所安樂，菩薩如是不斷三寶種，發於一切智寶之心多所安樂。」

時大迦葉白世尊言：「未曾有也。如來善說。諸菩薩等發於一切智寶之心，出過一切聲聞緣覺。」

爾時寶主世界菩薩諸與文殊師利來者，聞說是已白世尊言：「一切言說皆是戲論，是差別說、呵責結使說。世尊！寶相佛土無有是說，純明菩薩不退轉說，無差別說。世尊難有，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覺能忍是苦，得一切法無有差別無上中下，一味法性安置三乘。」

是諸菩薩即以天花散供佛上，語文殊師利：「我等可還寶主世界。」

文殊師利言：「汝等可去，宜知是時。」

諸菩薩言：「汝不去耶？」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一切世界皆悉平等，一切佛等、一切法等、一切眾生等。我住於彼，何所為作？」

諸菩薩言：「以何事故，一切世界等、一切佛等、一切法等、一切眾生等？」

文殊師利言：「諸善男子！一切剎土如虛空故等，諸佛法界不思議故等，一切諸法虛偽故等，一切眾生無我故等。以是義故我如是說，一切世界等乃至一切諸眾生等。」

時文殊師利現神通力，以神力故令娑婆界如寶主界等無差別，令世尊釋迦牟尼如寶相如來等無差別。彼諸菩薩各作是念：「我等已到寶主世界。」於釋迦牟尼佛生寶相佛想，即白佛言：「誰使我等來至此土？」

佛言：「誰將汝去？」

諸菩薩言：「文殊師利童子將我等去。」

佛言：「彼將汝來。」

爾時文殊師利語諸菩薩：「善男子！汝等各各入定觀之，誰將汝來？誰將汝去？」

時諸菩薩各入定觀，各作念言：「我等不動娑婆世界去，我等自謂至寶主界。世尊！未曾有也。文殊師利以神通力三昧之力，使我等謂到寶主界，猶故不動是娑婆界。世尊！願令一切眾生悉得如是神力如文殊師利。」

爾時佛告寶主世界諸來菩薩：「善男子等！如金器銀器、頗梨器、琉璃器、水精器、鐵器、金剛器、栴檀器、寶器、瓦器、木器其中空界，器雖種種其空無異。如是一法性、一如、一實際，然諸眾生種種形相各取生處，彼自體變百千億種形色別異，謂地獄色、畜生色、餓鬼色、天色、人色、聲聞色、緣覺色、菩薩色、佛色。以平等故色等，如如等故色等，如空等故色等。善男子！文殊師利以是事故說一切世界等乃至一切眾生等。是故說言我不往。」

是時世尊以如是法示教利喜諸菩薩已，頭面禮足遶佛三匝出眾不遠，沒娑婆界往寶主界。

是時佛告阿難：「汝受此經持讀誦說，於大眾中為人廣說。」

大德阿難白世尊言：「我已受持。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受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寂調伏音天子所問』，亦名『清淨毘尼』、亦名『一切佛法』」。

佛說是經已，大德阿難、寂調伏音天子、文殊師利等一切菩薩、大迦葉等一切聲聞，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清淨毘尼方廣經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優波離會第二十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五十萬人。

爾時世尊如龍象王顧視觀察，告諸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等誰能於後末世護持正法，攝受如來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安住祕密種種方便成熟眾生？」

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世尊！我能堪任於後世時護持如來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師子慧菩薩曰：「我能堪任安住祕密種種方便成熟眾生。」

無盡意菩薩曰：「我能堪任以廣大願度脫無盡諸眾生界。」

跋陀羅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得聞我名皆悉成熟無空過者。」

妙德菩薩曰：「我能堪任於諸眾生隨所願求悉令滿足。」

無畏菩薩曰：「我能堪任攝受無邊世界眾生而作饒益。」

金剛菩薩曰：「我能堪任於惡趣中度諸眾生令得解脫。」

除障菩薩曰：「我能堪忍解脫眾生煩惱繫縛。」

智幢菩薩曰：「我能堪任滅除眾生無明闇蔽。」

法幢菩薩曰：「我能堪忍常行法施度脫眾生。」

日幢菩薩曰：「我能堪任恒以安樂成熟眾生。」

月幢菩薩曰：「我能堪忍以諸功德成熟眾生。」

善眼菩薩曰：「我能堪任與諸眾生自性安樂。」

觀自在菩薩曰：「我能堪任於諸惡趣拔濟眾生。」

得大勢菩薩曰：「我能堪任度諸惡趣未度眾生。」

普賢菩薩曰：「我能堪忍令諸眾生憶念過去經歷受苦便得解脫。」

善數菩薩曰：「我能堪任調伏一切難調眾生。」

妙意菩薩曰：「我能堪任樂小法者度令成熟。」

善順菩薩曰：「我能堪任成熟下劣少智眾生。」

光積菩薩曰：「我能堪任拔濟墮於畜生趣者令得解脫。」

不思議菩薩曰：「我能堪任愍念成熟餓鬼眾生令得解脫。」

大威力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閉惡趣門。」

無諍論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示解脫道。」

賢吉祥菩薩曰：「我能堪任究竟斷除眾生苦惱。」

月光菩薩曰：「我能堪任與諸眾生畢竟安樂。」

日光菩薩曰：「我能堪任於諸眾生未純熟者令得成熟。」

無垢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所有志樂皆得圓滿。」

斷疑菩薩曰：「我能堪任度脫一切下劣眾生。」

無畏菩薩曰：「我能堪任攝受眾生稱讚利益。」

慧勝菩薩曰：「我能堪任隨順種種勝解眾生皆得成熟。」

光明菩薩曰：「我能堪任恒以正勤拔濟眾生。」

無量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於一切法示無為道。」

無畏菩薩曰：「我能堪任隨諸眾生種種志樂皆能示現。」

寶勝菩薩曰：「我能堪任示諸眾生妙珍寶聚。」

妙慧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見者歡喜皆得成熟。」

寶藏菩薩曰：「我能堪任度脫眾生離諸障礙。」

寶賢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自識宿命皆得成就。」

寶手菩薩曰：「我能堪任以諸珍寶惠施眾生令得安樂。」

勝意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永離貧窮。」

喜見菩薩曰：「我能堪任施諸眾生一切樂具。」

金剛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開示正道。」
福相菩薩曰：「我能堪任悅可眾生令得度脫。」
法超菩薩曰：「我能堪任淨除眾垢而演說法。」
無垢菩薩曰：「我能堪任愛護眾生悉令成熟。」
法現菩薩曰：「我能堪任常以正法度脫眾生。」
空寂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滅煩惱毒。」
月勝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示法方所。」
師子意菩薩曰：「我能堪任常以法施利益眾生。」
童子光菩薩曰：「我能堪任從卑下處拔出眾生。」
覺吉祥菩薩曰：「我能堪任開示正道閉惡趣門。」
金光菩薩曰：「我能堪任示現身相成熟眾生。」
吉祥菩薩曰：「我能堪任與諸眾生常作利益。」
持世菩薩曰：「我能堪任為諸眾生閉地獄門。」
甘露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超度生死。」
網明童子曰：「我能堪任於後末世為諸眾生示現光明滅除煩惱。」

爾時舍利弗聞諸菩薩作如是等勇猛弘誓成熟眾生，歎未曾有，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諸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具足大悲方便善巧，勇猛精進而自莊嚴，一切眾生無能測量、不可沮壞，所有光明無能障蔽。世尊！我當稱讚是諸菩薩未曾有事。所謂堪任有來求索頭目耳鼻身體手足，一切諸物無所吝惜。世尊！我常思惟，若有人能逼迫如是諸菩薩等，從其求索若內若外一切財物心無怯弱，當知皆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

佛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諸菩薩智慧方便三昧境界，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所不能知。舍利弗！此諸菩薩摩訶薩能現諸佛神通變化，滿足眾生諸所欲樂，而於諸法心無所動。若有眾生樂為居士憍慢放逸，菩薩爾時為成熟故，現大居士威德之

身而為說法。若有眾生恃大勢力而自憍慢，菩薩爾時為調伏故，現那羅延大力之身而為說法。若有眾生志求涅槃，菩薩爾時為度脫故，現聲聞身而為說法。若有眾生樂觀緣起，菩薩爾時為度脫故，現緣覺身而為說法。若有眾生志求菩提，菩薩爾時為度脫故，即現佛身令入佛智。如是舍利弗！是諸菩薩種種方便成就眾生，悉令安住於佛法中。所以者何？唯有如來智慧解脫究竟涅槃，更無餘乘而得度脫，以是義故名為如來。如來如實覺了如故，名為如來。知諸眾生種種欲樂，悉能示現，故名如來。成就一切善法根本，斷於一切不善根本，故名如來。能示眾生解脫之道，故名如來。能令眾生遠離邪道住於正道，故名如來。演說諸法真實空義，故名如來。舍利弗！菩薩如是知諸眾生種種志樂，隨應說法令得解脫。為諸愚夫開示實智，不動法界能現種種幻化莊嚴，令諸眾生次第當得趣涅槃岸。

「復次舍利弗！在家菩薩住於慈愍不惱害心，應修二施。何者為二？一者法施，二者財施。出家菩薩應修四施。何等為四？一者筆施，二者墨施，三者經本施，四者說法施。無生法忍菩薩應住三施。何等為三？所謂王位布施，妻子布施，頭目支分悉皆布施。如是施者名為大施，名極妙施。」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於貪瞋癡不怖畏耶？」

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薩有二犯戒。何等為二？一者瞋相應犯，二者癡相應犯。如是二犯，名大破戒。舍利弗！因貪犯者，為過微細難可捨離。因瞋犯者，為過龐 cū 重易可捨離。因癡犯者，為過深重復難捨離。所以者何？貪結能為諸有種子，生死蔓莖 yán 連持不絕，以是義故微細難斷。因瞋犯者，墮於惡趣可速除斷。因癡犯者，當墮八種大地獄中難可解脫。

「復次舍利弗！若有菩薩犯波羅夷者，應對清淨十比丘前，以質直心殷重懺悔。犯僧殘者，對五淨僧殷重懺悔。若為女人染

心所觸，及因相顧而生愛著，應對一二清淨僧前殷重懺悔。舍利弗！若諸菩薩成就五無間罪，犯波羅夷、或犯僧殘戒、犯塔、犯僧及犯餘罪，菩薩應當於三十五佛前，晝夜獨處殷重懺悔。應自稱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軍佛 南無精進喜佛 南無寶火佛 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愚佛 南無寶月佛 南無無垢佛 南無離垢佛 南無勇施佛 南無清淨佛 南無清淨施佛 南無娑留那佛 南無水天佛 南無堅德佛 南無栴檀功德佛 南無無量掬光佛 南無光德佛 南無無憂德佛 南無那羅延佛 南無功德花佛 南無蓮花光遊戲神通佛 南無財功德佛 南無德念佛 南無善名稱功德佛 南無紅炎帝幢王佛 南無善遊步功德佛 南無鬪戰勝佛 南無善遊步佛 南無周匝莊嚴功德佛 南無寶花遊步佛 南無寶蓮花善住娑羅樹王佛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世尊常住在世，是諸世尊當慈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無始生死已來所作眾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他取、見取隨喜；五無間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十不善道，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所作罪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應墮地獄、餓鬼、畜生、諸餘惡趣、邊地下賤及蔑戾車；如是等處所作罪障，今皆懺悔。

「『今諸佛世尊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若於餘生，曾行布施、或守淨戒，乃至施與畜生一搏之食，或修淨行所有善根，成就眾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及無上智所有善根，一切合集校計籌量，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作迴向，我亦如是迴向。」

「『眾罪皆懺悔， 諸福盡隨喜，
 及請佛功德， 願成無上智。
 去來現在佛， 於眾生最勝，
 無量功德海， 我今歸命禮。』

「如是舍利弗！菩薩應當一心觀此三十五佛而為上首，復應頂禮一切如來，應作如是清淨懺悔。菩薩若能滅除此罪，爾時諸佛即現其身，為度一切諸眾生故，示現如是種種之相，而於法界亦無所動，隨諸眾生種種樂欲，悉令圓滿皆得解脫。

「復次舍利弗！菩薩若入大悲三昧，則能示現地獄、畜生、閻魔羅界成熟眾生。

「菩薩若入大莊嚴三昧，則能示現長者之身成熟眾生。

「若入殊勝三昧，則能示現轉輪王身成熟眾生。

「若入熾然威光三昧，則能示現帝釋梵王殊妙色身成熟眾生。

「菩薩若入一向三昧，則能示現聲聞之身成熟眾生。

「菩薩若入清淨三昧，則能示現辟支佛身成熟眾生。

「菩薩若入寂靜三昧，則能示現諸佛色身成熟眾生。

「菩薩如是入一切法自在三昧，隨其志樂現種種身成熟眾生，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轉輪聖王身，皆為成熟諸眾生故，而於法界亦無所動。何以故？菩薩雖復隨順眾生種種示現，不見身相及生相無所得故。舍利弗！於意云何？如師子王大哮吼時，諸小野干能堪任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

「又舍利弗！如大香象其所負重，驢堪任不？」

「不也。世尊！」

「又如帝釋及梵天王威德自在，貧賤之人能堪任不？」

「不也。世尊！」

「又如大力金翅鳥王翱翔運動，諸餘小鳥能堪任不？」

「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是諸菩薩所有善根勇猛之力，依出離智淨諸罪垢、遠離憂悔，得見諸佛及得三昧，亦復如是。如斯罪障，非諸凡夫聲聞緣覺所能除滅。菩薩若能稱彼佛名，晝夜常行是三種法，能滅諸罪遠離憂悔，得諸三昧。」

爾時優波離從禪定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邊三匝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獨坐思惟，作如是念：『世尊所說波羅提木叉清淨戒學，為聲聞、緣覺、菩薩乘者作是說言，寧捨身命終不捨戒。世尊！若佛在世、若滅度後，云何名為聲聞緣覺波羅提木叉？云何名為菩薩乘者波羅提木叉？』世尊說我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我當云何能了毘尼善巧之義？若我從佛親聞受持逮無所畏，然後乃能為他廣說。今此大眾諸來菩薩及比丘僧悉皆集會，善哉世尊！唯願廣說決定毘尼斷除疑悔。」

爾時世尊告優波離：「汝今當知，聲聞、菩薩學清淨戒，所發心、所修行異。優波離！有聲聞乘持清淨戒，於菩薩乘名大破戒。有菩薩乘持清淨戒，於聲聞乘名大破戒。」

「云何名為聲聞乘人雖持淨戒，於菩薩乘名大破戒？優波離！聲聞乘人乃至不應起於一念更受後身，是名聲聞持清淨戒，然於菩薩名大破戒。」

「云何菩薩持清淨戒於聲聞乘名大破戒？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能於無量阿僧祇劫堪忍受身不生厭患，是名菩薩持清淨戒，於聲聞乘名大破戒。以是義故，為菩薩乘說不盡護戒，為聲聞乘說盡護戒。為諸菩薩說開遮戒，為諸聲聞說唯遮戒。為菩薩乘說深心戒，為聲聞乘說次第戒。」

「云何菩薩持不盡護戒，聲聞乘者持盡護戒？菩薩乘人雖持淨戒，於諸眾生應當隨順，聲聞乘人不應隨順。是故菩薩持不盡

護戒，聲聞乘人持盡護戒。

「云何名為菩薩持開遮戒，聲聞乘人持唯遮戒？若諸菩薩於大乘中發趣修行，日初分時有所犯戒，於日中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若日中分有所犯戒，於日後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若日後分有所犯戒，於夜初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若夜初分有所犯戒，於夜中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若夜中分有所犯戒，於夜後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若夜後分有所犯戒，於日初分不離一切智心，如是菩薩戒身不壞。以是義故，菩薩乘人持開遮戒，設有所犯不應失念，妄生憂悔自惱其心。於聲聞乘有所犯者，便為破壞聲聞淨戒。何以故？聲聞持戒，斷除煩惱如救頭然，所有志樂但求涅槃，以是義故，名聲聞乘持唯遮戒。」

「復次優波離！云何菩薩持深入戒，聲聞乘人持次第戒？菩薩乘人於恒沙劫受五欲樂遊戲自在，未曾捨離菩提之心，如是菩薩不名失戒。所以者何？菩薩善能守護安住菩提之心，乃至夢中一切結使不為其患，而是菩薩所有煩惱漸漸當盡，不應一生便盡諸結。聲聞乘者成熟善根如救頭然，乃至一念不慧受生。以是義故，大乘之人持深入戒，說有開遮，名不盡護。聲聞乘人持次第戒，名曰唯遮，名為盡護。何以故？優波離！求大乘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為難得，具大莊嚴乃能成就。是故菩薩雖於無量阿僧祇劫往來生死，終不生於厭離之心。以是義故，如來觀察為大乘人，不應一向說厭離法，不應一向說於速證涅槃之法。應當為說慈喜相應甚深微妙無染之法，遠離憂悔無繫著法，無障無礙性空之法。菩薩聞已，於生死中而無厭倦，決定圓滿無上菩提。」

爾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貪心相應而犯於戒，或有菩薩瞋心相應而犯於戒，或有菩薩癡心相應而犯於戒。世尊！如是菩薩於三犯中何者為重？」

爾時世尊告優波離言：「若諸菩薩修行大乘如恒沙劫，貪心相應而犯戒者，其罪尚輕。若一瞋心而犯於戒，其罪甚重。何以故？因貪犯戒攝受眾生，因瞋犯戒棄捨眾生。優波離！所有諸結能攝眾生，菩薩於此不應生畏。所有諸結能捨眾生，菩薩於此應生怖畏。優波離！如佛所說，貪欲難捨為過微細，瞋恚易捨為過麤 cū 重，癡難捨離過復麤重。優波離！於煩惱中，若難捨離小犯之罪，是諸菩薩應當堪忍。若易捨離大犯之罪，如是煩惱乃至夢中不應忍受。以是義故，大乘之人因貪犯戒，我說是人不名為犯。因瞋犯戒為大犯戒，名大過患、名大墮落，於佛法中是大留難。優波離！若諸菩薩於毘尼中無善方便，貪相應犯便生怖畏，瞋相應犯不生怖畏。若諸菩薩於毘尼中有善方便，貪相應犯不生怖畏，瞋相應犯生大怖畏。」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在大眾中白佛言：「世尊！一切諸法畢竟毘尼，何所調伏？」

佛告文殊師利：「若諸凡夫了知諸法究竟毘尼，如來終不說於調伏。以不知故，如來為令覺了諸法畢竟毘尼，漸次為說諸毘尼法。」

爾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來說此決定毘尼，文殊師利於是法中未有所說。善哉世尊！願令文殊師利為少解說。」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當說究竟毘尼善巧之義，是優波離願樂欲聞。」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語優波離言：「一切諸法畢竟寂滅，心寂滅故名究竟毘尼。一切諸法我不可得，無染著故名不悔毘尼。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無顛倒故名最勝毘尼。一切諸法如如實際，離諸見故名清淨毘尼。一切諸法不來不去，無分別故名不思議毘尼。一切諸法無住無著，念念滅故名淨諸趣毘尼。一切諸法住虛空際，

離諸相故名自性遠離毘尼。一切諸法無去來今，不可得故名三世平等毘尼。一切諸法不可安立，心平等故名永斷疑惑毘尼。優波離！是為法界究竟毘尼，諸佛世尊依此成道。若善男子於是法中不善觀察，則為遠離如來淨戒。」

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所說諸法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告優波離言：「文殊師利所說之法，依不可思議無礙解脫。以是義故，凡所說法離諸心相謂心解脫，增上慢人令得離於增上慢故。」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云何聲聞及菩薩乘增上慢者？」

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作是思惟：

『我斷貪欲。』名增上慢。

『我斷瞋恚及以愚癡。』名增上慢。

『貪欲法異、諸佛法異。』名增上慢。

『瞋恚法異、諸佛法異。』名增上慢。

『愚癡法異、諸佛法異。』名增上慢。

「謂有所得，名增上慢。謂有所證，名增上慢。

「謂有解脫，名增上慢。見諸法空，名增上慢。

「見於無相，名增上慢。見於無願，名增上慢。

「見於無生，名增上慢。見無所作，名增上慢。

「見有諸法，名增上慢。見法無常，名增上慢。

「謂諸法空何用修習？名增上慢。

「優波離！是名聲聞乘人增上慢者。」

「云何名為菩薩乘人增上慢者？若諸菩薩作是思惟：

『我當發心求一切智。』名增上慢。

『我當修行六波羅蜜。』名增上慢。

『唯依般若波羅蜜而得解脫，更無餘法而得出離。』名增上慢。

「『此法甚深、此非甚深。』名增上慢。

「『此法是淨、此法非淨。』名增上慢。

「『此諸佛法、此緣覺法、此聲聞法。』名增上慢。

「『此法應作、此不應作。』名增上慢。

「『此是深法、此非深法。』名增上慢。

「『此是近法、此非近法。』名增上慢。

「『此是正道、此是邪道。』名增上慢。

「『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疾得耶？不疾得耶？』名增上慢。

「『一切諸法不可思議，無能知者。我能了知。』名增上慢。乃至於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起思惟，為大執著，是名菩薩增上慢者。」

爾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離增上慢？」

佛告優波離：「若於一切不思議法無所執著，是名究竟無增上慢。」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戲論從心起，	不應分別法非法，
如是見法不思議，	彼人處世常安樂。
凡夫迷惑隨心轉，	多劫輪迴諸有中，
若知法性皆無性，	是名真實不思議。
若有比丘念諸佛，	非善思惟非正念，
於佛妄生分別想，	而此分別無真實。
若有思惟於空法，	如是凡夫住邪道，
但以文字說於空，	文字與空何可得？
若有思惟寂靜法，	是心非有本無生，
心行覺觀皆戲論，	無念名為見諸法。
一切諸法無思念，	有心有念盡皆空，

若人愛樂觀察空，
法同草木無知覺，
眾生自性無所有，
如因日光眼能見，
若眼自能見色者，
眼常因彼諸光明，
當知見性依眾緣，
設有聞諸悅意聲，
推其去處不可得，
一切諸法但言聲，
是聲無有法非法，
我為世間歎布施，
無所說中而演說，
我常歎說持淨戒，
破戒之性猶虛空，
我說忍辱為最勝，
實無少法可瞋者，
我說晝夜常精進，
雖經多劫勤修行，
禪定解脫及三昧，
法性本來無所動，
觀察覺了名智慧，
諸法自性無所有，
我常歎說修苦行，
能知諸法不可得，
我說地獄諸苦事，
無量眾生起厭心，

於此無念勿生念。
若離於心不可得，
一切諸法皆如是。
夜則緣離無所覩，
何故待緣方能了？
能見種種青黃色，
是故知眼不能見。
聞已即滅而無住，
以分別故生聲想。
文字於中假安立，
凡愚不知妄生著。
而施根本不可得，
是故佛法不思議。
亦無眾生破戒者，
清淨持戒亦如是。
無見無生為忍性，
由是說名殊勝忍。
寤寐恒覺為無上，
然於所作無增減。
開示世間如實門，
隨順假說諸禪定。
了知諸法名智人，
亦無觀察了知者。
愛樂頭陀寂靜法，
是名清淨知足人。
死入大怖惡道中，
實無惡趣可來往。

刀杖鉞稍眾苦具，
由分別故而見有，
園林種種妙花敷，
亦無有人能作者，
虛偽之法誑世間，
猶如分別諸幻焰，
我說發趣菩提心，
而實菩提不可得，
心性清淨常光明，
凡夫分別生貪著，
諸法自性常寂靜，
不見生貪離欲處，
其心未曾生染著，
於無數劫修眾行，
眾生自性不可得，
譬如世間大幻師，
還復害此諸化人，
一切眾生如幻化，
若知如是無邊性，
了知諸法如實相，
於諸欲中實無染，
大悲利益諸眾生，
不見眾生而利益，
如以空拳誘小兒，
開手拳空無所見，
如是諸佛難思議，
了知法性無所有，

亦無有能造作者，
無量楚毒迫其身。
宮殿眾寶相輝映，
皆從分別妄心生。
凡夫繫著生顛倒，
於此取捨悉皆空。
利益世間最殊勝，
亦無發趣菩提者。
真實無偽無愛染，
而彼煩惱本來空。
何有貪欲及瞋癡？
爾乃名為得涅槃，
由是成就大菩提。
度脫無量諸眾生，
實無眾生可度者，
化作無邊千億眾，
於此幻化無增損。
求其邊際不可得，
斯人處世無疲厭。
常行生死即涅槃，
調伏眾生言離欲。
而實無人無壽者，
當知此事甚為難。
示言有物令歡喜，
小兒於此復號啼。
善巧調伏眾生類，
假名安立示世間。

以大慈悲勸說言，
汝應出家捨恩愛，
既已出家勤修習，
復觀諸法如實相，
果無所有而得證，
快哉大悲人師子，
一切諸法如虛空，
或說名為禪解脫，
而此根力本無生，
無色無形不可取，
我說修行有所證，
若謂於中有所得，
諸法自性無所有，
所說得證為無得，
眾生得果名殊勝，
尚無眾生而可得，
譬如良田無種子，
如是眾生不可得，
一切眾生性寂滅，
若能了知如是法，
過去無數百千佛，
若此眾生真實有，
一切諸法皆寂滅，
若能如是見諸法，
是則無礙佛菩提，
若能了知如是法，

於我法中最安樂，
當得沙門殊勝果。
如所修行得涅槃，
實無諸果而可得。
於此方生希有心，
善說相應如實法。
安立百千名句義，
或名根力或菩提。
禪定菩提亦非有，
但以方便示眾生。
當知遠離一切相，
是則非證沙門果。
當於何處言得證，
如是了知乃名得。
我說眾生本不生，
云何當有得果者？
於中終不有牙生，
當於何所而言證？
無有得其根本者，
斯人滅度永無餘。
無有能度眾生者，
畢竟無能得涅槃。
未曾有法可生者，
彼人已出於三界。
於中究竟無所有，
我說名為離欲人。」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二百比丘增上慢者，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六萬菩薩得無生忍。

爾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優波離：「此經名為『決定毘尼』，亦名『摧滅心識』，汝應受持。」

佛說此經已，尊者優波離，諸比丘眾，文殊師利并諸菩薩摩訶薩，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八

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摩訶迦葉會第二十三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在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五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千人俱。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德藏菩薩、彌勒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與百千大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爾時摩訶迦葉在大眾中，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欲少問如來、應、正遍知，若佛聽許乃敢諮問。」

佛告迦葉：「恣汝所問。如來悉能為汝分別，斷汝疑心令得歡喜。」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涅槃，於正法中出家，當云何學？云何行？云何修觀？」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今善能問於如來如是之義。如汝所問，為利一切諸天世人令得安樂。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願樂欲聞。」

佛告迦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涅槃，於正法中出家，應學淨戒，具律儀戒，具正法教，於清淨戒微細不犯，應如是學。隨順正法離諂曲心，遠離貪欲具足慚愧，常畏生死樂求遠離，厭離生死常念涅槃。若在樹下、若山巖間、若在靜室、若在窟中，初修正意，念於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生具足種姓、具足善根，具足無量淨戒、無量三昧、無量智慧、無量解脫、無量解脫知見，具足一切無邊佛法不可思議，具足無等無邊功德。實語真語，所言

無二不誑眾生。為大醫王能拔毒箭，為不請友具大慈悲，為大導師說甚深法令入甚深，說寂滅法令得寂滅。空無眾生、無相斷相、無願離願、無有戲論離諸戲論，甚深難見難覺。其性遠離，離於有無，無行斷行、無說離說。無相平等，離垢清淨無取無捨，能滅諸苦、能斷渴愛令至涅槃。迦葉！比丘如是一日若過一日，在於靜室心念如來，作是思念：『我得人身，得出家道，得比丘法，親近如來，不應懈怠。所以者何？於此修戒當得道果。以是因緣於未來世，若佛出世當得見佛，佛出世難如優曇花。』迦葉！比丘修行應學慧命須菩提之所修行。

「迦葉！如來、應、正遍知難得見聞，於正法中而得出家，具比丘戒甚為希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正法中出家者，為二事故。何等為二？一者為現得道果故，二者為見未來佛故。迦葉！有諸癡人，受著袈裟違背如來，自謂我得道果聖人。是人若在靜室、若在窟中，貪心思念：『一切施主施我衣鉢。』作如是念：『如來不知我、不覺我、不見我。』迦葉！比丘若在靜室、若在窟中，若行若坐若臥，若念貪欲、若念瞋恚及餘種種諸惡覺觀。隨所住處，其中諸神知彼比丘，心生愁憂作如是念：『此諸比丘非法非宜。於正法中得出家已，思惟如是不善之法。』迦葉！彼諸神等知彼比丘，各作方便令不安隱。迦葉！彼諸天神以少善根得少智慧尚知他心，況復如來百千萬億阿僧祇劫具行智慧？迦葉！如來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覺、無所不證。迦葉！如來具足無礙智慧，於三世法皆悉了知。是故迦葉！善男子善女人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諸佛如來悉知我心，十方世界現在諸佛亦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阿

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是名四種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閻浮提一切眾生所有珍寶，金銀琉璃真珠珊瑚虎珀等寶，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

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

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說此律儀之法，誰聞此法未得聖果自說得道受一盞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欲離生死者，應如是行，如救頭燃。迦葉！若復有人身具大力，於四天下眾生資身之具，加以刀杖悉皆奪取。迦葉！於意云何？彼人以此劫奪因緣，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凡夫人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斯陀含果，受一食施，罪多於彼。迦葉！若復有人於千世界所有眾生一切資具，金銀琉璃真珠珂貝虎珀珊瑚種種諸寶，無價寶衣騎乘宮殿飲食之具，刀杖加害悉皆劫奪。迦葉！於意云何？彼人以是劫害因緣，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有眾生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阿那含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罪多於彼。迦葉！若復有人身具大力，於中千世界一切眾生，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樂具，刀杖加害悉皆劫奪。迦葉！於意云何？彼人以是加害因緣，得罪多不？」

迦葉白佛：「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迦葉：「若有眾生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

得阿羅漢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罪多於彼。迦葉！寧奪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一切樂具，不應自稱我得聖果，受人信施乃至一食。迦葉！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

「迦葉！聲聞之人有四惡欲。何等為四？一者求見未來世佛，二者求作轉輪聖王，三者願生刹利大姓，四者願生婆羅門大姓。是名四種惡欲。若有所求乃至涅槃，亦名惡欲，是名如來祕密之說。迦葉！聲聞之人有四種性，於一切時一切事所不應作。何等為四？一者著我，二者著人，三者犯戒，四者求未來佛法。此四種性，聲聞之人於一切時一切事所不應作。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持淨戒者，我為彼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為彼惡欲人說。為持戒人心不諂曲求涅槃者，令其安隱是故為說。迦葉！我今更說，令諸行者聞已歡喜。迦葉！若復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四下一切眾生，若一劫若減一劫。迦葉！若復有人以一器水施於持戒正命之人。彼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勝前布施無量無邊。迦葉！是惡欲人若受人施，傷害於人過於一切惡友怨敵。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具彼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者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者聞經禁戒而反毀犯，三者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者自知犯戒受他信施。迦葉！是名四種微細煩惱。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有四種相似沙門。何等為四？一者惡戒，二者我見，三者誹謗正法，四者斷見。是名四種相似沙門。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者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者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者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者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則名曰四種放逸。迦葉！出家之人具四放逸，墮於地獄。」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修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汝莫以此問於如來。何以故？迦葉！彼愚癡人實有過惡，如來不說。以惡欲故，其心妄執邪行諂曲，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彼愚癡人實有過惡，如來不說。」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久住世間為我說法。」

佛告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

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彼諸癡人，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眾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大天下一切眾生、山河石壁城邑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眾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眾生瞋恚罵辱撻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是重擔我不能堪。世尊！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世尊！我於此中欲說譬喻。世尊！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瘦長病臥在床席不能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齎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為我守護。或十年還、若二十年，待我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人臥在床席，無有子息唯獨一身。彼人去已未久之間，時彼病人困至命終，所寄財物悉皆散失，彼人行還求索無所。世尊！聲聞之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修行甚少又無伴侶，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法，不久散滅。」

爾時世尊讚迦葉言：「善哉善哉。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

令彼癡人得聞此已，生於悔心。」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欲說第二喻。世尊！譬如有人身力盛壯無諸患苦離一切病，壽命無量百千萬歲，生大種姓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悲、內懷歡喜，能捨一切眾生煩惱。其心勇猛，利益多人令得安樂，利益天人。時有一人齎持寶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待我來時，當見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即便歸之。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億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眾生，不斷佛種、不斷法輪、僧寶具足。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故？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於當來世當證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灌頂受位，當為王事如法治世，王諸群臣悉皆朝宗。世尊！彌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

爾時世尊讚摩訶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爾時世尊即申右手，猶如金色微妙光明，無量阿僧祇劫善根所集，其指掌色猶如蓮花，以摩彌勒菩薩摩訶薩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佛法僧寶，莫令斷絕。」

爾時如來申金色手摩彌勒菩薩頂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為利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

爾時彌勒菩薩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為利益一一眾生，尚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

我正法而當不受？世尊！我今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彌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不應於餘眾生而起諍論及增上慢。何以故？世尊！正事業者，謂護正法。世尊！若聲聞辟支佛，不能荷負菩薩重擔。」

爾時世尊讚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今日至於我前作師子吼，受持守護如來正法。如是恒河沙等過去諸佛前諸大菩薩，亦復如是作師子吼守護正法。」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說當來世愚癡人輩，自稱菩薩、自稱沙門，為名利故惱亂施主知識親屬。唯願世尊說其過惡。何以故？若世尊說其過惡，我得聞已自攝心行。彼愚癡人聞如來說，或得信解如來知我、如來覺我。」

爾時世尊告彌勒言：「善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彼癡人過。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眾生自稱說言我是菩薩。彼諸惡欲我今說之。彌勒！具四法者自稱菩薩。何等為四？一者求利養，二者求名聞，三者諂曲，四者邪命。彌勒！具此四法，是故自稱我是菩薩。」

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彌勒！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嫉嚙咬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

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亦復如是。自稱菩薩行於狗法，至他施主家中生己家想，既起此想便生貪著。前至他家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而起鬪諍互相誹謗言：『某甲比丘有如是過。某甲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某甲比丘。汝若親近某甲比丘，則為眾人之所輕賤，增長罪垢。』如是之人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賤之因。為自活故，妄稱己身以為菩薩。為衣食故，讚歎

如來智慧功德，令餘眾生生於信仰，內自犯戒惡欲惡行。」

佛告彌勒：「汝觀來世，有如是等大怖畏事。師子之獸應師子吼作師子業，非野干鳴作野干業，讚歎能捨一切財物而自慳慳不能離貪，讚歎慈愍自行瞋恚，讚歎忍辱自行不忍，讚歎四攝自不能行布施愛語利益同事，但有言語而不能學樂精進菩薩之行。

「彌勒！往昔過去無量無邊不可稱計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曰智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彌勒！彼佛出於五濁惡世。時佛法中有一菩薩比丘名樂精進，具足念慧，少欲知足順如來教，遊諸村邑為人說法，國王大臣一切人民之所知識尊重恭敬。時彼比丘欲入城邑先自觀察，若得尊重愛語讚歎，然後入城。復遊邪見不信之處，於彼不得善語供養，唯得瞋恚罵詈撻打。而彼比丘被忍辱鎧，安住大悲不捨眾生，亦不瞋恚不生悔心。彌勒！樂精進菩薩所化眾生，悉為比丘而作施主，奉施衣食臥具湯藥。」

佛告彌勒：「於意云何？時彼比丘不至餘家。有嫉妬不？」

彌勒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彌勒：「汝觀樂精進菩薩利益之心，少欲知足大悲觀察，城邑聚落不得食處則止不入。化邪見人，為餘比丘而作檀越，更不重入。化諸邪見不信之處，令其正信，瞋恚打罵心不瞋恨。如是彌勒！過去之世諸大菩薩入於村邑，為化眾生不為自活。彌勒！莫作異觀。爾時樂精進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彌勒！是故菩薩若入村邑欲化眾生，當學樂精進菩薩摩訶薩。復應學餘大菩薩行，莫學狗法。」

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比丘自言菩薩，為衣食故入於聚落，不為教化眾生入於聚落，唯為財物遞相誹謗。自得便喜，見他得利愁憂瞋恚。自求不得便生愁憂，見他不得便生歡喜。彌勒！汝觀彼人如是顛倒。為菩薩法，所有樂具應悉捨與一

切眾生。何以故？以大悲心故發廣大願，令諸眾生悉得樂故。彌勒！譬如長者居士唯有一子，顏貌端正，敬順父命，愛之甚重。以少因緣繫在牢獄。父時聞之親自入獄。彌勒！於汝意云何？如是長者入於牢獄為何事故？」

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為見子故入於獄中求出解脫。」

佛告彌勒：「言牢獄者，即是生死。長者居士，喻諸菩薩。言一子者，如諸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如一子想。彌勒！如彼長者居士入於牢獄為見其子愍而救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入於聚落，不為飲食衣服臥具，為化眾生令得解脫。」

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彼諸比丘入於聚落，持諸香花與人作信，以求衣服臥具飲食。」

佛告彌勒：「比丘之法，不應如是作下賤業入於村邑。若入村邑，應為求法、求善知識，莫懷諂曲、莫起憍慢，應作法語，莫說世事、莫說田宅苦樂得失、王事賊事、城邑聚落軍眾之事、莫說男女婚會之事，唯應說法，讚佛功德、歎說正法、歎說聖僧，說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法。」

佛告彌勒：「若滿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樂具，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珍寶樂具施諸眾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他人說一四句偈，令其得聞。彼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無量無邊阿僧祇數。」

佛告彌勒：「觀此比丘入於村邑有大利益。彌勒！若入城邑，勿得遠離讚歎三寶論說世事。何以故？彌勒！若金銀琉璃真珠馬瑙珊瑚諸寶及諸樂具，不能令人離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彌勒！唯有正法能大利益，離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如來微密之法。」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三千大千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說一偈法， 功德為甚多。
三界諸樂具， 盡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為最勝；
此功德勝彼， 能離諸苦惱。」

佛告彌勒：「若有菩薩摩訶薩以滿無邊世界珍寶施諸佛如來。
若有菩薩以大悲心為一眾生說四句偈，功德勝彼。」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恒沙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施諸如來， 不如一法施。
施寶福雖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勝， 況多難思議。」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彌勒！如來有光，名曰一切功德莊嚴，在右掌中。我以此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所須一切樂具悉皆充足，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衣與衣、須乘與乘、須寶與寶，如是等事我悉能與。彌勒！一切眾生雖得此樂，於生死中不能解脫。彌勒！是故如來不施眾生世間樂具，但與出世無上法寶，眾生聞已畢竟離苦。是故彌勒！汝等悉應學於如來無上法施，莫重世間資生施也。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有諸比丘自稱菩薩，身作不善、口作不善、意作不善，身犯禁戒、口犯禁戒、意犯禁戒，造不善業，無沙門果。彌勒！我為發菩提心善男子善女人說菩薩善根，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餘難處。善男子善女人應勤精進，具足慚愧，常畏生死，諸有生處常懷怖畏，我當云何令諸三界六道眾生速得解脫？何以故？彌勒！菩薩摩訶薩發願許度三界六道一切眾生令得解脫，不安隱者令得安隱，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彌勒！我觀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門婆羅門中，不見一人有能荷負如是重擔如菩薩者。彌勒！譬如有人頂戴三千大千世界山河石壁。有人告言：『善男子！汝今以此

三千大千世界，頂戴一劫、若減一劫、若百千劫，頂戴不息。』
彌勒！於汝意云何？如是之人為大力不？」

彌勒白佛言：「世尊！甚大。世尊！甚大。善逝！」

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精進之力復勝於彼。菩薩發願許度一切眾生，皆令得住涅槃之樂。彌勒！譬如有人於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所有作業，彼人一時悉能成就。彌勒！於汝意云何？此人所作事業寧為大不？」

彌勒白佛：「甚大。世尊！」

佛告彌勒：「菩薩所作事業復過於此。菩薩發言：『三界眾生受苦惱者，我令解脫。』彌勒！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容顏端正，年在幼稚，孝順父母。長者及子妻妾眷屬奴婢財物悉入王獄。爾時大王語長者言：『去此一百由旬，有城名某，汝去七日令至彼城，復行七日還至我所。汝能如是，捨汝妻子眷屬財物悉皆還汝及賜官物。若過七日從於彼城不至此者，當斷汝命及汝一子，親屬財物悉入於官。』」佛告彌勒：「於意云何？如是長者勉力勤進，為愛自身為愛一子，為惜妻妾奴婢財物，而從彼城勤苦至此。」

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彼人不念飲食睡眠，唯念速行。何以故？世尊！如是之人自惜命故，是故速行。」

佛告彌勒：「若一切眾生勤行精進悉如彼人。一切眾生如是精進，欲比菩薩精進，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那由他乃至不可數分不及一。何以故？彌勒！一切眾生順生死流，菩薩逆生死流令其住於不動涅槃。彌勒！譬如有人勇猛大力轉勝於前，取四大海及諸河水悉還置於阿耨大池。彌勒！於意云何？是人所作為希有不？」

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事甚為希有。」

佛告彌勒：「菩薩精進難作希有復過於此。菩薩以大悲心化一切眾生，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事為難。若能信有佛法及

僧，此事為難。若有能信善惡業果，此事為難。貪瞋癡起能令滅者，是事為難。能捨親屬發少欲心而求出家行至七步，此事為難。身披袈裟，於正法中正信出家離於欲火，此事為難。不犯禁戒，此事為難。能離憤鬧修遠離行，此事為難。信諸法空，此事為難。於深法中得柔順忍，此事為難。證三解脫門，此事為難。證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此事亦難。何以故？彌勒！所謂難者，於正法中以信出家得沙門果。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眾生發菩薩心，於正法中出家學道空無所得，捨菩薩業作凡愚行。彌勒！何等是菩薩業？彌勒！菩薩業者有二十法。若有菩薩不成就此二十法者，則不能得坐於道場。何等二十？一者離慳心，二者修布施，三者離熱惱，四者修淨戒，五者離瞋恚，六者修忍辱，七者離懈怠，八者大精進，九者離亂心，十者念慧修無依定，十一者修甚深忍，十二者具足般若波羅蜜，十三者行無相行，十四者行空行，十五者行無願行，十六者成無願境界，十七者不捨一切眾生，十八者修行大悲，十九者不念聲聞緣覺之乘，二十者心樂成就如來智慧。是名菩薩摩訶薩二十種業。菩薩成就此二十業，能坐道場。彌勒！菩薩摩訶薩有四種畢定誓。何等為四？一者畢定成佛轉於法輪，二者生死眾生令得解脫，三者令無量眾生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四者捨自身樂令諸眾生得無漏樂。是名四種畢定之誓。」

佛告彌勒：「譬如二人，善解醫方、善解呪術、善別毒藥、善識甘露。爾時一人於大眾中即取毒藥而自食之，現希有相，食已受苦身不安隱，復求甘露呪術望除毒氣。爾時彼人求不能得，毒氣熾盛遂便命終。時第二人作如是言：『我今不能食於毒藥，不食毒藥不須甘露，不欲處眾作希有想令身苦惱。』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在家出家菩薩亦復如是，作如是言：『如我說法能除諸罪。』如是語已轉集惡業，復作是言：『我還懺悔。』我說彼

人於正法中名為死人。何故名死？謂於正法墮落退沒，是名為死。彌勒！復有菩薩其心清淨，作如是言：『我不作罪不須懺悔。我當懺悔過去未來一切諸罪，現在不作。亦如彼人不食毒藥不須甘露。』彌勒！所言毒者，於正法中犯於戒律，是名為毒。彌勒！汝等莫作食毒之人。」

佛告彌勒：「復有四法，能令菩薩離薩婆若離聲聞果，沉薩婆若。何等為四？一者不知恩，二者諂曲，三者妄語，四者犯戒。彌勒！此四種法，能令菩薩離薩婆若，亦離聲聞，沉薩婆若。彌勒！復有四法，菩薩應急走捨離過百由旬。何等為四？一者利養；二者惡友；三者惡眾；四者同在一處，或作戲笑、或瞋或鬪。當速捨離過百由旬。菩薩於餘菩薩不應惡心。彌勒！若有菩薩打罵割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彌勒！於汝意云何？菩薩以是打罵割截一切眾生，得罪多不？」

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打一眾生得罪尚多，何況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何以故？世尊！一切菩薩於眾生不應起於瞋恚之心。」

爾時世尊告彌勒言：「若有菩薩打罵割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得罪尚少。若有菩薩於餘菩薩起瞋恚心，退於菩提復爾所劫。彌勒！譬如木柱，若以草土不能斬截，必以利斧乃能斬之。菩薩善根亦復如是，餘不能盡，若於菩薩起瞋恚心能滅諸善。彌勒！是故菩薩應學恭敬於初發心諸菩薩等，心生尊重如世尊想。」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當修行尊重恭敬一切眾生，何況菩薩。何以故？世尊！應捨瞋恚行於忍辱，離於諂曲行清淨心，遠離有為，行於無我無取之行，不貴財寶當重法行，不求衣食當求法財。捨離嫉妬，見人巨富心助歡喜。非唯求名以為沙門，當學沙門一切功德。我非口說當修實行，捨於利養少欲知足，求佛功德，不為財利入於聚落，念薩婆若入於聚落。不為

衣食入於村邑行諂曲行，當行正行讚四聖種。不學凡夫下劣之心，當學佛行不觀他過但自調伏。修奢摩他、毘婆舍那。離三業惡，常修三業清淨之行。離於破戒，當學波羅提木叉。不依佛法僧而自活命，讚歎如來真實功德，不為求施為求法故。常讚正法修如法行，讚歎聖僧。依不退僧，不依世間有為之僧。不求一切世間資身之具，唯求正法不求世事。求出世法離於諂曲，行真實行不樂一處。當如野鹿無所依止，離世間樂求佛功德。當離睡眠，初夜後夜讀誦經典。捨於憒鬧當行遠離，於諸功德不生厭想，求諸功德心不暫息。當離狗法，當行師子所吼之法。為究竟友不應暫友，捨無反復當行報恩，不以財利而作親友，當以淨心而作親友。捨虛誑心行真實行，捨下劣法當求成就無上佛身。於如來所當行恭敬，不起憍慢。捨於兩舌心口相違，當行誠實無二之言，不作菩薩而行諂曲。當以淨心行奢摩他毘婆舍那。捨於我慢當行恭敬。離不淨食，當淨持戒。食人之施，當捨邪念念諸佛法。離於人見行於空行，離於妄覺行無相行。離身諂曲，當行三業清淨之行。不求財利而演說法，以大悲心而說正法。不以財物而作親友，以法親友。不為自利，為利他人令不損害。行阿蘭若離於諂曲，不作諂曲而行乞食，不行諂曲著糞掃衣。所以者何？具十二頭陀者，不求一切世間利養。」

爾時世尊讚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彌勒！汝求佛功德心無厭足，作師子吼。已於過去佛所種諸善根，能說此法、說此功德。」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說此法時，眾中五百比丘從坐起去。爾時摩訶迦葉問諸比丘：「今聽說法，汝等比丘欲詣何所？」

諸比丘言：「大德迦葉！如彌勒菩薩摩訶薩所說之法，甚深難得。我等作如是念：『我等不能修得此法，欲還歸俗。何以故？信施之食難可消故。』」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讚諸比丘：「善哉善哉。善男子！是汝所應。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百數歸俗，不應破戒受人信施。」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等之人應受信施？」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爾時文殊師利告五百比丘：「汝等今者應速修行。佛世難值，當住佛法。」

爾時五百比丘問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我等云何修行？」

文殊師利告諸比丘言：「汝等應如是觀，無一法合、無一法散，無一法生、無一法滅，不受一法、不捨一法，不增一法、不減一法。若如是行於法無得，無得則無去，無去故無來，無來則無去。比丘！是名無來無去、無住無不住。」

爾時文殊師利說是法時，五百比丘於諸漏中心得解脫。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八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九

元魏優禪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摩訶迦葉會第二十三之二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何等菩薩行於諂曲？」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多有眾人行於諂曲，親近惡友，少讀誦經，為求衣食。」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世尊利益多人，說彼諂曲不勤修行菩薩之過。令彼菩薩聞此過已，自攝心行令得清淨。」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言：「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菩薩親近惡友、少讀誦經，唯作供養舍利之業，以香花瓔珞幡蓋燈明供養如來舍利塔廟。迦葉！我為在家無智眾生令種善根，說供養舍利。彼諸癡人不解我意，但作此業。迦葉！我於一切天人之中常說此法，修奢摩他、毘婆舍那以自調伏，世間當有信樂婆羅門居士供養舍利。迦葉！彼諸癡人捨於讀誦修禪智慧，供養舍利因之活命。迦葉！若有菩薩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梵天香花燈明，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以如是等供養如來。若有菩薩淨心持戒，於師尊所受持讀誦一四句偈，淨心修行乃至七步，功德勝彼無量無邊。迦葉！若有菩薩以滿三千大千世界花香末香，於百千歲晝夜六時供養如來。若有菩薩捨於憒鬧深畏三界，為利眾生發心趣向阿蘭若處，舉足七步，勝前功德無量無邊。迦葉！於意云何？如來化眾生故作是說耶？迦葉！莫作此見，如來實說。所以者何？如來現見明了知故。」

佛告迦葉：「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無數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妙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其劫亦名妙花。迦葉！妙花如

來有九十六億百千聲聞大眾。爾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迦葉！時尼彌大王千子具足，勇健威猛。迦葉！爾時大王具千子已，復有二子結加趺坐忽然化生：一名達摩，二名善法。迦葉！爾時大王請妙花如來及比丘僧，滿八萬四千歲供養衣服臥具飲食湯藥，捨諸家事唯修供養。七日之後，一切比丘各施新衣種種飲食隨心所樂，廣造精舍隨心樂住。一一比丘給使七人，施百味食。迦葉！爾時大王造立精舍方八十由旬，彩畫微妙出過世間。妙花如來及比丘僧坐彼精舍，從於地下出眾妙花，令彼精舍華至於膝。迦葉！爾時大王於不思議功德精舍供養妙花如來，滿八萬四千歲，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迦葉！爾時大王供養如來滿八萬四千歲已，最後一日妙花如來飯食之後，達摩、善法二子眷屬及諸四眾，至妙花如來正遍知所，頭面作禮白佛言：『世尊！頗有布施功德善根，勝此尼彌大王功德善根者不？』迦葉！時二王子禮如來時，大千世界悉皆震動。迦葉！爾時妙花如來侍者弟子名通達法，從坐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以何因緣此二王子禮佛而住？』

「爾時妙花如來告通達法：『善男子！何用此問。若佛如來說此王子淨心深忍大悲之心禮如來足，一切天人皆當迷沒。』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一聲聞神足弟子那羅延言：『善男子！汝示神力起二童子。』迦葉！爾時那羅延比丘從坐而起，即以右手捉一童子，復以左手捉一童子，欲扶令起而不能動。時那羅延盡大神通，扶二童子欲令其起，不能動彼。如分一毛為千萬分，不動一分。迦葉！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山河石壁悉亦大動，而不能動彼二童子。迦葉！爾時那羅延以妙花如來威神力故，令於下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悉皆震動，而亦不動彼二童子毛之一分。迦葉！爾時那羅延比丘禮妙花佛白言：『世尊！我將不失神通力耶？何以故？世尊！此二童子生來未久，在於佛前頭面著地，我盡神力不

能令起。』

「爾時妙花如來告那羅延比丘言：『善男子！汝不失通。善男子！菩薩境界不可思議，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動、不能思量。善男子！若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具大神力如汝不異，至於億劫不能動此二童子起。』迦葉！爾時妙花如來說此語時，眾中四百二十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諸眾生作如是念：『菩薩神力甚為希有。未得一切智神力乃爾，大聲聞神力不能令動，況成佛道。是故我等應行菩薩道，願證如來無上智慧。』

「迦葉！爾時四百二十萬眾生作是念已，於無上菩提心得堅住。迦葉！爾時彼眾有一菩薩名曰善慧，在大眾中從坐而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白妙花如來言：『世尊！唯願世尊起二童子，如彼所問願佛解說。』」

佛告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從虛空中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聲至之處世界地皆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照十方。迦葉！時二童子聞此聲已從地而起。迦葉！童子起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眾妙花。迦葉！時二童子從地起已，至如來所，右遶三匝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瞻仰如來。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言：『善男子！此二童子禮我足已作如是問：「世尊！頗有布施福德善根，勝此尼彌大王功德善根者？」此二童子禮我足已發問而住。』迦葉！爾時善慧菩薩白妙花如來言：『世尊！願佛解說二童子問，令諸天人得安樂故。』

「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尼彌國王所作功德，若有菩薩住阿蘭若行、遠離行，少知諸法得無生忍，功德勝彼無量無邊。善男子！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一一眾生所作功德如尼彌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所有福德，不如菩薩修行遠離住於淨心，正念相應解諸法空無來無去，如是少忍功德，勝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

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不及其一。善男子！如恒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眾生，一一眾生悉作福德如尼彌王。彼諸眾生所作福德，至恒河沙劫常修福德。善男子！於意云何？彼善男子得福多不？』迦葉！爾時善慧菩薩白妙花如來言：『希有世尊！如來說喻不可思議，如此善根不可思議。』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善男子！我今告汝，有智慧人成就深忍能信此語。彼一切眾生所集善根，不如此二童子以淨心故禮如來足，勝前一切眾生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那由他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大眾之中，八萬四千比丘同聲發言：『世尊！我等隨喜彼人功德，成就深法忍、信諸法空、心樂遠離、趣阿蘭若舉足七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成就智慧。我等隨喜。』迦葉！爾時妙花如來讚諸比丘：『善哉善哉。諸善男子！汝等以此隨喜之業不思議善根，當作恒河沙等轉輪聖王，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摩訶迦葉及諸大眾，一時同聲白佛言：「世尊！我等隨喜彼人發心，成就深忍、信諸法空、遠離寂滅自性清淨。」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言：「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白妙花如來言：『世尊！菩薩具何等法，施不望報、不生嫉妬、心不慳慳、不生貪著，見人行施心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得深法忍成無上智？』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法二童子言：『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施不望報、不嫉妬、不慳慳、不生貪，見人施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得甚深忍見無上智。何等為四？一者信諸法空，二者遠離，三者深忍，四者正念。善男子！菩薩具此四法，施不望報、心不嫉妬、不慳慳、不生貪，見人施不悵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成就深忍具無上智。善男子！復有四法，若菩薩具

此四法，施不望報、心不嫉妬、不慳悋、不生貪，見人施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成就深忍滿無上智。何等為四？善男子！菩薩求多聞，得多聞已遊於城邑聚落，說法無所希望，乃至不受一言善讚，心無所貪。諸佛所說一切施中法施第一，住第一施其心歡喜，不求世間財物布施。何以故？善男子！十方無數阿僧祇諸佛世界，諸佛如來及比丘僧，不求世間資生之具。若有菩薩住清淨戒修於正法，具大悲心不求利養，一切諸佛之所憶念。若有能說一四句偈，說偈文字皆自性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自性空。此善男子善根功德，勝前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不及一，乃至阿僧祇分亦不及一。』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二童子：『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得成如來無上之行。何等為四？一者行無上處，二者說無上法，三者施無上物，四者信無上法。善男子！是名四法。菩薩成就此四法者，得成如來無上之行。』迦葉！時妙花如來為二童子說是法時，彼二童子聞此法已，踊在空中高七多羅樹，同聲讚佛：

「『如來知諸行，	教眾生行施，
而不著於施，	此施無上施。
能成無上忍，	此中無有我，
眾生命及人，	希有大精進。
演說如是法，	成就甚深忍，
及得無上行，	得無上菩提。
永滅諸欲惱，	大智慧清淨，
更不受後有，	說於遠離行。
令住阿蘭若，	修於空解脫，
亦不生分別，	常勤行布施。
不生於分別，	此是無垢際，

遠離諸名字，
令行寂滅處，
覺知寂滅處，
不分別眾生，
離一切分別，
離一切有為，
能成遠離法，
斷於諸有無，
不起諸煩惱，
中間亦不住，
遠離於三世，
復觀於此想，
是故知無想，
演說第一法，
聽受於正法，
自性體不成，
其心則解脫。
我為說法者，
不知於法相。
及求聲聞者，
當修學此法。
智慧無邊量，
當願上菩提。
相好自莊嚴，
當求上菩提。
作者不可得，
無自性自性。』

說清淨尸羅。
此是第一戒，
常修行於忍。
此是清淨忍，
修堅固精進。
佛說此精進，
焚燒一切事。
此無分別禪，
非此亦非彼。
此第一智慧，
修習寂滅想。
此想何處生？
讚歎佛功德。
其心不異念，
說名字無盡。
觀境界無實，
若起如是想，
彼則被魔縛，
若欲得菩提，
求緣覺菩提，
說於一解脫，
勿作下劣願，
若求如是身，
如佛金色身，
作生一切法，
諸法從緣生，

「迦葉！時二童子**在虛空中說此偈時**，尼彌大王從城而出，及諸地神虛空諸神皆悉來集。爾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僧祇眾生種於善根。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等從空中下，詣妙花如來所白言：『世尊！我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比丘形行菩薩道。世尊！真發心者信一切法無生。世尊！真發心者不著諸法。何以故？世尊！若有著則法不生。是故世尊說離著心得彼無生。世尊！此無生亦不應說是無生。何以故？有言說者則有生滅。若具淨智則無生滅，無生滅處是畢竟盡。是故世尊！以平等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念於法，亦無法得亦無不得，如是得平等——無得平等。何以故？一切諸法本性淨故。』迦葉！**爾時妙花如來為二童子說此法時**，眾中十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尼彌大王并及千子五千大臣，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告迦葉：「爾時妙花如來飯食既訖，澡洗鉢已，於大眾中告大王言：『尼彌大王！我今說法。』王及大眾聞佛說法，踊躍歡喜。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聞佛說法**，以淨信心離於欲火，欲求出家，從城而出來至佛所。至佛所已而說頌曰：

「『一切諸如來，	讚歎出家法，
在家多垢穢，	壞滅白淨法。
增長不善法，	毀滅於善法，
在家多過失，	出家離染污。
設使百億劫，	受欲無厭足，
受欲無厭足，	在家而死滅。
如海受眾流，	而無有厭足，
凡夫亦如是，	受欲無厭足。
如火燒乾草，	而無厭足時，
凡夫亦如是，	受欲無厭足。

貪欲網所縛，	滅壞於世間，
是故應離縛，	為發出家故。
在家具眾過，	不得無上道，
出家修遠離，	爾乃得菩提。
過去諸如來，	已入於涅槃，
住阿蘭若法，	獲得大菩提。
是故學諸佛，	趣向阿蘭若，
捨愛離居家，	然後得安隱。
一切三千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珍寶聚，	在家施諸佛。
若以無惱心，	知於在家過，
學諸佛如來，	出家求智慧。
既求出家已，	遠離諸欲火，
舉足行七步，	勝以三千施。
三千之功德，	不如此一分，
是故出家者，	如來之所讚。
成就大智慧，	遠離諸繫縛，
離一切諸著，	乃證無上道。
速住寂靜處，	斷除諸欲愛，
一切毒熾心，	悉滅無有餘。
學諸佛如來，	如實知諸法，
速遠離在家，	住阿蘭若法。
若欲求佛道，	修於遠離行，
應學阿蘭若，	不應樂在家。
此是諸佛境，	聖人所住處，
能住此道者，	則能得菩提。
欲等惱眾生，	若求遠離者，

應離在家法， 修習阿蘭若。
欲證甘露法， 轉無上法輪，
摧伏諸魔怨， 當習阿蘭若。』

「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說此頌已，從城而出，往詣妙花如來所住之處。到已頭面禮足右遶三匝，白言：『世尊！我等今者於如來所欲求出家。唯願世尊！哀愍聽許令得出家。』迦葉！爾時妙花如來知二童子信心清淨求出家法，是時如來即聽出家住比丘法。迦葉！爾時大王聞二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離於欲火，捨家出家，一切俱往詣妙花佛。到已頂禮佛足，白妙花佛言：『世尊！我等欲求出家，願佛聽許令得出家。』迦葉！時妙花佛知諸大眾信心清淨，悉聽出家住比丘法。迦葉！爾時大王第一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如是王位寶財、為欲所縛。我終不捨無上菩提。』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眾生， 為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法，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眾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迦葉！時妙花如來知諸眾生心信清淨求出家已，妙花如來於四天下一切城邑村落悉作化佛及比丘僧。迦葉！時四天下一切眾生，無有一人住在家者，以淨信心離於欲火，悉

得出家。彼諸眾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比丘，勇猛精進，於其六十三億歲中不坐不臥，但勤精進求薩婆若、念薩婆若。於六十三億歲勤精進已，得遍至三昧，所坐之地名金剛處，其地皆是金剛所成。十方一切諸佛說法悉聞受持，聞已復能為他解說。迦葉！時四天下一切眾生，若有修學聲聞乘者，無一眾生凡身命終，極懈怠者得阿那含，從此命終生淨居天。共彼同行求緣覺者，從此命終，當生他方無佛之處，生大種姓諸根具足。以過去世善根力故，離於欲火而行出家，七日之後成緣覺道，利益無量無邊眾生，入般涅槃。菩薩乘者成就五通，具四無量無礙辯才，得陀羅尼。迦葉！莫作異念。爾時尼彌大王豈異人乎？則我身是。時太子者，今彌勒菩薩是。迦葉！莫作異見。何以故？達摩童子，今文殊師利是。善法童子者，虛空藏菩薩是。迦葉！汝觀彼佛國土清淨如是，善根眾生之所住處。」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妙花如來壽命幾時？」

佛告迦葉：「妙花如來壽命八劫。迦葉！妙花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住世滿足一劫。一切諸天供養舍利，無在家人。迦葉！時二比丘少欲知足，不供舍利不禮佛塔。迦葉！爾時諸天、新學比丘百千大眾各相謂言：『此二比丘邪見，不信於佛舍利，不興供養、不禮佛塔。』」

「迦葉！爾時諸天及諸比丘百千大眾說此語時，達摩、善法二比丘問眾人言：『於汝意云何？云何供養是真供養如來？以何事故，如來舍利而得供養？』」

「諸比丘言：『修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故，舍利得供養。』」

「二比丘言：『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真供養；非供舍利。』」

「諸比丘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云何戒相？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復何等相？』」

「達摩、善法二比丘言：『無作相是戒相，乃至解脫知見無作相是知見相。』迦葉！時二比丘語眾人言：『於意云何？無作能供養無作不？』」

「諸比丘言：『不也。』」

「達摩、善法二比丘言：『真供養者，無佛想、無見佛，何況供養。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

「諸比丘言：『云何供養自身？』」

「二比丘言：『應如如來、應、正遍知供養自身，一切眾生之所供養。如佛所學，應如是學。護持禁戒集諸善法，思惟諸法莫取法相。若能如是自供養者，當得天人之所供養。若欲供養佛舍利者，當自供養。如佛如來具諸功德，舍利得供養。若能成就如是功德，名供養佛。不起想相，名供養佛。若多若少不生分別，名供養佛。非後世去、非今世來，非彼岸，非常非斷、非取非捨，是則名曰供養如來。非增非減、非生非滅、非盡非不盡，是則名曰供養如來。非心非心數法、非憶想、非我非取非受、非諍論非不諍論、非毀非讚、非二非入，是則名曰供養如來。亦非有為亦非無為，是則名曰供養如來。身無所作、口無所作、意無所作，於身口意求不可得，是則名曰供養如來。無過去想，未來現在想不可得，無依無著、無所求想亦不分別，是則名曰供養如來。無佛想、無法想、無僧想，無人、無自、無他想，是則名曰供養如來。真如來身無生無相，不可以生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作相，不以作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二相，不應二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漏相，不以有漏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曰空相，不以身見命見、斷見常見、我見我所見、有見無見供養如來。真如來身名無相相，不可以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願相，不可以願

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有相，不可以有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不動相，不可動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行相，不可以行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貪相，不可以貪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瞋相，不可以瞋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癡相，不可以癡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不可以破戒亂心愚癡而修供養。真如來身慈悲喜捨，不可以瞋心惱心妬心散心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具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可以慳破戒瞋恚懈怠亂癡而修供養。』

「迦葉！**達摩、善法於大眾中說此法時**，四百二十萬眾生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眾生得清淨智阿那含果，二百三十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迦葉！**汝觀達摩、善法二比丘等如是淨心。迦葉！汝應學彼正士甚深之忍及巧方便**。迦葉！彼二比丘於大眾中說此法時！諸比丘聞此法已皆住深忍！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不供養舍利及佛塔廟。何以故？彼諸比丘悉樂深法。迦葉！彼七日後，一切佛塔悉皆隱沒，及諸舍利所在器中亦悉隱沒。迦葉！汝應如是學彼正士甚深之忍。」

佛告迦葉：「當知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菩薩及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為活命故，供養佛塔及佛舍利，不為涅槃不為離欲而修供養，自犯禁戒愚癡無智，如來舍利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勸修，為活命故供養尊重。具貪瞋癡，於佛如來、應、正遍知離貪瞋癡所有舍利，為活命故而興供養，自身具足慳貪嫉妬瞋恚懈怠亂心愚癡，若大施主正住一心，為活命故化令供養如來舍利。迦葉！我為教化初始發心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神通力留此舍利，令供養者受人天樂、為未來因乃至涅槃。彼愚癡人於我法中雖得出家，不解我法，捨出家行而但供養

塔廟舍利，為自活故、為得衣鉢、為利養故、為名聞故，為此事故供養舍利。何等名為比丘之業？迦葉！如上所說沙門之業則有二種：一者修禪，二者習誦。如是說者，為入道故非究竟說。迦葉！若有作業能盡業者，名沙門業。無作無誦無禪、無作無無作、無念無不念、無盡無生、證三脫門不住三界、無來無去，是沙門業。彼眾生等離斯正業更習餘業。彼福業者為化在家人，如是在家順如來教，當得阿那含果。彼愚人輩於我法中而行出家，尚不修行隨順之法，況復能得。若有得者，無有是處。

「迦葉！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衣服形貌似像沙門，戒不相似、定不相似、慧不相似。迦葉！譬如有人善知醫方及諸呪術，即以呪術呪一袈裟與人令著，彼見生貪即便著之。若至七日若至八日，其身熾然猶如火聚。如彼呪已取之與人，彼人見已便生貪著；比丘亦爾，見好衣服受取而著，若至七日若至八日，若在舍內、若在巷中、若在林中，彼所著衣熾然如火燒人善根。迦葉！於汝意云何？彼著袈裟有利益不？」

迦葉白佛言：「世尊！無所益也。」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袈裟者，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無量阿僧祇善根所集。迦葉！於當來世有愚癡人，著聖人衣似像沙門，入於村邑中。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見被法服謂為沙門，皆共尊重供養讚歎。彼愚癡人因袈裟故而得供養便生歡喜，身壞命終墮於地獄。生地獄已，大熱鐵鑊以為衣服，吞噉鐵丸、飲洋沸鐵、坐熱鐵床。迦葉！汝觀袈裟威德如是。彼愚癡人著於袈裟，受樂放逸自作惡業，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迦葉！我常說言，寧以燒熱鐵鑊為衣，不以破戒之身而著袈裟。寧吞熱鐵，不以破戒之身食人信施。迦葉！汝觀破戒之人食他信施有如是過，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清淨戒法。迦葉！於汝意云何？若天、若龍、若夜叉、若乾闥婆、若阿修羅、若迦樓羅、若緊那羅、若摩睺羅

伽、若人若非人，能作如來色身像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如來色像不可思議，無色像故。是故此等皆不能作。」

佛告迦葉：「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有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若於疊上牆壁之下造如來像因之自活，以此業故自高慢人。」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波斯匿王造如來像得福多不？」

佛言：「迦葉！得福甚多。波斯匿王造如來像、施無價衣，不求衣服飯食之報。迦葉！彼愚癡人為活命故造立形像。迦葉！若賣畜生猶尚不善，況彼癡人作如來像，於白衣前而銜賣之以自活命。迦葉！譬如有人幼小無知，捨棄甘露而飲毒藥。迦葉！彼愚癡人亦復如是，造如來像為資生故而便賣之，是名為毒。迦葉！所言毒者，於正法中貪是其毒。迦葉！彼愚癡人以貪心故而起瞋恚，遞相鬪諍、互相誹謗，各言我行供養，因彼諍論墮於地獄。迦葉！譬如有人無巧方便入敵戰時，所持刀劍而反自傷。迦葉！愚癡之人亦復如是，無方便故因於法故而墮地獄。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造如來塔，莊嚴成就，一一寶塔高廣嚴好如須彌山，遍滿恒沙諸佛世界，譬如甘蔗竹葦。迦葉！於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迦葉白佛言：「世尊！造如來像如四指者，得福無量。況復造像如須彌山，所得功德不可思議。」

佛告迦葉：「若有菩薩內觀佛身得深法忍，功德勝彼無量無邊。迦葉！若復有人住於淨戒，以四句偈為他人說解其義趣，所得福德無量無邊。迦葉！云何觀於如來之身？迦葉！若菩薩欲觀如來者，當學大精進菩薩。迦葉！乃往古昔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可化丈夫調御師、天人師、佛、婆伽婆。迦葉！光明如來般涅槃

後，有一菩薩名大精進，婆羅門種，端正無比。迦葉！光明如來正法之中，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住如法行。迦葉！彼諸比丘皆悉造立如來形像。爾時有一比丘於白疊上畫如來像，眾彩莊嚴悉皆具足，持至大精進菩薩所。爾時大精進菩薩見此畫像，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爾，況復如來正遍知身。願我來世得成如是妙色之身。』爾時大精進菩薩作如是念：『我今不能住在居家。若在家者，不能成就如是之身。』

「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年始十六諸根具足，至父母所頭面敬禮，白父母言：『我今欲於如來正法出家學道，願為隨喜。』」父母答言：『莫作是說。何以故？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當死。』大精進言：『我當方便令父母存，我得出家。』父母問言：『欲作何業？』子白父母：『我從今日不食諸味、不昇床坐、不食蘇油、不飲漿水，若善若惡口不言說，乃至得出家。』迦葉！大精進菩薩如是誓已默然而住，如是默然一日不食。爾時父母誦諸呪術、持百味食而授與之，亦不肯食、亦不言說。迦葉！大精進菩薩如是默然過第二日。爾時父母與母知識五百人等，持百味食來至其所，誦諸呪術望其飡設；尚不顧視，況復食之。迦葉！時大精進於第三日，父親五百，持種種食勸之令食，亦復如是默然不語，不飲不食亦不顧視。於第四日，五百同友持百味食誦諸呪術令從己志。時大精進默然而住。於第五日，爾時父母悉出寶藏金銀琉璃種種寶物，及諸婣女八萬四千上妙嚴飾，將至其所。父親母親及其同友各五百人，勸大精進作如是言：『汝當在家，以此財寶布施自恣作福，與諸婣女共相娛樂。』時大精進於大眾中默然而住曾不瞻眄。於第六日，斷諸憶想不起食念，但念如來、應、正遍知。迦葉！爾時父母及其知識、八萬四千諸妙婣女，同時悲泣禮大精進。時大精進亦不顧視。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所住之處有一宅神，於虛空中現大神力而說頌曰：

「『精進心堅固，難動如須彌，
不捨出家心，為得菩提故。
大地可傾動，火可在水居，
如是等可轉，菩薩不可動。
汝等莫勤苦，而作不善業，
眾生無慧眼，久遠處生死。
為利諸群生，是故求菩提，
其心樂出離，必成無上道。
不為世間報，而行菩薩道，
願成大覺智，救濟苦眾生。
三千大千界，珍寶滿其中，
及諸上妙土，其心不貪著。
汝等愚癡心，所作不善業，
汝當自悔過，菩薩不處俗。』

「迦葉！時大精進菩薩父母、眷屬、知識及諸姝女，聞天神語悉皆悔過，告菩薩言：『隨意出家。汝當飲食，勿令殞絕。』迦葉！時大精進不食七日，光明暉悅顏色不變，唯心憶念正遍知身，一切諸天散花供養。時大精進過七日已，捨諸家業如棄涕唾。爾時父母、同友、知識及諸姝女八萬四千，皆悉悲泣隨而送之。

「爾時大精進菩薩持畫疊像，入於深山寂靜無人禽獸之間，開現畫像取草為坐，在畫像前結加趺坐，正身正念觀於如來。諦觀察已作如是念：『如來如是希有微妙，畫像尚爾端嚴微妙，況復如來正遍知身。』復作是念：『云何觀佛？』

「爾時林神知彼菩薩心之所念，白菩薩言：『善男子！汝如是念云何觀佛？若欲觀佛當觀畫像，觀此畫像不異如來，是名觀佛。如是觀者名為善觀。』

「時大精進作如是念：『我今云何觀此畫像與如來等？』復作

是念：『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覺非知。如是像者但有名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無所有。如來之身其相如是。如此畫像，非證、非得、非果，非證者、非得者、非得果者。非住者、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垢非淨、非色非非色、非貪盡、非瞋盡、非癡盡、非陰界入、非初非中非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覺非作，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見非聞非嗅非嘗非觸非知、非出息非入息，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知者。如此畫像非欲界攝、非色無色界攝，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初非中非後、非此非彼、非行非非行、非取非捨、非作非誦、非實非虛、非生死非涅槃，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

「菩薩如是觀如來身，結加趺坐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成就天眼過於人眼，以此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得淨天耳，諸佛世尊所說之法悉能聽受。天耳淨故，一一諸佛所說之法，聽聞受持不相障礙。迦葉！時大精進勤行精進滿足七日，以智為食不食世供，一切諸天散花供養。迦葉，時大精進不被袈裟亦不見佛，不受禁戒，心但憶念學薩婆若。迦葉！菩薩應如是觀如來身，非觀非非觀。迦葉！菩薩應如是觀如來畫像，如大精進菩薩摩訶薩觀如來像，如是觀已成大智慧，以此智慧悉見十方阿僧祇佛，聞佛說法。

「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從山而出，來至村落為人說法，一會說法二萬眾生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阿僧祇眾生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屬皆住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莫作異念。爾時大精進菩薩摩訶薩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迦葉？是故菩薩摩訶薩應學大精進菩薩摩訶薩，亦應學餘諸大菩薩。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求菩薩諸善男子，無方便心、多諸貪

著，於牆壁下畫如來像而求利養。彼作是說：『我獨供養，人無供養。』以修少善自高慢人，因此供養以自活命。迦葉！彼時眾生不修三昧、不誦正典，但作此業。因此業故，於施主邊獲得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以自活命。迦葉！汝觀彼破戒菩薩，住不淨戒自稱多聞。迦葉！彼破戒人不誦經典，供養形像因而自活。」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世尊廣說愚癡凡夫諂曲之失。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如是說，何有不住清淨之戒？世尊！願於未來此法久住，令彼善男子善女人聞已慚愧，如來知我、如來覺我。所作邪法，永令休息。」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如來所說為善男子，聞我此法修行離惡，我為此人說如是法。」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摩訶迦葉、彌帝隸菩薩、文殊師利童子，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九

佛說魔逆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摩訶菩薩不可計，及欲行天、諸色行天、淨居天人。彼時，世尊與無央數眾會眷屬周匝圍繞而說經法。

有一天子名曰大光，在於座中，翼從文殊師利而侍衛^{wèi}焉。於是大光白文殊師利：“所可謂言諸菩薩眾有魔事者，何謂魔事？”

文殊答曰：“有所興業而有所作則為魔事。若使志願有所受取而有所奪則為魔事。假令所欲思想諸著、識念求望，則為魔事。

“復次，仁者！倚著菩薩志欲至道則為魔事。心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jìn}、一心而依智慧則為魔事。識念布施、妄想持戒、受於忍辱、放逸精進、及倚禪定、專惟智慧則為魔事。

“復次，仁者！心樂閑居、行得於觀則為魔事。若使想念止足獨處、節^{jié}限名德則為魔事。若行空無，依無相、願，修無放逸，住於如來所說言教則為魔事。假使仁者思想、識念有所受取，志在所應見聞念知、分別經典，皆為魔事。”

大光問文殊曰：“其魔事者為住何所？”

文殊答曰：“住於精進^{jìn}。”

又問：“以何等故住於精進？”

文殊答曰：“其精進者，乃為諸魔求其便耳；若懈怠者，彼魔波旬當奈之何！”

又問：“何謂菩薩精進^{jìn}而不應者？”

文殊答曰：“假使計言‘我身精進’，則為不應。所以者何？己身精進，計有所應，則依倚世。仁者！欲知為精進者，等遵所修此之謂也。以等精進則曰平等無所應進，已無所應則無放逸。

假使仁者眼無所進jìn，不行於色，是則名曰平等精進；耳無所進不行音聲，鼻無所進jìn不行眾香，舌無所進不行眾味，身無所進不行細滑，意無所進不行諸法，**是則名曰平等精進。**

“復次，仁者！假使不行一切塵勞，而以斷除眾生愛欲垢穢，是則名曰菩薩所行平等精進。若於三界而無所行，救濟三界倚著眾生諸惱之患，是為菩薩平等精進。行於布施無所想念，修以四恩攝諸慳貪；行於禁戒而無想念，攝諸犯惡眾生之類；行於忍辱而無所想，攝諸瞋恚人民之眾；行於精進無所想念，攝諸懈怠；行於禪定無所想念，攝諸亂意；行於智慧無所想念，攝諸惡智。**是為菩薩平等精進。**”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其有曉了空無慧行，不想空無是為思念；精進行空遊於諸見，悉察諸見而無所見，觀諸邪見不離空無，是為行空。所謂空者，諸見則空。以空之故，故曰空空。由是空空，故曰為空。因是空故，諸法皆空。假使曉了此慧明者而不自大，**是謂菩薩平等精進。**

“復次，天子！修行於此無所想著，不念無想，皆與一切眾念俱遊。不捨眾念，不有所念；所念無想，不想所念，等於諸想及一切念。若能曉了一切想念，設於此慧不以知慧而憍jiāo慢者，無所逸樂，**是為菩薩精進之行。**”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其行無願隨心所生，有所志慕心無所著，不行所願其趣所生，已離諸見及眾駛水，捨於二事，不計有身亦無吾我，而等除去，終始生沒。其有能行如是精進，**是為菩薩平等精進。**”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菩薩修業常以平等，其於智慧聖明之達dá無所修行；曉了善權quán，將攝一切眾德之本。

“分別慧者，無我、無人、無壽、無命；則以善權精進開化一切眾生。

“聖明達dá者，於一切法無應不應，無淨不淨；曉善權者，精進攝於一切正法。

“進智慧者，悉了於一切，不壞法界；了善權者，供養奉事無央數佛。

“達智慧者，進聖無為；曉善權者，宣暢一切文字之教種種別異yì。

“智慧聖者，修行佛身，了無穿漏；解善權者，三十有二大人之相而自莊嚴。

“智慧聖者，使諸生死而無所生；解善權者，則為所念常向眾生。

“智慧聖者，修行於空、無相、無願；曉善權者，頒宣斷除六十二見眾想之著，志有所求。

“智慧聖者，勸助精進至於六通；解善權者，神通變biàn化多所救濟。

“智慧聖者，精進不見諸種陰yīn入、眾衰之難；解善權者，執持將護諸種陰入。

“智慧聖者，遵修泥洹本性清淨；解善權者，為諸眾生開化導示無上正真所當修行。

“智慧聖者，謂得慧眼，所覩無極jí；解善權者，逮致天眼，化諸著者。

“智慧聖者，不得諸法所行精進；解善權者，敷演文字而講說法。

“智慧聖者，分別諸法義之所趣；解善權者，宣暢如應辯才之慧。

“智慧聖者，曉了諸根各各別異yì、心念不同；解善權者，究盡眾人如應說法。

“智慧聖者，識達八萬四千諸行；解善權者，能為一切頒宣、指示八萬四千諸品法藏。是為菩薩平等之業精進行也。”

文殊師利分別說此平等精進示眾會時，八千天子尋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天子逮得無所從生法忍。

世尊即讚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仁快說此諸菩薩眾平等之行！”

於是大光白文殊曰：“如來讚仁，寧踊yǒng躍yuè乎？”

文殊答曰：“卿意云何？假使化人讚於化者，又其化者寧踊躍乎？”

答曰：“不也！其化人者無所係xì著亦無所受。”

報曰：“如是！一切諸法自然之相悉如幻化，如來之相亦復如此。吾當何因而踊躍乎？譬如呼響xiǎng，於善惡聲無所是在，亦無所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猶如呼響本悉清淨。如來、文殊其淨亦如吾，當何因而踊躍乎！”

大光又問：“何故如來讚於仁者？”

文殊答曰：“其有頒宣無所立慧，乃為如來所見嗟jiē歎tàn；於諸言說不懷憂yōu惑qī，亦無增減，於諸眾生無眾生想，於一切法無諸法想。若志泥洹，修治生死，曉了魔事，解佛道業；以於魔事覺了真諦，分別佛法及與魔事；不畏魔事，不依佛法。如是行者，則為如來之所嗟歎。”

又問文殊：“仁為奉行如此法乎？所以如來而嗟歎之！”

答曰：“其平等者終無偏黨dǎng。”

又問：“其平等者不與偏乎？”

答曰：“所謂平等，等於諸逆，亦等吾我；等諸四大，亦等住見；吾所等者亦復若茲zī。如諸種等、四顛倒等，吾等亦如。如等不順反戾lì之事及欲所得，吾等亦如；如等生死，等及與本

際；如等行原，等生死本及泥洹本。以用泥洹本等等之故，因此故曰本際平等。如本際等，故吾我等；已等吾我，亦等無明恩愛之本；如等無明恩愛之本，亦等明徹chè解脫之本。若以平等明脫之本，亦等貪婬、瞋恚、愚癡；以等三垢，亦復等於空、無相、願；已等三脫，亦等有為之本；以等有為本，亦等無為本；以等於無為之本，文殊所等其亦若茲zī。是故大光！以此平等，諸法皆等。其以說者今所頒宣，方當演說而見嗟歎tàn，一切此法皆悉平等，猶如虛空。虛空正等而無偏黨，虛空無數亦無所為。若有趣斯方欲習入，是故如來讚歎于彼。”

大光又問：“寧可宣暢善哉之法、無善哉法乎？”

文殊答曰：“菩薩善哉從志願出；諛yú諂chǎn無質，所行放逸，為不善哉。

“用眾生故，不捨大哀，故曰善哉；若不懷huái仁，念害眾生，則非善哉。

“若能愍傷一切眾生，乃為善哉；瞋恚懷huái結，離于忍辱，為不善哉。

“若不醉亂luàn又隨律教，已有罪過自首歸guī誠而不藏匿，則為善哉；隱蔽殃釁xìn而不發露，則非善哉。

“自見身惡能改除者，則為善哉；假使志求他人瑕xiá闕quē，則非善哉。

“若行返復而知恩好，心不懷huái害，孝順行仁，則為善哉；無有返復，心常懷害，欲危返復，不奉孝順，不知報bào恩，則非善哉。

“聞佛道教尋能遵修，乃為善哉；若聞經典不肯敬順，則非善哉。

“奉行禁戒，未曾缺漏，乃為善哉；若受於戒，失不順從，則非善哉。

“常處閑靜，其心寂寞，乃為善哉；設慕憤kuì鬧、自放恣者，則非善哉。

“在於閑居，捨身壽命而不戀恨，乃為善哉；假使貪愛己身壽命，則非善哉。

“修四賢聖，止足知節，乃為善哉；不知進退，多所志求，慕樂惡事，則非善哉。

“為人羸léi劣、能忍辱者，乃為善哉；若以害心向於眾人，則非善哉。

“諸所欲度能自節限，則為善哉；為人舒緩，不能謹勅chì，則非善哉。

“所可歸guī命未曾忘捨，乃為善哉；本有所歸遺棄qì不念，則非善哉。

“曉了威儀yí禮節之正，所行至誠，所作如言，心口相應，乃為善哉；欺詐迷惑一切世間，則非善哉。

“將護正法不違wéi雅典，乃為善哉；誹謗經道，違失正理，則非善哉。

“假使所聞不謗經典，雖不師受，頒宣道教無所希冀，乃為善哉；愛惜經法自稱為師，若說經法常懷妄想，則非善哉。

“執zhí權方便開化眾生，乃為善哉；不護眾生，無權方便，不行四恩，則非善哉。

“若能遵修六度無極jí、慙勤慕求，乃為善哉；若復棄qì捐六度無極，則非善哉。

“造行慧業，自致聖道，乃為善哉；貢高自恣，為憍慢業，則非善哉。

“行牢強慈，慙傷眾生，乃為善哉；趣爾行慈，所慙不弘，則非善哉。

“奉行十善，不違wéi大猷yóu，乃為善哉；翫wán習自恣zì，行十惡事，則非善哉。

“若能棄捐一切眾惡，乃為善哉；順從諸惡非法之事，則非善哉。

“大光！欲知出家顛倒不順行者，則非善哉；好樂空、無相、無願，具足成就，乃為善哉。

“強上高床師子之座，而演雜zá句世間之談，隨俗同塵chén，則非善哉；若得菩薩篋qiè藏之典修習遵行，昇師子座，頒演道教，乃為善哉。

“毀於禁戒，受信施食，則非善哉；奉順戒法清淨鮮潔jié，應服一切供養之利，乃為善哉。

“貢高自大，憎妬dù經法，則非善哉；謙下恭順，不懷慢恣，嗟歎人德，乃為善哉。

“嫉妬菩薩，憎zēng其高行，則非善哉；見諸菩薩敬之如佛，乃為善哉。是為大光！如佛所說，其行法者則為非遠，不至大慧，皆非善哉；其有順從如來教者乃為善哉。”

大光又問：“以何等故讚法善哉？法在善哉、非善哉乎？”

文殊答曰：“吾於諸法不行善哉，亦復不行非善哉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悉無所合，亦無吾、我。”

又問文殊：“仁者！不與善法合乎？”

文殊答曰：“吾則不與善法俱合，亦復不與惡法共合。所以者何？計極jí著者謂有為矣，其無著者謂無為矣；計無常者亦是有為，自計有身不了本無。”

又問：“文殊師利！仁者至德亦是有為，計有吾、我。”

文殊答曰：“假使吾計有為，身是我所，則墮恐懼jù。”

又問：“文殊師利！仁者不畏於有為乎？”

報曰：“假使見於有為究竟成就，永存無滅盡者，我乃恐懼。”

又問：“文殊！仁者不見有為之事而成就乎？”

答曰：“吾尚不見無為之事而在成就，況當復覩有為之事而成就也！”

又問：“文殊！仁為有為，若無為乎？”

答曰：“仁者！吾不有為亦不無為。所以者何？設使有為，則與愚癡凡夫同塵；假使無為，則與聲聞、緣覺同等。”

又問：“文殊！設使仁者亦不有為，復不無為，今我云何執持此教？”

答曰：“譬如化人之所興為，欲持法者亦當如彼。於天子意所志云何？如來神識為住何所？立在色乎？”

答曰：“非也！”

“為復立在痛癢、思想、生死識乎？”

報曰：“非也！”

又問：“住三界乎？”

答曰：“非也！”

“住在有為、若無為乎？”

答曰：“非也！”

又問：“如來神識為何所住？”

報曰：“文殊！如來神識永無所住。”

答曰：“如來神識設無所住，卿當執持如彼所住！”

又問：“文殊！仁者則為是如來乎？”

答曰：“天子！其無本者，無來無去無所周旋，吾所由來亦復如是。以是之故吾為如來，所來亦如；如佛所來吾亦如之，以是之故吾為如來。如如來住，吾住亦如；以是之故吾為如來。如來無本，文殊師利亦復無本，故曰無本。以是之故，吾為如來。”

又問：“文殊！其無本者，當從何求？”

答曰：“天子！其無本者，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如來解脫中求，不懷瞋法而求之矣！”

又問：“如來解脫不懷瞋法，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志行中求。”

又問：“眾生志行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如來聖慧中求。”

又問：“如來聖慧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諸根各異yì，分別原際而於中求。”

又問：“文殊師利！今者所說吾不能了。其不解者不能分別則當愕然！”

答曰：“如來之慧無能分別。”

又問：“何故？”

答曰：“如來慧者，無所罣礙亦無想念，不可逮得，無有言辭cí亦無所行，無心、意、識，離於言教，以是之故無能知者，不可分別。”

又問：“文殊！設如來慧不可分別，諸聲聞眾云何曉了？何因菩薩而得住於不退轉地？”

答曰：“天子！如來至真善權quán方便，因時頒宣文字之說。又其慧者無有文字，譬如不從水中而生火矣，鑽zuān木求火及照陽燄suì乃出火耳！如來若此，威神聖旨道慧無邊，廣分別說本無之慧，無有能知如來聖慧。如來聖慧燒諸愚癡闇àn昧草木，令不復生。彼則何謂燒諸愚癡闇昧草木？一切分別眾行之心演道品法、六波羅蜜諸度無極jí。”

又問：“文殊！無有草木不生瑕穢亦無瘡病，云何說之？”

答曰：“所暢說者，無緣起分，所言無毀，無合無散。所頒宣者，不說生死，無泥洹教，無所蠲juān除亦無所斷，不有造證，無所遵修，無得無歸。此所言者，乃為寂寞堅要之辭cí。”

天子報曰：“難及，難及，至未曾有！文殊師利！今所說者微妙巍巍，無極jí之慧超異yì如是！而魔波旬不來至此，欲廢亂luàn之，行於逆乎？”

適說是語須臾yú未久，時魔波旬在於虛空，興xīng大雲雨，聲qǐng揚大音，其音普聞一切眾會。時眾會者各心念言：“此何等聲流溢乃爾？”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仁寧見魔所興xīng亂luàn乎？”

答曰：“唯然，天中天！”

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令魔波旬自然見縛。尋便墮地，喚呼稱怨，恚恨罵詈lì：“文殊師利！今當桎械鎖縛我身！”

文殊答曰：“咄duō，魔波旬！復有繫xì縛堅固難解，踰yú過於此！今者所被，如卿不覺。何謂堅縛？”

謂言：“吾我、顛倒、恩愛、諸邪見縛、因緣繫縛。卿常為此枷鎖所縛，不自覺知！”

魔又啟曰：“唯見原赦shè，使得解脫！”

文殊師利曰：“汝當興xīng造行作佛事，我能令卿從繫得解！”

魔即對曰：“我於佛法無所妨廢fèi亦無所壞huài，已當何因興作佛事？”

文殊答曰：“波旬！欲知興作佛事修行，乃為菩薩智慧變biàn化。假使如來興作佛事不足為難，魔作佛事斯乃為奇！”

於是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使魔波旬變biàn作佛像——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坐師子床，智慧辯才所說如佛——而宣此言：“所欲問者，一切眾生諸所狐疑，自恣所啟qǐ，當為發遣！”

時大迦葉問魔波旬：“比丘修行以何為縛？”

魔尋答曰：“計我禪定而志寂然，則是有想，無想、品第想空為要，毀眾見想；想於要想，興於眾念御無願想；懷諸所願為泥洹想；而樂無為毀生死想。是為——迦葉！——修行比丘之繫縛也。所以者何？迦葉當知，不當毀壞諸所往見因而行空也。所謂空者，諸見皆空；不當毀念求於無想。所以者何？敢可所念，悉為無想。不當毀願而求無願，其所願者悉亦無願。不當毀生死而求泥洹，曉了生死不可得處則為泥洹。迦葉當知，其行泥洹不起思想，當於眾著令無所起、毀壞滅盡，泥洹本淨無所起生，乃為無為。”

說是語時，五百比丘心逮清淨。

時須菩提問諸比丘：“誰為開化諸賢者等？”

五百人曰：“其無所得，不成正覺，開化吾等。”

又問：“云何開化？”

答曰：“不來不去，曉了如是；不起不滅，其慧常住。”

說是語時，二百比丘逮清淨眼。

時須菩提問魔波旬：“何謂比丘為最眾祐？”

魔即對曰：“若無所受亦無畢淨，而從篤信愛樂佛法受飲食饌如須菩提。若有比丘不受不捨——其施與者，觀彼比丘猶如幻化；其受施者，意念如影，無有生者亦無受者——心無所著，無心不起，彼則於世為最眾祐。”

時舍利弗問魔波旬：“何謂三昧而不穢亂？”

波旬答曰：“於三昧盡，如無所盡，悉令都盡。其無生者不令興起，燒盡眾欲本末清淨，悉無所生令不復愚，無所更歷¹¹，一切諸法，曉了清淨平等正受，遵修寂滅察諸所更，滅盡三昧而以正受，無觀不觀亦無所見，如是三昧乃無穢亂。”

大目犍連問魔波旬：“何謂比丘心得自在？”

波旬答曰：“假使比丘曉了一切，究暢人心及與諸法悉解脫相，宣說諸法悉解脫相；無所依倚所懷來心，亦無所解亦無所懷；心無色欲，見一切色心無所住；曉了諸法亦無處所，心不可護；曉於諸法亦不可持，心不知心，心者自然則為清淨，諸法亦然自然清淨，法界清淨得不動轉。以他因緣現在目前，備bèi六神通、四神足念而自娛樂，比丘如是心乃自在。”

邠bīn耨文陀尼弗fú問魔波旬：“何謂比丘說法清淨？”

波旬答曰：“假使比丘見一切法皆度無極，而悉遍見眾心各異，悉無所著。一切所念則無同像，旨分別說，曉了一切音聲、言說、談語、論議如山呼響，觀諸講法亦如幻人，身所識知如水中月。別諸塵勞、思想、眾念所從起立；無受法者亦無捨者，得入三昧。若頒宣法，等獲超度，則以速知四分別辯才，心無所冀。讚言善哉，不懷狐疑。淨其己心，則能清淨一切人心。曉了本淨鮮潔jié無垢，解知塵勞悉瑕xiá疵cī矣。見諸陰魔悉為閑靜，其死魔者住無終始，其天魔者皆除一切倚著之教，一切眾生心淨如是；如是比丘乃為清淨，普見道法演布經典。”

耆年優波離問魔波旬：“何謂比丘奉持法律？”

波旬答曰：“其能曉了一切諸法，悉被開化，識知眾罪本際寂寞，教授猶豫。若見誹謗，不以狐疑亦不懷結；彼於諸法未曾生心而有所御；常能化度諸有逆者，何況小小犯禁戒乎？體解塵勞靡所不別，諸客塵勞不以堅要懷思想也。說眾愛欲無內、無外、不處兩間；曉了塵勞由從無覺，不壞愛欲亦不勸化，至於無欲亦無所起；計於塵欲猶如雲雨，觀於聖慧曉了頒宣，所可說者如風散雲，悉無所住。有塵勞者如水中月，緣想念起，欲現面像由於闇冥，當得智慧以為明照，欲如明鏡見其面像，其色如鬼、羅刹之形；其順念者觀無所見，求捨塵欲不益眾穢，則以空慧、無相、無願、無所越度；其有曉了愛欲如是，設復有著於愛欲者，則於

眾生不興慈哀；眾生無我而無有身，亦不望想於諸吾我，如是觀者審諦持律。”

其尊弟子五百人等，各各自問己身所知，時魔波旬各各分別而發遣之。於是諸天眾中有一天子，名曰須深，問魔波旬：“文殊師利屬zhǔ者講說諸魔事業，仁豈qǐ堪任重復義理，何謂菩薩之魔事？”

時魔答曰：“天子當知，菩薩魔事則有二十。何謂二十？

“恐懼生死欲得解脫，遵修翫wán習於佛正法，稽首歸命而有望想，則為魔事業(一)。

“觀於空無而察眾生，則為魔業(二)。

“觀於無為而厭有為善德之本，則為魔業(三)。

“禪定正受不求一心，而已退轉，則為魔業(四)。

“若頒宣法，不為聽者興發大哀，則為魔業(五)。

“求諸禁戒有德眾祐，瞋恨毀戒，則為魔業(六)。

“暢演聲聞緣一覺事，諮問大乘不別巨細，則為魔業(七)。

“啟受深說，憎道雜言，則為魔業(八)。

“求度無極，自號菩薩，則為魔業(九)。

“諮嗟jiē寂滅澹dàn怕bó之事，所化眾生無權方便，則為魔業(十)。

“積眾德本，不親道心，則為魔業(十一)。

“慙勤遵修寂觀之事，所觀察者見有眾生，則為魔業(十二)。

“求盡塵欲使無有餘，度生死岸惡畏愛欲，則為魔業(十三)。

“修行智慧常樂猗yī求，依於大哀，則為魔業(十四)。

“無權方便而已皆見一切德本，則為魔業(十五)。

“不進志求菩薩篋qiè藏，慕於世俗方類之言，以此為務，則為魔業(十六)。

“各各分部博聞師教，而有去就，則為魔業(十七)。

“設使得為富樂饒財、豪貴大威而貪著之，不奉博聞，則為魔業(十八)。

“設為尊豪、君子、長者、釋、梵之位，不習大法，則為魔業(十九)。

“不與菩薩、法師相從，藉受所聞，反與聲聞、緣覺相習，樂共談言；不欲聞法、自恣放逸、所遊搪揆tū，則為魔業(二十)。是為二十菩薩魔事。”

於時，世尊讚魔波旬：“善哉，善哉！快說於斯菩薩魔事！假使有人論此法事，聽tīng省奉行不從魔教，其人則逮佛大道法，講說經典，獲huò致二十事。何謂二十？

“大慈(一)，大哀(二)，不厭yàn生死(三)，常見善友(四)，所生之處輒zhé遭佛世(五)，得有啟受諸度無極(六)，以諸菩薩用為眷屬(七)，逮得總zǒng持(八)，具足辯才(九)，五通之慧(十)，所未遇法而得聞之(十一)，世世所生常懷道心(十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十三)，致閑不憊jù(十四)，究竟博聞(十五)，善權智慧(十六)，開化眾生導以四恩(十七)，將護正法(十八)，常行質直而無諛諂(十九)，一切所珍而不愛惜、不懷害心向於眾生(二十)。是為二十，逮得經典，至佛大道。”

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快哉，善利！乃為如來之所嗟歎！”

時魔報曰：“吾身不用快哉、善利！譬如男子鬼神著之，當可所說，計實不是其所語，鬼神所言也。如是仁者！今吾所說，文殊師利之所發動，不當宣傳言是我說！”

天子問曰：“今仁變成為佛身形，不以歡乎？又復相好莊嚴其身，坐師子床講說經法，不以樂耶？”

魔復報曰：“卿等見我相好嚴身，我還自覩枷鎖繫縛。”

天子告曰：“波旬！自歸悔過，伏罪文殊師利。文殊師利威神原赦shè波旬！”

波旬答曰：“不當首悔學於大乘菩薩大士。所以者何？行菩薩者，不見缺漏瑕穢之界；興瞋恚者設懷怨恨，乃當對悔稽首自歸。”

天子又問：“菩薩忍辱為何等類？”

其魔報曰：“菩薩忍辱有十二事。何謂十二？

“志性忍辱而無瑕疵(一)；

“其意忍辱，心不懷害(二)；

“忍辱無諂，不欺眾生(三)；

“忍辱愍窮哀傷一切貧於智慧、不及道者(四)；

“修忍辱事，所行如言則不退轉(五)；

“其空忍者離於一切猶豫邪見(六)；

“專惟法忍，導御諸法(七)；

“深妙忍者不計吾我(八)；

“柔順法忍而從歸趣眾賢聖慧(九)；

“真諦忍者不亂緣起(十)；

“不錯亂忍，順從一切眾生之心(十一)；

“意不起忍，因便速得無所從生法忍(十二)。是為菩薩十二事忍。”

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卿若尋說此二十事至十二忍，寧踊躍乎？”答曰：“歡喜！”

須深即啟文殊師利：“仁者！原赦shè魔波旬罪！”

文殊問魔：“誰為繫汝？”

報曰：“不知誰為縛我？”

答曰：“波旬！卿不被縛，自想為縛；一切愚癡凡夫之士其亦若茲zī！心本悉淨，無所思念，志在想著——不知無常，計有

常想；苦為樂想；無身計身；不淨淨想；無色色想；無痛癢yǎng、思想、生死識而想五陰yīn。如今波旬惡畏繫縛，何因得脫？”

又曰：“今我不復得解脫乎？”

答曰：“如是一一波旬！一一已得脫者不復更脫。何因得脫？由緣從於虛偽之想而致繫縛，蠲juān除此穢名曰解脫。”

於是文殊師利捨所建立，威神感動，令魔波旬即復如故。

時大迦葉謂魔波旬：“波旬以為興作佛事！”

其魔答曰：“文殊師利境界所感，不當觀之是我所為！”

須深天子問文殊曰：“其佛事者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愛欲之中求於佛事。”

又問文殊：“何故說此？”

答曰：“以於眾生塵勞之故，受於愛欲。設無愛欲不興佛事，譬如無疾則不用醫。如是行者，假使眾生無有愛欲則不用佛。”

又問：“以何所生，佛興於世？”

答曰：“起生、老、病、終沒之患，故佛興出。所以者何？三界有是生、老、病、死，故佛現世。”

又問文殊：“如來得道興顯何法？滅除何所？”

答曰天子：“如來得道，法無所起亦無所滅。所以者何？佛興出世則無所生，亦無所失。所可謂言佛興出者，假有此辭cí隨俗現身，自然本淨，則云平等無所生者。”

又問文殊：“何謂菩薩建立志性？”

答曰：“於一切法無所得者，不墮諸見、六十二疑繫縛羅網。”

又問：“何謂本淨？”

答曰：“於內外法無所著。”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

答曰：“捨身塵勞，不捨一切眾生愛欲。”

又問：“何謂禁戒具足？”

答曰：“分別曉了寂然之界，蠲juān除一切眾生諸惡，不捨道心。”

又問：“何謂備bèi悉忍辱？”

答曰：“究盡諸法見一切法，除去眾生結恨、厭穢、瞋恚之難，而不違wéi捨一切智通至德之鎧kǎi。”

又問：“何謂究竟精進？”

答曰：“菩薩所因可精進者，悉見諸法，至於無上正真之道，刈yì除眾生懈怠之穢，遵修精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究竟於禪定已？”

答曰：“見一切法本悉清淨，平等正受。一切眾生，因有所著而興生矣！”

又問：“何謂菩薩成就智慧？”

答曰：“於諸所行不得所行，蠲juān除一切放逸之事，刈yì去眾生沈chén吟邪見，遵修聖達dá。是為菩薩成就智慧。”

又問：“何謂行慈？”

答曰：“見一切法永悉滅度。”

又問：“何謂為哀？”

答曰：“曉了諸法無有作者，亦無報應。”

又問：“何謂為喜？”

答曰：“若於諸法無所興樂，亦不無行。”

又問：“何謂為護？”

答曰：“於一切法不造二事。”

又問：“何謂菩薩至誠真諦？”

答曰：“分別一切諸法猶如幻化，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悉無所有。”

又問：“何謂大士？”

答曰：“觀諸眾生而無眾生。”

又問：“何謂尊人？”

答曰：“觀一切法不可受持而不恐懼。”

又問文殊：“何謂菩薩被大德鎧kǎi？”

答曰：“觀一切法等如虛空，不捨僧那。”

又問：“何謂為仁和乎？”

答曰：“行於大哀，不遠yuǎn眾生亦不親qīn近，開化塵勞、恩愛之著。”

又問：“何謂所止宿安？”

答曰：“不以身、口及與心念煩憍rǎo他人，不得吾我及與他人。”

又問：“何謂順教？”

答曰：“如所聞法，能奉行者，所言真諦。”

又問：“何謂眾人之所歸伏？”

答曰：“能隨五趣眾生言教，不壞huài其辭cí將順己心，因化一切無所違wéi失。”

又問：“何謂具足知恥chǐ？”

答曰：“能內自寂，遊行於外，化導dǎo眾生。”

又問：“何謂為信？”

答曰：“遊諸罣guà礙而無所著。”

又問：“何謂菩薩行牢強慈？”

答曰：“順從佛教無所毀壞huài。”

又問：“何謂反復？”

答曰：“所造德本未曾違wéi失，常樂如應。”

又問：“何謂知節？”

答曰：“志遊一切塵勞之欲，已不樂欲。”

又問：“何謂知足？”

答曰：“慕智慧聖，不樂諸法。”

又問：“何謂滿足？”

答曰：“假使滿足度世智慧，於諸世法無所犯負。”

又問：“何謂分別？”

答曰：“不見一切塵勞之欲，斷除眾生諸垢瑕穢。”

又問：“何謂菩薩而得自在？”

答曰：“見諸所生，身無所成；於慧自在，不從塵欲。”

又問：“何謂博聞？”

答曰：“不應聞者而不聽之。”

又問：“何謂得至靜然？”

答曰：“見諸所作而無所有，亦無所捨；不御諸法亦無所念。”

又問：“何謂住行？”

答曰：“不於空行分別教化，觀察眾生其心所行，不起吾我及他人想。”

又問：“何謂總持備bèi悉辯才？”

答曰：“一切所聞悉能執持；分別眾生根原所歸，於諸音聲而無所著。是為——天子！——菩薩總持逮得辯才。”

於是大光菩薩問文殊師利：“誰當啟受如斯言教？”

文殊答曰：“為善知識所見將護，及往宿世微妙具足善德之本所見養育，乃能曉了此義說耳！”

又問：“何所欣樂？志性如何？”

答曰：“愛樂深奧，志性柔和，不懷自大。”

又問：“何謂比丘不懷自大？”

答曰：“假使比丘不自見身，自然志求專一大乘；了身自然而於自然不貪己身，不住於二。如是比丘不懷自大，求捨無明；無冥、恩愛，不志明脫；明脫自然，曉了無明；因愛癡冥，皆悉無本。是為比丘不懷自大。”

文殊復謂其天子曰：“假使比丘離於貪婬，解欲本際，離欲清淨，解於貪欲；

“行無本際，離瞋恚本，曉瞋恚本，離於瞋恚，本悉清淨，本末鮮明；

“離愚癡本，了於愚癡，捨於愚冥，本悉清淨，曉了愚癡無有根原。如是比丘不懷自大。”

文殊師利復謂天子：“假使比丘不了眾苦，不斷於習而不造證，於諸所習不行徑路；曉了眾苦而無所生，入于四諦。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無有習；已無有習則無盡滅；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於彼人無行徑路。”

爾時魔波旬心懷憂惑，泣淚如雨而說此言：“若此經典所流布處，諸魔波旬不得其便。設有受持，斷絕魔事。”魔說此語則便沒去。

於是大光問文殊師利曰：“如今仁者所可講說，吾等觀察義之所歸。假使有人不懷自大，不復具學出家之福，不畏所行精進之業，若聞此法而懷恐懼，亦不啟受，不以如來為聖師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是法言而歡喜樂，則當觀之得解脫也！”

佛言：“如是！如爾所說，菩薩由此得忍受決，因斯所忍得生聲聞、緣覺之地。”

又問：“唯然，世尊！今此經典當名何等？云何奉行？”

佛言：“名曰《魔逆降化波旬》，當奉持之。”

佛說如是，文殊師利、大光天子、一切眾會——天、龍、鬼神、撻沓怛、阿須輪、世間人——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魔逆經一卷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文殊師利所報法言稱

一名斷諸法狐疑法

一名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炤明持)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問四事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與大眾俱。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諸遍淨天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是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圍遶會聚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於會中坐。須真天子察眾坐定，便從坐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有所問，惟佛分別解說其決？」

佛言：「善哉，善哉！天子！為世一切求最上義，乃以此念問多陀竭。所疑便說，恣所欲問！」

須真天子踊躍歡喜即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謂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謂菩薩得無能及最禍之福？何謂菩薩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謂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謂菩薩入眾勇辯，得無恐懼？何謂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謂菩薩得依法奧，超絕於俗？何謂菩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謂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何謂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謂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謂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謂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何謂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謂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為眾說法？何謂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謂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謂菩薩得因緣方

便，知諸所作？何謂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謂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謂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謂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謂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謂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謂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愛敬？何謂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何謂菩薩所行功德而不可盡？何謂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謂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謂菩薩諸所施造輒為作師？何謂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須真天子問已，默然。

佛言：「善哉，善哉！須真天子！所問甚深，多所過度於世人民，念持是事以問如來，起菩薩意濟脫生死。諦聽，諦受！佛當為汝解說其義，踰於所問，疾得是事。」於是天子受教而聽。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等為四？一者，以善權方便入於智慧而不動轉；二者，以立大哀住無蓋慈；三者，以立法義所問能報；四者，以立於道速得神通，曉知所有。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

佛爾時歌頌而言：

「堅住於權方便，	已見慧智無底，
普弘廣行大哀，	慈護人常得脫，
得義法善方便，	應所報無躓礙，
神通達道化之，	以得是無能壞。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等為四？一者，精進不轉；二者，身所行淨及淨他人；三者，其意純淑，得至於道；四者，不厭倦於佛法而得成就。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

佛爾時歌頌曰：

「得堅住於精進，	立中正無兩際，
常清淨無垢濁，	身意行口亦爾，

所作為常純淑， 以是故乘佛義，
於請益不厭倦， 常思念於佛法。
此四事法之上， 是則為微妙持，
若有堅住法者， 便當得道行徑，
於內外皆已了， 悉逮得道之節，
在於此三處中， 為法王今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得無能及最禍之福。何等為四事？一者，以般若波羅蜜廣教授諸菩薩；二者，未發道心者而勸一切令發道意；三者，常行三品願：一戒、二智慧、三平等，應是事者所作功德而無恚怒；四者，心念於道而無懈怠。是為四事，菩薩得無能及最禍之福。」

佛爾時歌頌言：

「用智慧度無極， 教導於解點者，
便以等住於道， 則恒以是道心，
廣勸勉於眾人， 皆使令發道意。
於三品而不轉， 若有應於是者，
便為合於道義。 其一切諸所作，
是功德遂當辦， 稍得依近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等為四？一者，有所作常以慧，不為頑很自用；二者，知一切法因緣所屬，離於吾我而無瞋怒；三者，以空法攝護一切；四者，遠離愛欲，曉了六情。是為四事，菩薩得無所罣礙之行。」

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常以慧， 不很不自從，
信用律方便， 所見而不受，
是法為以空， 終不捨離人，
行過諸所欲， 內外為己淨。」

如是最上法， 四事之所立，
便得智無礙， 慧度於無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等為四？一者，所聞不厭足；二者，應人所欲而為說法，心無所冀；三者，一切所作如幻，於諸法界慧無所壞；四者，一時發道意，超入法城。是為四事，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

佛爾時歌頌言：

「常求深學， 聞不厭足， 審觀法義， 應所欲教。
已得總持， 自以意說， 不復從人， 有所啟受。
所作若夢， 及野馬幻， 視一切法， 癡分如是。
其所修設， 而不壞法， 一發淨意， 便棄苦痛。
如是法品， 甚為殊傑 jié，是經尊特， 常當親近。
去離冥塵， 而得慧明， 遊於三世， 譬如日光。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入諸勇辯，得不恐懼。何等為四？一者，得陀隣尼念持不忘；二者，語能報諸所問，皆斷其狐疑；三者，以大哀教授一切，使入空；四者，所作離於魔事，便得神通之智。是為四事，菩薩入眾勇辯，得不恐懼。」

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於總持， 所聞而不忘，
語報堅諸問， 皆斷眾狐疑，
大哀廣教授， 一切無所有，
神通為已達， 魔欲不能制。
如是四事法， 則為應菩薩，
於是無恐畏， 在眾住不懼。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等為四？一者，諸所聞者皆悉持之，於所聞、無所聞，亦無力，亦無持，亦無所至；二者，諸所音聲非是正行，皆遠離之，諸法皆

解脫等，若如稱義，議如響；三者，若聞他方有深經，輕身往求；四者，已入寂靜義而無有憤鬧。是為四事，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

佛爾時歌頌言：

「雖欲多聞法，	不聽采其義，
無聞亦無力，	因義是其要。
三界諸音聲，	皆非正道行，
響等譬如稱，	知義亦如是。
於是得聞聽，	觀受奉其義，
無使身自行，	彼說聞歡喜。
其義最第一，	法寂無憤義，
用是深法行，	稟承敬其義。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依法隲，超絕於俗。何等為四？一者，聚會眾人而為說法；二者，於大眾中為現無常事；三者，勸大祠祀者，使為覺願；四者，常欲捨諸所有，止空閑處。是為四事，菩薩得依法隲，超絕於俗。」

佛爾時歌頌言：

「在於大城，	常處其中，	因其黠慧，	而為說法。
住身大會，	建立眾人，	淫放逸中，	為現無常。
會於大祠，	彼我等佐，	因祠勸助，	用已覺故。
與無有俱，	常念捨離，	心常願求，	處在空閑。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等為四？一者，心常在道，究竟不離；二者，所聞受持，念未曾忘；三者，所許如言，有求不逆；四者，習於空無，入一切法。是為四事，得菩薩恭敬順，行佛、世尊教。」

佛爾時歌頌言：

「身更諸苦痛，	道意終不轉，
---------	--------

得聞入法要， 是則大導師。
心口有所許， 身行亦如言，
習諸空無慧， 入眾智黠法。
奉行如法教， 得離婬怒癡，
不懈不中止， 無恚亦無懊。
十方稱名譽， 歌歎其功德，
若應順此教， 法慧無過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承法教，道利一切。何等為四？一者，受空身住，能為眾會廣說大法；二者，已自調心，去離婬欲而得泥曰，復令會者調心止欲，說泥洹法；三者，自身所作滿足至道，復令一切立摩訶衍；四者，自身求法，已暢眾妙，復教於人，令求索法。是為四事，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

佛爾時歌頌曰：

「教授於人， 令受空要， 調心止欲， 得住泥曰。
有德至尊， 及大神足， 以法布施， 示人覺乘。
所為已具， 至於道心， 於眾立人， 使至大乘。
常求於法， 便合義力， 為眾說法， 亦不增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等為四？一者，日日修梵四淨之行；二者，常止宿於空閑之處；三者，深入於法忍；四者，身心而等慧。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

佛爾時歌頌言：

「日修梵行， 以自興立， 常樂空閑， 處於清淨。
已入深法， 便至於道， 身心平等， 自致得慧。
已合如是， 於行如等， 於五神通， 為已得達。
飛到十方， 住諸佛前， 多所育養， 於一切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等為四？一者，住四禪者，皆令入空；二者，常以大哀不捨一切；三者，供施三寶精進不絕，常不厭足；四者，以漚和拘舍羅故，六波羅蜜而得堅住。是為四事，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

佛爾時歌頌言：

「空無思想住，	建立道四禪，
常以無極哀，	令眾安入義。
其於法寶貫，	不截亦不斷，
應諸度無極，	則是權所引。
意尊無能壞，	堅住而不動，
一切諸四魔，	皆悉為之伏。
遍見諸庶人，	在魔羅網中，
示於泥洹道，	皆令發是乘。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等為四？一者，常思惟入深法；二者，非義之事常悉捨離；三者，常憂念一切，便得合法議；四者，能調剛強，開解愚冥，得佛無礙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

佛爾時歌頌言：

「意常思惟，	入於空法，	放捨非義，	常合正義。
已入是念，	憂勞一切，	得深遠智，	則意之最。
得調剛強，	開伏矇冥，	令發起意，	立摩訶衍。
神通之智，	皆為已辦，	得智深遠，	不可逮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何等為四？一者，若得利、若樂、若有名、若歎譽，不以喜悅；二者，若無利、若苦、若無名、若謗毀，亦不以憂；三者，依受五陰，護養一切；四者，若得受陰者，示現空聚處。是為四事，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

佛爾時歌頌言：

「若有利及名譽， 便已得一切樂，
有如是稱歎者， 心亦不以為喜。
若無利無名苦， 有智者不以憂，
如蓮華無沾污， 於世行亦如是。
若受陰用是義， 以將護養一切，
已能滅盡諸陰， 計念之若如幻。
於世行隨其法， 不為俗所沾污，
令一切得樂義， 以戒德為塗香。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等為四？一者，是身亦無人；二者，是人亦非人，三者，諸法皆靜謐；四者，慧無所著。是為四事，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

佛爾時歌頌言：

「是身亦非身， 是人亦非人，
法靜亦如是， 慧亦無欲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巧便根，為眾說法。何等為四？一者，便得神通；二者，其慧無所罣礙；三者，得辯才之智；四者，本願已淨。是為四事，菩薩得知巧便根，為眾說法。」

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已為達， 其慧無罣礙，
辯智常如此， 本願畢清淨。
已知見人根， 如應為說法，
聽者輒聞受， 不疑怪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等為四？一者，得住於空聚，若見繫囚便度脫之；二者，得立無想，諸著行者皆度脫之；三者，逮得無願，安和定隱，將育一切；四者，得漚和拘舍羅，以智慧示現諸法。是為四事，菩

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

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空於聚，	繫囚即解脫，
已立於無想，	度諸想著行。
已得於無願，	安詳和定隱，
隨眾所生處，	將育於一切。
權慧開化人，	則住度脫門，
具足以時入，	不止無色界。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等為四？一者，普視悉見知諸法界；二者，了生死本，以法度脫之；三者，悉知身欲本；四者，習於泥洹，不疑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

佛爾時歌頌言：

「普察悉見知，	一切諸法界，
終無偏恨心，	所視悉平等。
至於身之本，	處欲而自在，
已知殊特便，	以權應而說。
一切無所習，	諸法皆滅度，
不生無所趣，	所有為都盡。
不慢不自大，	降伏諸貢高，
一切以巧智，	皆使入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等為四？一者，布施得豪富，因此便致是；二者，持戒得生天，因此便致是；三者，博學成大智，因此便致是；四者，止觀離生死，因此便致是。是為四事，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

佛爾時歌頌言：

「布施得豪富，	緣是則果報，
---------	--------

持戒生天上，緣是則果報，
博聞慧無欲，緣是則果報，
道觀無識著，緣是則果報。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等為四？一者，在有常中心得無著；二者，在無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散滅，其已見知，處於三界不作滅事。是為四事，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

佛爾時歌頌言：

「見計有常者，為示無常事，
在於無常中，為現中正法。
若為一切人，廣說因緣意，
其聞十二事，心普得清淨。
一切諸十方，世尊所可說，
癡為生死本，上下從是起。
諸可所起者，亦終不復滅，
因緣皆已盡，不與十二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等為四？一者，一切人是我所，皆為示現其道；二者，所作功德而不厭足；三者，住於生死，無求泥洹無；四者，隨諸所樂而入度脫之，以權行，不為愛欲所污。是為四事，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

佛爾時歌頌言：

「堅於一切人，使住於道覺，
諸所作功德，不念欲中止。
在於生死中，而為求滅度，
如其所好樂，因是而濟脫。」

心意常當念， 親近於是法，
善權方便故， 都以曉了知。
恒志在養護， 無數諸人民，
攬持一切智， 皆使疾逮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等為四？一者，無慳貪；二者，施不擇時與；三者，堅於戒；四者，身意所作常願於道。是為四事，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

佛爾時歌頌言：

「心質樸不慳， 持戒淨無瑕，
堅住而不動， 譬如須彌山。
身意之所作， 常願於覺乘，
今得吉祥應， 如是得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等為四？一者，待遇一切人如父母愛其子，亦如自身無異；二者，若得苦痛、撻捶、割剝，計無有身而不愁憂；三者，已得解空，離諸所見；四者，身所行惡常自責悔，他人所作見而不證。是為四事，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

佛爾時歌頌言：

「視一切如身， 若父母愛子，
常持大慈意， 照育諸人民。
若有起恨心， 則覺隨而滅，
已解了於空， 能為第一忍。
若身有短惡， 常深自責悔，
及見他瑕穢， 終不證其闕。
一切諸人民， 吾當盡度脫，
在於夜夢中， 未曾起恚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等為四？一者，所作福無央數；二者，所作慧無有限；三者，以一波羅蜜滿諸度無極；四者，發意作功德不求餘，但願一切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

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福無厭足，	如眾流歸於海，
修智慧無限量，	已得住於佛乘。
則持一度無極，	滿足諸波羅蜜，
凡發意所作為，	常願求於正道。
已得度於彼岸，	諸度無極亦爾，
則便入泥洹城，	如是得不為難。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等為四？一者，有無盡寶藏；二者，有無窮法教；三者，神通為已達；四者，心平等，譬如地。是為四事，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

佛爾時歌頌言：

「其福藏無有盡，	法教化亦無窮，
神通智達無礙，	心平等其若地。
如是法難稱量，	已於道而得住，
如是者多饒益，	便疾得至於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為一切世人所敬。何等為四？一者，行四梵行；二者，行四恩救攝一切；三者，有四諦慧；四者，得四無所罣礙：一義、二法、三次第均、四報答。是為四事，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敬。」

佛爾時歌頌言：

「如梵住行四淨，	常樂施於四恩，
已得有四諦慧，	用供養一切人。

因是恩已得度， 應教授而說法，
以恩行合會人， 用是故見敬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何等為四？一者，多聞具足，不犯於戒，得無所疑；二者，已得樂止，安而無害；三者，已得寂寞，諸根便定；四者，自身已得安隱而無所貪，所作不自侵，悉逮見知。是為四事，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

佛爾時歌頌言：

「聞已具便受持， 以自戒度彼岸，
如是者無所疑， 得樂止安隱處。
已止宿在空閑， 則諸根用寂定，
身已安無所貪， 悉逮見諸自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何等為四？一者，已信得豐饒；二者，已精進得豐饒；三者，以大哀得豐饒；四者，所作功德但願大乘。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盡。」

佛爾時歌頌言：

「已信得堅住， 無能動搖者，
常修精進行， 從是得大力。
無盡之大慈， 及與無極哀，
常為一切人， 行於廣大道。
以如是之故， 得無盡功德，
稍稍復增益， 遂至不可量。
如月盛滿時， 淨好無瑕穢，
常在眾星中， 其明無能蔽。」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等為四？一者，如口所言，身、意不異；二者，已受持要；三者，

心已安隱，得住於道；四者，意得堅強，若如金剛。是為四事，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

佛爾時歌頌言：

「口之所言，所作亦爾，若已敬愛，奉持正要。
為已安住，於此道意，其身堅強，譬若金剛。
如是則為，四事法行，智黠之人，常修是事。
意不猶豫，為已得定，已堅其要，會得至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等為四？一者，得於智力而無欲力；二者，得黠慧力，離諸癡冥；三者，心得自在，不隨魔教；四者，為得總持，隨人所樂而為說法。是為四事，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

佛爾時歌頌言：

「已智力得勇慧，為不隨愛欲力，
黠慧力消癡冥，已度脫諸所見。
心已尊魔皆伏，得總持應問答，
教授眾不自侵，已是故疾得尊。」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諸所施造輒為作師。何等為四？一者，不瞋恚；二者，常恭敬於人；三者，不婬泆；四者，意純淑。是為四事，菩薩諸所施造輒為作師。」

佛爾時歌頌言：

「心念無婬恚，常住於恭敬，
純淑得至道，為師敷要慧。
造匠眾方便，於世之上，
世人咸歸仰，一切頭面禮。」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總持眾事，無所不了。何等為四？一者，已通於智，於智中遊無所不過；二者，所說十方諸佛皆聞其音佛尋報讚；三者，皆已離諸無功德法；四者，皆已得

諸功德正法，即便逮得世雄印。是為四事，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

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為已達，	飛行淨眾塵，
其智甚廣大，	普等如虛空。
一切諸如來，	皆見聞其音，
報答悉滿足，	其音無缺減。
諸非功德業，	為已悉遠離，
愛慶得吉祥，	立諸功德本。
已住如此者，	為能光是法，
於是功德中，	皆無自侵者。」

佛說此四事章句言時，萬二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五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爾時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不照。◎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此經第十九幅末二行，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之下，五千菩薩之上，丹本有為轉法輪甘教慈教，乃至於泥越行永不泥越等，凡三十八行；宋本可五十行經，詳其文相，首尾疣贅，皆不穩當，撿之即是下文宋本第三卷、丹本下卷，分別品第八之末文耳。丹本重安於此，錯矣，故不添之。請詳其致。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答法議品第二

須真天子則語文殊師利童子言：「如來為我發遣三十二事章句法品，惟願重為廣說令解。云何菩薩於此大乘意不忘信？」

文殊師利答言：「心自審信不隨他教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堅強？」

答言：「降棄諸欲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最禍之福？」

答言：「了知法界而不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行？」

答言：「不為諸入之所惑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去離冥塵？」

答曰：「知諸法界本皆淨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入眾勇辯離諸恐懼？」

答言：「選求諸法，不可得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

答言：「知諸法默然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依法議？」

答言：「已知住法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順教？」

答言：「不隨諸音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隨法教？」

文殊答言：「得諸解脫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過者？」

答言：「於諸法心不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降伏魔眾？」
答言：「以空覺於愛欲而求道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智不可逮？」
文殊答曰：「得諸佛法悉受持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不為世法所污？」
答曰：「隨世俗行無能污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深行？」
答言：「於空法不恐懼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知巧便根？」
答曰：「於六情悉見諸情之本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至脫門？」
答言：「於一切門為說脫教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奇特方便？」
答言：「於生死索泥洹求而見之，於泥洹見生死徑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得因緣方便？」
答曰：「住於無數，悉見一切諸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律方便？」
答言：「視一切法無所屬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善權方便？」
答言：「隨世所作，不離不著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吉祥願？」
答言：「已逮道智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忍辱力？」
答言：「從本已來至於泥洹，悉知諸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度彼岸？」
答言：「悉知一切異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饒益一切？」

答言：「悉知無盡法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為眾所愛？」

答言：「視諸佛刹無有色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眾稱譽？」

答言：「不於諸法言是我所、非我所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德不可盡？」

答曰：「等知諸法如虛空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堅其本要？」

答言：「於法界無所破壞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為豪尊？」

答言：「無心悉知一切心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為師？」

答言：「於無念法無所捨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曉知眾事？」

答言：「知一切法，無依無怙、無來往故。是故，天子！菩薩得曉了眾事。」

爾時文殊師利說是事時，八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於是世尊讚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如所解說，分別法義，何快如此！」

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

於是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仁者！我所問法為純淑不？」

答言：「世之所有，欲而無厭，心悉捨離，審於法奧，則為法之純淑。如吾所報卿屬所問，豈復純淑法耶？」

「法乎，天子！無純無淑。所以者何？無像貌故。」

「法乎，天子！不可得見。所以者何？目之所視不極於微，

用有著故。

「法乎，天子！亦無作者。所以者何？用無起故。

「法乎，天子！無有道徑。所以者何？無吾無我故。

「法乎，天子！悉皆平等。所以者何？如虛空故。

「法乎，天子！不可得等。所以者何？用無侶故。

「法乎，天子！常住，無來無去，無語無言，無毀無譽，離於毀譽；無綺無飾，無醜無陋故。

「法乎，天子！無穿無漏、無補無納。所以者何？過於魔行故。

「法乎，天子！無長無養。所以者何？離於起滅故。

「法乎，天子！無處無住。所以者何？樂於法界故。

「法乎，天子！無所畏。所以者何？用不惑故。

「法乎，天子！無所愛。所以者何？離於貢高故。

「法乎，天子！不貢高。所以者何？習寂然故。

「法乎，天子！習寂然。所以者何？離諸念故。

「法乎，天子！無所念。所以者何？降諸異道故。

「法乎，天子！無有巢窟。所以者何？離姪怒癡故。

「法乎，天子！空。所以者何？從本以來淨故。

「法乎，天子！無想。所以者何？無聲名故。

「法乎，天子！無願。所以者何？不造立識故。

「法乎，天子！無造立。所以者何？無疆界故。

「法乎，天子！無所猗。所以者何？用無雙故。

「法乎，天子！無動搖。所以者何？用堅住故。

「法乎，天子！無我。所以者何？用不滅故。

「法乎，天子！無人。所以者何？從本已來無所生故。

「法乎，天子！無常。所以者何？無所起故。

「法乎，天子！無所起。所以者何？習無所生故。

「法乎，天子！無所生。所以者何？無苦器想故。

「法乎，天子！無有想。所以者何？離諸相故。

「如是，天子！此則為法之純淑義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無所有亦無所要，云何仁者說純淑法議乎？」

答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語，誠無有異。無所有者，此則純淑法議。所以者何？無身口意所作，是則法之純淑也。所以然者？天子！法無巢窟故。有巢窟者，身與意而異，則為非時之心施。」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非時之心？」

答言：「天子！有身為六衰相所繫而計有常，則知非時之心。

「知法求名著音聲響而隨邪徑，則知非時之心。

「知法及僧受道果證，則知非時之心。

「知愛欲本邪相施與，則知非時之心。

「知戒而離寂靜，則知非時之心。

「畢三惡道得出為人，志在天福，則知非時之心。

「其意不調而欲布施，則知非時之心。

「意無寂滅，則知非時之心。

「意有猗怙而欲忍辱，則知非時之心。

「不淨其意而欲精進，則知非時之心。

「多念喜忘禪思不定，則知非時之心。

「自大貢高忽於智慧，則知非時之心。

「住於我所而欲行慈，則知非時之心。

「志於猶豫而欲行哀，則知非時之心。

「行墮四證而欲行喜，則知非時之心。

「住於有身而欲行護，則知非時之心。

「無身痛痒意而欲念法不應止，則知非時之心。」

「知諸起滅不應斷，則知非時之心。

「身意相猗不應神足，則知非時之心。

「以六情猗於五根，則知非時之心。

「以所見力依於五力，則知非時之心。

「知七法無覺意，則知非時之心。

「念愛欲貪不應八直，則知非時之心。

「於苦智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

「於習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

「於滅盡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

「齋俗所有欲入於道，則知非時之心。

「如是，天子！受持淨心用專著故，則知非時之心。」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是時之心？」

答言：「天子！心等如虛空，則知是時之心。」

復問：「云何心如虛空？」

答言：「如虛空無心，心亦如是。如是心，心等如虛空。」

復問：「誰當信心等如虛空？」

答言：「天子！計有吾我人者則不信。」

天子復問：「計吾我人者何所是？」

答言：「心等如虛空，而欲增益過出其上。」

復問：「云何增益過出其上？」

答言：「計有常者便欲出其上，計無常者亦欲出其上；苦者亦欲出其上，樂者亦欲出其上；憂者亦欲出其上，無憂者亦欲出其上；計有身者亦欲出其上，計無身者亦欲出其上；空、無想、無願亦欲出其上；幻、夢、水中月、影、響一切諸法，其譬如是。如是等而復欲出其上。如法有所處便可增益，婬怒癡更相猗，復欲出其上。形此生死不可讚歎泥洹之事，復欲出其上。如是，天子！是為計吾我人者。」

復問：「云何得無瞋恚而不恨？」

答言：「從生死出，住於泥洹。還世間，滅諸愛欲而淨行。於滅不永滅，於起無所起，諸形音聲不以畏懼。如是滅為習者有所脫，脫習者為已度如是事。一切法不能舉其功、不能勝其德，是為無恚而不恨。」

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得法眼淨，五千比丘心得解脫，萬二千菩薩得忍辱力。

須真天子經聲聞品第四

於是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仁者所狐疑，可問文殊師利。」

長老摩訶迦葉前問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行八惟務禪？」

答言：「菩薩於八惟務禪，本無、無所造立禪，無恚禪等禪，是菩薩禪。」

復問：「云何作是說？」

答言：「惟迦葉！身本無，無造立於三界者，便起愛欲。已了離欲，是故知身本無，於三界無所造，於欲無所想，已知空而立禪。如是，迦葉！而作此說：八惟務禪，本無、無造立禪，無恚禪等禪，則菩薩禪。」於是迦葉默而無言。

賢者舍利弗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慧？」

答言：「菩薩於諸礙而無恚恨，於諸罣礙而無制著，一切愛欲而皆見知而不捨離。所以者何？養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無礙慧。」

賢者摩訶目犍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神足？」

答言：「惟目犍連！菩薩於無為而無所受，度脫一切而降盡之，不於有為有所受。所以者何？將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大神足。」

長老須菩提復問：「云何菩薩得知他法行？」

答言：「惟須菩提！菩薩於一切他異法悉了知之，心於道事而

不厭，常樂三昧而無足，諸所作為而示現，是故菩薩得知他法行。」

賢者分耨文陀尼子復問：「云何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

答言：「惟分耨！菩薩悉示一切諸根，隨所樂喜而說其德，無常、苦、空、非身之義，各令得其所。無數生死百千劫，持是法義而遍教授，無有滅盡。其智如是，是故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

賢者離越復問：「云何菩薩如常樂禪。」

答言：「惟離越！菩薩習三摩越悉知諸法，於諸亂意者而起大哀，令發無央數行，不禪無所樂，是故菩薩得禪。」

賢者憂波離復問：「云何菩薩得持法藏？」

答言：「唯憂波離！菩薩悉知諸法奧藏，從本已來泥曰，離愛欲者，已應法藏教授一切，為示愛欲令覺知之。於愛欲中令起道意，是故菩薩得法奧藏。」

賢者阿那律復問：「云何菩薩得天眼徹視？」

答言：「唯阿那律！菩薩於十方諸色悉照見已，有色習者而為示現於一切法，悉示現無所著，令尋跡而得出，是為菩薩天眼徹視。」

賢者薄鳩盧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根寂定？」

答言：「菩薩於一切界視如佛界，於佛界視諸界無所有，是故菩薩得諸根寂定。」

賢者鴛掘魔復問：「云何菩薩得利諸根？」

答言：「菩薩視諸逆惡等之如道，是故菩薩得利諸根。」

賢者摩訶迦旃延復問：「云何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

答言：「菩薩得四等無盡。何等為四？一者、義，二者、法，三者、次第，四者、報答。是為四。以一絕句，於百千劫廣為一切分別演教，而是教不近有為、不有所染，已淨無所却。而是教於諸法界不動轉，於一切受而為作受。是故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

賢者摩訶拘絺復問：「云何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四事？」

答言：「菩薩於寂然法得此，已義等教授；以住於法，以法等教授；於所為常歡喜而無恨，以等次第教授；而響不可護持，以報答教授。是故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

賢者羅雲復問：「云何菩薩得淨其戒？」

答言：「惟羅雲！菩薩以淨戒三昧，捨戒犯戒將養一切，是故菩薩而得淨戒。」

賢者阿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博聞？」

答言：「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樂欲聽聞，已聞則受其義，聞已皆持，所聞便以教授，是為菩薩而得博聞。」

於是諸大弟子歡喜默然。

爾時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言：「屬文殊師利所說法，仁寧有是事乎？」

諸大弟子言：「吾等尚不能了知一法，何況爾所法耶？」

天子言：「仁者！若干種身，各各異類，其道義一也。」

大弟子答言：「譬如牛跡 jì 中水，諸餘弟子所知如是。若車轂 gǔ 隱地其處受水，吾等之類其譬如是。譬如大海其水廣長，無有邊幅深難得底，於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尊。」

天子讚言：「善哉，善哉！所說至誠而不貢高。」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弟子所言而不貢高，稱譽菩薩，審諦實爾。」

天子問文殊師利：「仁者！云何作是說？」

答言：「如是，天子！聲聞、辟支佛為猗貢高？為離貢高？菩薩貢高，出彼輩上，合聚佛法，則是菩薩為行勇悍。」

天子復問：「菩薩貢高，欲令他人稱譽耶？」

答言：「欲將導一切故。如是，天子！」

天子復問：「云何如是？」

答言：「天子！是故菩薩方便稱譽佛乘、毀弟子乘。於大眾中，自現身所行及法事。所以者何？欲令一切皆發道意，不欲使人起小道意。所以者何？焦燒佛種故。教一切人皆令遠離。所以者何？不欲令人貪樂故也。如是，天子！欲令菩薩發大乘、滅弟子乘故。」

天子復問：「得無過耶？」

答言：「天子！稱譽摩尼、琉璃、水精甚淨，無所沾污。寧復過乎？」

天子報言：「所說無過。」

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不增不減也。天子！譬如長者子稱譽轉輪聖王功德，毀些國中諸貧乞者，豈有不可？」

天子言：「無不可也。文殊師利！自如所說耶？」

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而毀些弟子乘者，而無所損。」

佛爾時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是所說為甚快也。何以故？文殊師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弟子則毀一切乘矣。所以然者？其大乘者，皆生一切乘故。」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無畏品第五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從造發道意？」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從一切欲而起道意。」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正作此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愛欲中與欲從事，爾乃成道；不隨愛欲，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心從何所建立於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諸佛法中建立道意。何以故？天子！道意本從諸佛法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在何所起？」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佛法本無，無所起。何以故？天子！如虛空本無，從虛空本起一切佛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為幾何乎？可數知不？」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亦爾。所以者何？如一切法，如來從是最正覺故。是故，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之數等亦如是。」

天子復問：「云何？文殊師利！婬怒癡寧復是佛法耶？」

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婬怒癡是為佛法。何以故？愛欲無覺，以道之教教授故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將無一切皆當得佛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皆當得佛，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所以者何？天子！一切當得如來正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皆得佛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為入寂然、為入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寂之與空云何得覺？」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若不得空，何從得覺乎？用空無侶、無強無弱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曉空便得道乎？」

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如所語！空則是道。佛說解空則為入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空之行，當云何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色欲行是則空行。於欲界行，不為情行亦不香行，亦不色行亦不無色行，亦不身行亦不心行。何以故？不行是行是亦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為不行是本空行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來之空亦如是空，彼無所有，於我亦爾。如無所行則如來行。」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無所有，當何等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無所有，當行無所有，不他餘行，至於他餘亦無所有，如是行是亦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假無所有，持何等來？」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至於婬欲而離於欲，則名曰無所有。於婬欲中習無所有，貪怒癡欲無欲不欲，是故名曰無所有也。於欲不習，名曰無所有。以吾我身而住空行，名曰無所有，習是無所有亦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習而無所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習寂然則無所有，是空是閑、是不生、無所起，寂然則無所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作而名為習？」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壞敗，是名曰習。明諸所有而無沾污，是名曰習。不可限度等如虛空，是名曰習。離於貢高常照

明一切，是名曰習。亦不多亦不少，是名曰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不曉習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知法習者，是名不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名曰曉於習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法習者是則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何所是其相？」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諸無罣礙行是其相。」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菩薩，云何報畢信施之恩？」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意不妄信者，是名曰眼見了一切諸法，不隨他人教有所信從也。意不妄信者，不復報信施之恩。何以故？從本已來悉清淨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下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其教，是名何等？當何所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除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他故，是名曰世之最厚也。何以故？天子！所作無為名曰眾僧。菩薩不住無為、不止無為，是故名曰世之最厚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設使菩薩正住於無為，有何等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設使菩薩住於無為，無益一切，便墮弟子習為滅度，是其咎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無為則八道地，有為則凡人地。菩薩為住凡人地故，為世之最厚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也。所以者何？菩薩亦不住於無為地，亦不住於有為地，是故名曰世之最厚。何以故？菩薩興發行，會止於有為，不住無為、不造無為，是故為世作厚。住於有為，悉知可否處；住於無為，知諸慧處。已知有為可否便住其中，已知無為慧不止其中。天子！譬如勇悍健男子，張弓建箭仰射虛空，箭不住空亦不下墮。」文殊師利語天子言：「是為難不？」

天子報言：「甚難，甚難。」

文殊師利言：「菩薩所作又難於此。所以者何？於有為中而不捨離，便得無為，故住於無為，於有為中養護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之畏，從有為致耶？從無為致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畏懼從兩因緣致，亦從有為，亦從無為。所以者何？從有為中畏於愛欲，在無為中畏於無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尚無愛欲，云何復畏？」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三界不近，是則為畏。不近三界，為墮弟子地。」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所畏？」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有為中常行智慧之慧，以善權慧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以一切故不捨有為，以佛法故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從得無畏。」

「復次，天子！菩薩所有福施因緣近於有為！所有佛慧因緣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住於有為為已立禪，住於權慧為從禪還，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以道意住便起功德，以大哀住廣護一切，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於空閑住覺知魔事，已善權住降伏魔行，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以大慈住普而說法，以大哀住為行雜施，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住於生死殖泥洹本，住於泥洹殖生死本，是為菩薩得無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於不生中而為已生，於有為中為已出生，現所見法，不於五陰及與六衰有所稱譽，悉見知離而無所生，寂然已寂。不然不熾，於然熾中而無所生，悉持愛欲，不為愛欲之所沾污。學者不學者皆為已伏，不以弟子解脫而為奇異，入於人身不捨法身，於魔界而現行，於法界無所放，以慧入於無為，以權從無為而還，多所分現，諸可不可皆而忍之。佛所示現常思樂見，法所示現而無狐疑，是為天子菩薩得無所畏。」

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云何得住於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說滅貪法，不於滅貪而求其證；說滅婬怒癡諸愛欲法，不於其中而求其證。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說空不以空為證，說無相不以無相為證，說無願不以無願為證，說不會不以不會為證，說無生不以無生為證，說無所起不以無所起為證，說無分際不以無分際為證，說離貪不以離貪為證，說離所作不以離所作為證，說滅事不以滅事為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無所施為具檀波羅蜜，不持戒為具尸波羅蜜，有瞋恚為具瞋波羅蜜，以懈怠為具惟逮波羅蜜，憙亂忘為具禪波羅蜜，志愚癡為具般若波羅蜜。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因作是說？」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有四事無所施。何等為四？一者，不捨一切；二者，不捨法；三者，不捨道意；四者，不捨諸功德。是為四法不捨，為具檀波羅蜜。」

「天子！所以持戒，用心未調故；心已調，便捨戒。已捨誠出於冥，已出冥為已明，已捨明為得等，已捨等便得慧，已捨慧

便得解脫示現慧。天子當知，如是是以捨戒為具尸波羅蜜。

「天子！設是菩薩形些弟子乘、讚歎大乘，已讚大乘為至大乘，便具羴波羅蜜。

「天子！設是菩薩不為身口意所詭，則為無懈怠所作，如是法為具惟逮波羅蜜。

「天子！設是菩薩若於夢中心不念著兩際。所以者何？不樂弟子乘、辟支佛乘故。已不樂弟子、辟支佛乘，為至大乘。已至大乘，為具禪波羅蜜。

「天子！一切法皆癡，譬如草木牆壁瓦石，愚癡如是。見用久習羸劣癡義，是故一切癡法之本，以智慧慧備於道故，便具般若波羅蜜。

「天子！所作已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不捨生死跡，不求泥洹跡，於跡無斷、於跡無作，亦無所住。其入邪者為立正道，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索一切人、求一切法，亦不得一切人，亦不得一切法。所以者何？不捨菩薩道故。所說至誠而皆有效，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知弟子道無所悵望，知辟支佛道亦無所悵望，知菩薩道，具足其根滿諸功德，然後乃隨，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如生死所作會皆為之，所作果實不受也，合會之態不能沾污，一切功德悉作道願，不見有不退轉之道。所以者何？悉具足故。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於道而求於道，而不滅度，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於道而復求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以生死故名曰道。菩薩求道，欲脫一

切故。一切無所有，亦無所求，亦無所度。」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世間所入道，是菩薩行耶？」

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說，一切世間所入則菩薩行也。何以故？如是，天子！行於世間，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也。隨愛欲現無欲，不墮無欲；於生死而示現知一切法不生不起；為無榮冀，於無榮冀而不求證；持於五陰六衰，離於五陰六衰非我所；見知持五陰六衰者，一切而為說法。五陰六衰空無所有，亦不可見。已知無所有，便逮禪惟務。三昧三摩越合以為一，便得意止，心便堅住。已得堅住，便能遍入一切人心。其心不止，為樂於魔眾。菩薩不為魔事之所污，不捨於佛界，於魔界隨所作為，於法界處而不動還，於人界處施護眾生，是為菩薩精進隨一切世俗之行。」

菩薩行品第七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為精進行？願為說之，吾等欲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行是為甚清淨所敬之行。皆已得住是菩薩行，於諸所有無所缺減，於空閑所作應意已辦。意存於道是不忘行，心意平等是施與行，心意已調是為戒行，心意已寂是為忍辱行，意不懈倦是精進行，身意靜默是禪思行，於法界行不著所有是智慧行，不為不可是慈心行，一切不有是大哀行，愛欲非我、所為已空是則喜行，廓然無念是則護行，不願天人是寂定行，了知眾事是苦智行，計陰如幻知緣起行，無黠等類是滅知行，分部以滅是道慧行，不樂合聚是因慧行，了知陰然是緣慧行，於義決律是俱會行，無處所義、默無所語是依法行，法界無所壞是依滅行，名色無所有是依報行，如音如響依上義行，示現具好

依身慧行，身情嚴好具依經空行，有罪自悔是依戒行，知人心是天眼行，罪淨是耳聰行，戒甚淨是知他心行，眾罪已畢是宿世行，計三塗等是神足行，心得自在是堅強行，無所壞敗是為要行，不動不搖是安造行，不震不駭是為等行，常念無怙是虛空行，觀而悉知是為幻行，莊嚴相是夢行，邊幅相是炎行，不聚相是影行，不貪相是響行，義決律相是野馬行，恍惚相是空行，身分部相是無想行，意分部相是不願行，三界分部相是無相逢行，相逢分部相是降伏魔行，心意識不有不相是不斷三寶金剛行，一切增益是行之相。如是之心，天子！菩薩行道之行。」

分別品第八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住於道菩薩，其行已過諸聲聞、辟支佛上？」

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言。菩薩之行實過諸聲聞、辟支佛上。何以故？亦無信證，亦不持法，亦不八行，亦不須陀洹，亦不斯陀含、亦不阿那含、亦不阿羅漢，亦不辟支佛，亦不多陀竭、亦不三耶三佛、亦不世多羅。如是，天子！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亦不俗法，亦不姪法，亦不怒法，亦不癡法，亦不生死法，亦不泥洹法，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如此？何因菩薩而得信證至泥洹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了信諸法，一切遠離，於欲無著，不信於餘道。所以者何？信六波羅蜜道故。信已便持，所可縛著者而度脫之。常求未然之慧，於生死亦不懼，於泥洹無所畏，是故菩薩得持信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持法要？」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法教皆悉持之，不甘世味、以法為飲食，立於法義、不住愛欲，則得法力、不為俗力，得法義、不尚俗義，得法尊、不為俗尊，得依怙法、不怙於人，說中正法、不說非法，住法法處、不處非法，以法徹見審無蔽礙，悉知諸法，得陀羅尼諦識不忘，以七珍事於寶具足，猗一切法便得住於自在之法。是故，天子！菩薩得持法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是八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出於八邪，以淨功德行八直行，滿於所願便得入道。一切世人在八難處，皆悉住之。於無難處為得男子八覺之念，常願道意而不放捨，得八惟務禪，是故菩薩得是八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須陀洹？」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視一切人，皆如墮海隨水下流。有多力者逆水上行，斷生死流不毀其本行，而得等斷於三惡之道。一切使得安隱之處，遠離於猶豫，諦住佛法藏，過於凡人跡，樂立佛法跡，了生死際便向泥洹門。於諸世界第一之厚，常立於人志泥洹行，使人向道得會道場，審現教授遠離生死，在有為中示現無為而嗟歎之，等樂於阿惟越致。是故菩薩得入須陀洹。」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斯陀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知一切當來未然之法，來入生死中，護於一切而為說法，令至無為。不見有法至無為者，亦不見來，亦不見住，雖示現來而無愛欲，去則畢於所作。來則不違於本要，來則不隨於魔教，來則到於道場，來便持諸佛教而示現，依怙諸法來護一切令度生死淵，已得堅強神通之道無能壞者。是故菩薩得入斯陀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那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見而不復還，不隨諸陰蓋，不墮諸顛倒。於是不復還，亦不來亦不去；於是不復還，亦不從非法之教，亦無所畏，亦無所貪姪，亦無瞋恚，亦無愚癡。不復還，所作事常勝，具滿於佛法，去來功德等而無異，一切所作已畢無會。為已受決，所可造而不起，所不自在者以慧而度之，黠不從他人侍。是故菩薩得入阿那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羅漢？」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棄所有，降伏貪欲，而為一切說法。諸瞋恚者而降伏之，以法教授，使除惡態，伏諸愚癡以法而化。已得空聚悉見諸法，不捨一切，精進於諸佛法，心不樂世間，一切合會皆無有常，於供養中常為之最。譬如蓮華不著泥水，無我無持亦無所有，等持諸法常念為之，以慧分別空，隨人所樂而立其志。宿命所願皆已滿足，意之堅住不隨他人教，諸語之好惡一切無所受，歡喜而得決，以決轉度一切。是故菩薩得入阿羅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聲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不聞法而為說之，是為聲聞。於聲聞乘而無有信，於諸著法已不生不起法界，使未聞者聞。緣諸因緣者，以無我無人使習聞之。於空法教不限佛法，其所作法譬如虛空造諸法要。聞常精進無所罣礙，從他聞法不受行，自是於禪不隨他教，去來現在所有音聲悉曉知之。已斷所作不可盡，以為得具足，復得無盡譬喻法義，悉知一切人意所行。以慧示現而導利之，隨其所欲而為說法，令到其處而不貢高。常行本願。是故菩薩得入聲聞。」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辟支佛？」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得因緣便，知諸法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有主而自莊飾者，偽而無實、無所屬，其因緣相

譬亦如是。諦見諸因緣，以道為飲食，於律法而不捨，是諸波羅蜜之侶，一切道證則法之侶。於四恩事而無貢高，是神通之侶。知因緣法而不斷著，不信餘業，得平等覺道。信見知處，不以為異意，而不隨壞敗小乘功德，為立大乘，以因緣行一切諸法。是故菩薩得入辟支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於佛？」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覺知一切法本皆空寂，覺知一切本無所有，覺知諸行。於惡處人中天上，意悉遠離眾所安樂。所以者何？悉曉了諸慧故。自意覺智慧，知諸欲空、自身亦空，以一時念則覺道。次不為餘轉，便現無數若干之事。是故菩薩得至於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多陀竭？」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如來道來。如者為諦，無一道忘。如者為造立，如者為施與，如者為戒，如者為忍辱，如者為精進，如者為一心，如者為智慧，如者為善權，如者為慧，如者為人亦不人，現立為人習斷生死行，於諸行中等出其上。度恐懼者至於彼岸，所度無彼亦不在彼，至於在此亦不在此，用本淨故過於二處。遠離於冥平等見明，於冥無冥而度於冥。如來從空來，壞散垢穢使歸於空。是故菩薩得至多陀竭。」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訶迦波壞生死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破壞愛欲，得度三界生死之處。於有處示現無處，凡一切人皆擔重擔降壞魔眾，於諸處所樂喜著者皆遠離之，令放重擔絕離其處。遍見所生善惡眾處，已去所處樂捨貪婬，以柔軟心用定身意定於戒智，悉見惡處離而不著，悉入諸身知一切態，正生死處導利福施，廣設橋梁常樂供養，滿覆三處未曾厭廢，為三界人之所戴仰。是故菩薩得至訶迦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三耶三佛平等覺？」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心於五逆、若於正道其意平等，是故無不等覺。等於所見及四顛倒，等於陰蓋諸所覆蔽於道無異，是故無不等覺。等婬怒癡及於諸欲亦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於凡人法、習法不習法、辟支佛法、菩薩法悉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是故菩薩得至三耶三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世多羅世尊？」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教誡世人，使得功德、瞋恚不生。聞法教者則皆奉持，教非法教，為轉法輪。甘教、慈教、三千世界教、為一切世尊教。為受一切自歸，為一切作燈明，為一切明中最明，為一切作寂然之寂，令一切人無有思想滅而不熾。為一切人解諸狐疑，狐疑諸難皆為已斷。為一切人長益功德，為轉輪王、四天王、釋梵之所禮。為愚所輕不以恚恨，為智所歎不以歡喜。心恒平等常若虛空，世尊為最等於世間。是故菩薩得至世多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鉢邈禪陀嵐凡人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人民所行，以善權示現一切凡人行，而知之無所著。是故菩薩得入凡人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勒迦陀嵐貪婬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常愁悲泣欲得佛法，常貪樂成身如如來身，慈向一切而無恚怒。是故菩薩得入貪婬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羼陀嵐瞋恚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一事中見十八事，於聲聞，辟支佛乘譬如冤家，不勸發人使起是業。於有為中而現愛欲，於愛欲中心無所著。所以者何？欲養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入瞋恚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耆訖陀嵐愚癡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識知是名曰癡。於無識習習等定法，亦不知亦不曉，亦不喘亦不息，亦不作亦不壞。是故菩薩得

入愚癡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僧薩陀嵐生死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生死而不動。所以者何？求佛道故堅住不動，一切眾魔不能得其便，一切諸行得無所著，等於生死亦等佛法。於小道而不樂，於大道而等見，不動亦不轉。是故菩薩得入生死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泥洹陀嵐滅度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洹，於泥曰行不永泥曰。是故菩薩得入滅度法。」◎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頌偈品第九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云何菩薩得持權慧自在所入隨俗教化？」

爾時文殊師利便為天子歌頌偈言：

「心於欲無所著，	常志求無上道，
意所習眼悉見，	以是故智慧相。
令一切皆發意，	常使願於此道，
心於道無所捨，	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亦無人，	智慧者曉了是，
悉已淨諸空寂，	以是故智慧相。
悉合聚一切人，	諸受身有著者，
以道德成熟之，	如是者善權相。
身本空亦如是，	於本無無所見，
猗三場為已淨，	以是故智慧相。
諸所有悉惠施，	頭目身及珍寶，
為一切立所願，	如是者善權相。
樂清淨於寂默，	不於戒自貢高，
身口意悉俱寂，	以是故智慧相。
自身戒悉已備，	亦勸讚持戒者，
佛亦皆從戒成，	如是者善權相。
無吾我而得忍，	一切大亦皆空，
身口意無缺漏，	以是故智慧相。
亦不身口所說，	心於是不起亂，
一切法皆寂淨，	如是者善權相。

常忍於一切人，	若罵詈加捶杖，
愍一切護不捨，	以是故智慧相。
悉了信一切福，	皆勸勉一切人，
常審行於道軌，	如是者善權相。
常等行於三昧，	皆悉滅於愛欲，
於習著而不為，	以是故智慧相。
所樂禪皆棄捐，	於城郭而現行，
欲愍導一切故，	如是者善權相。
不在此不在彼，	已正住於中間，
所不可見便離，	以是故智慧相。
常於空無厭足，	如是者為曉空，
便哀護一切人，	如是者善權相。
無相法乃見佛，	等視之如虛空，
於色像無所住，	以是故智慧相。
已供養萬億佛，	為一切供養雄，
悉已得佛相好，	如是者善權相。
法淨無婬欲塵，	平等視如虛空，
如此法無所持，	以是故智慧相。
於法界為已住，	所造立常究竟，
於是而不動搖，	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無能知，	其法義亦皆如，
察視之本端空，	以是故智慧相。
無所生亦不滅，	悉曉知一切法，
亦不去無從來，	如是者善權相。
所在生常安隱，	於五陰無色欲，
常悉護於一切，	以是故智慧相。
常習在於空閑，	無我法不造立，

常奉修禪三昧，	如是者善權相。
於丘聚及城郭，	柔軟音以教授，
所說法無厭極，	以是故智慧相。
於三世無恐懼，	於苦樂無所住，
自調身根已寂，	如是者善權相。
於大眾心等定，	於憂感意亦爾，
悉現身於其中，	如是者善權相。
悉已行無礙慧，	常不住於名字，
如空等無所語，	以是故智慧相。
於欲縛現其中，	法教授於人民，
常讚歎於三寶，	如是者善權相。
於神通行功德，	常調心寂三昧，
自處中不高卑，	以是故智慧相。
神通具飛變化，	便去到億剎土，
悉供養巨億佛，	如是者善權相。
視陰蓋譬如幻，	於愛欲無色著，
便得滅諸魔眾，	以是故智慧相。
於諸魔而示現，	示現已便捨離，
於其中度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常親近度脫門，	便得空無思想，
願施於所當施，	以是故智慧相。
於瞋恚無怒害，	不愚癡慧之聚，
無長益栽不生，	如是者善權相。
所當作信已辦，	常奉行於眾慧，
悉過諸波羅蜜，	以是故智慧相。
雖現於貪欲癡，	喻忤之非黠根，
用是護於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得平等若泥洹， 便能滅於叢聚，
已降伏於三界， 以是故智慧相。
於是世生死聚， 一切人是朋友，
所作福無厭足， 如是者善權相。
因八直而空寂， 是則為菩薩慧，
智慧及權方便， 順此乘得世雄。
行善權智慧俱， 亦不生亦不有，
智慧與善權俱， 至得黠無貢高。
智慧及善權慧， 常相隨與併行，
如兩牛共一輻， 覺法田無有上。」

道類品第十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道為何等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我所處是道類。」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處是道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寂靜是道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相？」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空是道相。」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住止而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住止於虛空是則為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誰之所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諸法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本？」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平等則道之本。」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何所持而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持無我、無人，是故為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而與道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生、無所起則與道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去至何所？」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去至一切人心諸所行中。所以者何？無所行亦無所至。」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出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大哀則道所出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大哀是道之所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度於一切是則大哀，道之所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從何求？」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一切愛欲中求。」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愛欲而能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淨八直行是故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八直行與愛欲俱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爾八道與愛欲俱，卿將讚道之淨乎？婬怒癡盡是故道，如行愛欲，行道亦爾。」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於此行中，何所為作而與道合？」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此行中，亦不得愛欲，亦不得生死，亦不得泥洹，是故道。道之所行得合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菩薩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六十二見、四顛倒、五陰蓋，一切無功德輩，是菩薩行。」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是事云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善權方便，廣隨所入，欲救度一切。一切所求，惟因諸見、愛欲、四顛倒中求。所以者何？一切從是中生故。於此求索，一切不可得見，亦不見所見，愛欲亦不可見，四顛倒亦不可見，亦非一切亦非不一切。所以者何？護

脫一切故。如是，天子！當作是知，菩薩道於愛欲中求。」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無相、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心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動者乃成其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行而名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愚癡與道等，道與愚癡等。施行是等，則名曰道等。於直見等、於邪見等，於直念等、於邪念等，於直語等、於邪語等，於直活等、於邪活等，於直業等、於邪業等，於直方便等、於邪方便等，於直意等、於邪意等，於直定等、於邪定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直見與邪見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虛空，等於寂靜。」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空與寂靜有何差特？」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無等、虛空等，是寧有異不也？」

天子報文殊師利言：「虛無等、虛空等，實無有異也。」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空寂適等亦復無異。」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所說等而復有稱譽讚歎之差特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便有異而致稱譽讚歎。設使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解知是義相者，是無有異也。譬如，天子！萬川四流各自有名，盡歸于海合為一味。所以者何？無有異故也。如是，天子！不曉了法界者便呼有異，曉了法界者便見而無異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界乎寧可得見知不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法界不可得見知也。所以者何？總合聚一切諸法故。於法界而不相知，於是法界而等念得三世之慧，

是則法界之處。棄捐煩亂猶豫之心，是則知處所。亂語者終不受之，則知其處。譬若，天子！於無色像悉見諸色，是色亦無，等如虛空也。如是，天子！於法界為甚清淨而無瑕穢，如明鏡見其面像，菩薩悉見一切諸法。如是諸法及於法界，等淨如空。」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辯才慧？」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空身慧而無所斷，於諸所見自現其身，為一切人說無常法令離是身，是為菩薩得辯才之慧。知所有空，於一切皆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得分別諸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空寂，於有身無身而不作異，是故菩薩得分別諸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導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法亦不住，亦不不住。是故，天子！菩薩得為導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無思想而不動搖，是故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能有要現入三品不？何等為三？等於正要、入於不要、入於邪要。」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正要入佛法，於不要入聲聞、辟支佛地，於邪要入度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有住於閑、復住於憊不？」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有閑務。」

天子復問：「何以正爾，何故得入於憊？」

答言：「以諸憊故而住示現，育養眾生而令得閑。所以者何？瞻視一切故。天子！聲聞解脫自為身故。所以者何？是為得閑。菩薩不於是中而示現。復次，有憊者皆來得道，菩薩而往示現。」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仁者今得閑耶？而懽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亦不懽，亦復不閑。」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故如是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未有所至，亦無所得，不閑於閑。亦不須臾，亦不一時，以生死為拘。」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場已？」

文殊師利答言：「實爾。天子！如仁者所云，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場。何以故爾？天子！如是法言不識五陰，亦不於愛欲有所棄，亦不於解脫有所起，亦不近於解脫、降伏於異道。何以故爾？天子。一切異道行不在其中，為堅立法英。所以者何？無冥皆悉明故。為轉法輪，為斷一切諸所見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有幾人得知法世？」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世為不冥，是則法世之所作。」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世人聞是法言而得解脫，甚哉難值！」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其不厭於世縛者，乃信是法，無不解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厭於世縛為何所是？」

文殊師利答言：「遠婬怒癡、棄於愛欲，覺知苦者而欲求脫，是則厭於世間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誰復不厭世間縛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婬怒癡、等於愛欲、等於解脫，是故不厭世間縛。」

於是眾會聞說法言，莫不踊躍皆得歡喜。爾時雨於天華及栴檀香。諸天亦復持衣襪盛花香，散於佛上及文殊師利上，鼓樂絃歌來供養佛。億百千諸天以柔濡聲讚歎於佛，復於虛空奮振衣服，喜踊加倍僥倖乃聞是法。

爾時眾會一切人民見是變化，皆以華香及與衣服，散於世尊

及文殊師利童子上，便說是言：「世尊！聞是法言而不信解者，為不值見佛。云是法言非佛所說者，為非除鬚髮及持大戒者，亦不諷誦復不信樂，亦非沙門婆羅門。而不隨是，是輩無四德，亦無名字。所以者何？用恐懼故。聞是有信菩薩摩訶薩最上菩薩種種功德者，為盡生死底、斷絕諸惡道，於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世尊所，得持是法而堅住。聞是法因是皆當解脫，有受持諷誦廣為一切解說其義者，是為持戒清淨而完具，是為值見佛，是為轉法輪，是為沙門，是為婆羅門，是為除鬚髮，是為受大戒，是為有所得，是為有名字。」

爾時世尊於眾會中讚言：「善哉，善哉！」

於是佛語彌勒言：「受持是法，當諷誦讀廣為一切說之。」

說是經時，十二那術人眾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三萬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

佛語彌勒：「仁者得佛時，一切菩薩及諸會者，皆當逮得奉持是法。其聞受持是深經者，彌勒皆當授與其決。」

爾時世尊語賢者阿難：「書持諷受是法言品，廣為一切說之。」

阿難白佛言：「唯受持之。」

阿難問佛：「是名何經？云何奉行之？」

佛言：「是經名『須真天子所問』，是名『文殊師利童子所報』，是名『斷一切諸法狐疑』，是名『一切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照明教授之、持當持審持持而諦持』。」

說是法言時，三千大千不可計剎土六反震動。佛說經已，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彌勒菩薩等，賢者阿難及大眾會，諸天人民及犍沓和，阿須輪、阿須輪人民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五千。爾時世尊住迦利羅華園場上，菩薩、聲聞大眾圍遶而演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與五百菩薩、釋、梵、護世恭敬圍遶，往世尊所。至已頂禮佛足，遶七匝已，却坐一面；及菩薩眷屬亦坐一面。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世尊言：「今日如來為說何法？隨次續說，勿令斷絕。」

時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世尊先為聲聞說法。文殊師利！我今請汝說菩薩法。」

於時文殊師利童子語須菩提：「大德！今用菩薩法為？大德須菩提！一切聲聞及與緣覺，非菩薩法器。」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唯願演說，諸器眾生自當聽受。」

文殊師利童子報言：「大德須菩提！汝今能知是佛法器及非器耶？」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我等聲聞因他聲解，豈能得知是佛法器及非器乎？文殊師利！我請汝說是佛法器、非佛法器。」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諸入正位皆是非器，已為法界所繫持故。若觀法界而不捨放一切眾生，不墮正位、不共結住，如是等人是佛法器。復次大德須菩提！若到學法、無學法界為所縛者，捨一切眾生焦然結縛，心生疲倦怖畏三界，乃至一念不樂住結，是等名為非佛法器。大德須菩提！若有能盡未來際劫，發大莊嚴不怖不畏，行三界行不為三垢之所染污，於生死中起園觀想，欲樂諸有不集有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復次大德須菩提！若無欲染示現染欲，非為瞋惱示現有瞋，不為癡覆示現有癡，除斷結

使現住三界，導引眾生無有自高，荷擔重任一切眾生，能令無上三寶種性，具足不斷住三昧門，如是等人名佛法器。」

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法性是一如一實際，云何分別說器非器？」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譬如陶家以一種泥造種種器，一火所熟，或作油器蘇器蜜器，或盛不淨，然是泥性無有差別，火然亦爾無有差別。如是如是，大德須菩提！於一法性一如一實際，隨其業行器有差別：蘇油器者喻聲聞、緣覺，彼蜜器者喻諸菩薩，不淨器喻小凡夫。」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頗有是器說名非器，非器為器？」

文殊師利言：「有。」

須菩提言：「何者是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一切結使名為非器，一切結習名為非器；是名非器，是亦說名為佛法器。若斷一切諸煩惱者，如是之器非佛法器。」

須菩提言：「所言器者，為何所盛？」

文殊師利言：「無盛為盛。若所盛不漏，知是完器；若所盛漏失，知是破器。大德須菩提！猶如虛空是諸藥木叢林之器，然非是器。如是，大德須菩提！菩薩亦爾，是佛法器，然非是器。大德須菩提！猶如從地出生諸樹，以空器故得有增長。如是，大德須菩提！菩薩從諸善心出生，為般若波羅蜜器之所增長。」

須菩提言：「而是菩薩何所增長？」

文殊師利言：「如虛空增長，菩薩增長亦復如是，而是菩薩無有增長亦無退減。何以故？不增結使、不退佛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佛法、結使有何差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須彌山王，光所照處悉同一色，所謂金色。如是，須菩提！般若光照，一切結使悉同一色，謂佛

法色。是故，須菩提！佛法、結使以般若慧觀，等無差別。是故，大德須菩提！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以何緣故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文殊答言：「如佛智所覺。」

又問：「云何如佛智所覺？」

文殊答言：「如汝初始，後亦如是，不離如故，是以說言如佛智所覺。」

又問：「所言初後，云何初後？」

文殊答言：「初空後寂，故名初後。」

須菩提言：「空之與寂有何差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生金與熟金，有何差別？」

答言：「以言說故而有差別。」

文殊師利言：「如是，大德須菩提！以言說故言空言寂。若有智者，不著文字、不執文字。」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凡夫、智者有何別相？」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以業相故名為凡夫，以業相故名為智者。」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業有何相？」

文殊師利言：「因緣為相，隨其所行有差別名，若無所行則無別名。凡夫有行、有差別名，慧者無行、無差別名，有無中間名為聖行。然此聖行，於諸凡夫名為非行。」

又問：「文殊師利！所言聖者為何謂也？」

文殊答言：「同入無著無諍句故。」

又問：「文殊師利！頗有諸法亦入無著無諍句不？」

文殊言：「有。大德須菩提！」

須菩提言：「何者是也？」

答言：「須菩提！一切眾流入大海已為一鹹味。如是，須菩提！一切諸法皆悉入於無著無諍同為一味，謂解脫味。」

須菩提言：「解脫何事，說名解脫？」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以何因緣故，或有縛者、或有無縛？」

須菩提言：「無智故縛。」

文殊師利言：「如是，斷無智故，名為解脫。」

須菩提言：「諸法平等，云何說智及與無智？」

文殊師利言：「如春熱時名為熱水，如冬降寒名為冷水，然其水性無有差別。如是，須菩提！不正思惟煩惱所熱名為無智，若正思惟名曰為智。然其此中無有士夫名智無智。」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此義難覺。」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行二行故。」

須菩提言：「是義難見。」

文殊師利言：「無慧眼故。」須菩提言：「此義難入。」

文殊師利言：「不得底故。」須菩提言：「此義難知。」

文殊師利言：「增上慢故。」須菩提言：「此義難覺。」

文殊師利言：「捨離覺故。」須菩提言：「此義難脫。」

文殊師利言：「樂櫟 cháo 窟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思」

文殊師利言：「是中無相行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覺難觀。」

文殊師利言：「是中無言說故。」

須菩提言：「此義叵得。」

文殊師利言：「是中乃至無少義故。」

須菩提言：「此義乃是智者所解。」

文殊師利言：「解自心如故。」

「文殊師利！如來所說謂利非利。何故世尊說如是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所言利者，名不可得。於是事中欲有所得，是利名非利。大德須菩提！又復利者，名為寂靜。是中若起身心之行，是利名非利。是故如來說利非利。」

須菩提言：「如佛所說一切法非法。此何謂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能知我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況復非法。若法應捨，則不名法、不名非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如來佛法可非法耶？」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來佛法無有決定，若無決定則不應說是法、非法，是故佛說一切法非法。」

須菩提言：「希有文殊師利！新行菩薩聞如是說而不驚怖。」

文殊師利言：「汝意云何？師子王子聞師子吼，有驚怖不？如鴈王子行虛空中，畏墮空不？」

須菩提言：「不也。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如是，須菩提！若有如來種性菩薩，去至如中從如出生，聞一切法、一切音聲，一切所說而不驚畏。大德須菩提！凡有畏者，於何而畏？」

須菩提言：「若以我見為實有者，是則有畏。」

文殊師利言：「菩薩解知了我見故，於一切法、一切音聲、一切所說，不生驚畏。」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若其菩薩知解我見，何不得果？」

文殊師利言：「無有菩薩得證果者。菩薩之人唯觀察知，為趣佛智不取果證。菩薩常於一切眾生修行大悲，雖知我見不墮證果。」

須菩提言：「而是菩薩善巧方便，雖知我見而不取果？」

文殊師利言：「如是，大德！若有菩薩為智方便界所攝者，而是菩薩雖知我見而不取果。大德須菩提！如大力士執持利刀斬娑羅樹，雖斷猶住不即墮落。如是，須菩提！菩薩若於一切眾生有

大慈悲、大方便智，雖知我見而不證果。大德須菩提！或時天降大潤澤雨，是娑羅樹即便還生，生葉華果利益眾生。如是，須菩提！菩薩若為大慈大悲之所潤洽，菩薩智界還生三界，示現受於種性生死，為諸眾生作大利益。大德須菩提！設有大風吹是娑羅樹，觚枝莖果便墮于地。如是，大德須菩提！是諸菩薩為大智慧猛風吹，墮道場上畢竟永滅。」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善說菩薩智方便界，大慈大悲相應說法。文殊師利！聽吾說喻。如大龍王生於是心，興起大雲遍是雲中，雨熱霹靂至處皆燒；復雨大雨為生長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起大智慧及方便雲，現行一切諸凡夫事教化凡夫，現行聖行調伏眾生。」

「文殊師利！如大香樹根香，有異莖香、葉香、華香、果香，各各別異。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智慧香身亦復如是，隨諸眾生所應聞解出相應法香，然大悲根而不移動。

「文殊師利！如毘楞伽摩尼寶珠在帝釋頸，悉遍普照三十三天，以珠力故一切所有皆悉照現；然此寶珠無有憶想。如是，文殊師利！淨寶珠者喻菩薩智性現一切事，而是菩薩無一切想。

「文殊師利！如如意珠能滿一切眾生所願，然是寶珠無有憶想。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淨意寶珠，能滿一切眾生所願，於一切處無有憶想。

「文殊師利！如因虛空火得熾然，因空下雨，而是虛空無有寒熱。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住在三界，行寂涅槃不為結熱，在佛法中無所染著，二俱利益。

「文殊師利！如因虛空出生毒樹亦生藥樹，然是虛空不為毒害、非藥除淨。如是，文殊師利！若有智慧方便菩薩，五陰之身猶如毒樹，信等五根如彼藥樹，非陰結染、非根淨結，二俱有利。

「文殊師利！如澆 lù 水箒 tǒng，若暫一塞水則不漏，若復暫

放其水便漏。如是，文殊師利！若有智慧方便菩薩，住於三昧成就大通不著諸界，若暫起定現漏諸界，隨其所應而演說法。

「文殊師利！如極好鳥善護 hù 翫 rǒng 者不自惜身。如是，文殊師利！住大悲菩薩，善護眾生不自惜身。

「文殊師利！如師子獸王無所畏懼，唯除猛火。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不畏一切，唯除聲聞、緣覺解脫。

「文殊師利！如伊羅寧龍象是畜生道，能現一切諸莊嚴事，由是帝釋福德力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乃能作於畜生現法莊嚴，隨所應度而化度之。

「文殊師利！如火燄出火、寶珠出火，二俱能燒。如是，文殊師利！若有菩薩始初發心，乃至道場最後之心，二俱能燒一切眾生一切結使。

「文殊師利！猶如諸樹有種種色、種種香、種種果，皆因四大而得生長。如是，文殊師利！菩薩以種種門集諸善根，一切皆攝在菩提心，迴向菩提以為增長。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輪寶若去，四兵皆從。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方便智波羅蜜隨所至處，所有一切助菩提法皆悉隨從。

「文殊師利！猶 yóu 如迦陵頻伽鳥王卵中鳥子，其 zuǐ 未現便出迦陵頻伽妙聲。如是，文殊師利！佛法卵中諸菩薩等，未壞我見、未出三界，然能演出佛法妙音，謂空、無想、無作行音。

「文殊師利！如迦陵頻伽至孔雀群終不鳴呼，還至迦陵頻伽鳥中乃復鳴呼。如是，文殊師利！菩薩若至一切聲聞、緣覺眾中，終不演說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至菩薩眾爾乃演說。

「文殊師利！如旋嵐大風，閻浮界內樹木諸山無能當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演說不可思議諸佛法時，學及無學聲聞、緣覺，除佛護持不能信解，若信解者是佛護持。

「文殊師利！猶如日宮所出光明，淨穢等照，無有增減、無

能呵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放智光明，雖與一切凡夫共，俱不為所壞，與聲聞緣覺俱，不為所染，無有能呵菩薩方便智慧光者。

「文殊師利！如波利質多拘毘陀羅樹，若葉落時，三十三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是樹不久當生華果。』如是，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能一切捨，是時諸佛皆大歡喜，而是菩薩不久當與一切眾生生法華法果。

「文殊師利！如調弱樹，隨風動轉不畏摧折。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善能隨順眾生，則不畏墮一切聲聞、緣覺地中。

「文殊師利！猶如水流順下而去。如是，文殊師利！無慢菩薩亦復如是，流趣順向於一切智。

「文殊師利！猶如大海，始初安時其處最卑，然後眾流悉皆歸之。如是，文殊師利！菩薩除滅憍慢貢高，然後佛法悉流歸之。

「文殊師利！如金剛珠，能破一切諸餘眾寶，而此寶珠無能壞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調伏，一切聲聞、緣覺而不墮中。

「文殊師利！如曼陀羅華，無風之時香氣普遍滿一由旬。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無聖慧根，慈香普遍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曼陀羅華，有嗅香者一切病愈無諸苦患。如是，文殊師利！大慈大悲諸菩薩等若有隨喜，一切結病悉皆除滅無有逼惱。

「文殊師利！如佛出世，優曇鉢華則便出現。如是，文殊師利！有菩薩出世，諸佛法華皆悉出現。

「文殊師利！如阿那婆達多大龍王雨遍閻浮提。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如是，以大法雨等心普潤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彼阿那婆達多池，流出四河滿於大海。如是，文殊師利！諸菩薩等，以四攝法流注充滿一切智海。

「文殊師利！由有大海，閻浮提人有諸珍寶。如是，文殊師利！由菩薩故，令諸聲聞、緣覺充足解脫法寶。

「文殊師利！一切諸色皆依四大。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一切諸法，為諸眾生住解脫依。

「文殊師利！如山險處生大藥樹，不能利益諸多人眾。如是，文殊師利！若從聲聞法調伏者，不能利益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大城中生大藥樹利益多人。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從於大慈大悲中出生已，不捨一切智寶之心，能多利益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暴雨水勢不久流。如是，文殊師利！聲聞說法勢不久住。

「文殊師利！如春水流便得經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說法得久住世。

「文殊師利！如雪山樹，雖復斫截不久還生。如是，文殊師利！如來施作諸佛事已便入涅槃，三寶之種而不斷絕。」

爾時大德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今乃演說菩薩所有無量無邊諸法功德、真實功德。世尊！倍復希有。菩薩聞是真實功德無喜無高。」

佛言：「須菩提！諸菩薩根本自淨故，聞諸功德不喜不高。」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根本自淨？」

佛言：「須菩提！無我根淨、無眾生根淨、無命根淨、無丈夫根淨、無人根淨、無身見根淨、無無明有愛根淨、無我我所根淨。」

須菩提言：「世尊！何謂為淨？」

佛言：「須菩提！無縛無解，是名為淨。無生無滅、無去無來，是名為淨。無妄想、無分別，無高無下，無作無不作，無闇無明，無惱無不惱，無縛無解，無生死無涅槃，是名為淨。」

須菩提言：「世尊！若無生死、無涅槃者，云何名淨？」

佛言：「須菩提！是淨無憶想生死及與涅槃，亦無染著。須菩提！猶如有言淨於虛空，實無所除令虛空淨。如是，須菩提！所言淨者，實無有法名之為淨。若有聞是而不驚怖，名之為淨。須菩提！汝今淨不？」

須菩提言：「世尊！我淨，以無垢故。」

佛言：「須菩提！若無有垢，為何所淨？」

須菩提言：「世尊！法性清淨我已知之。」

佛言：「須菩提！汝今能知法界性耶？」

須菩提言：「世尊！若離法界有餘法者可知法界，無有法界能知法界。」

佛語須菩提：「無有一法離於法界，誰知法界？」時須菩提默然不答。

爾時文殊師利語須菩提：「大德！汝今何故不答如來？」

須菩提言：「以我本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何以故？以我本不修習無盡無礙辯故。如是無盡無礙辯者是菩薩有，有礙有盡是聲聞有。」

文殊師利語須菩提：「是法界中有障有礙耶？」

須菩提言：「是法界中無障無礙，無障無礙是法界相。」

文殊師利言：「大德！若其法界無障無礙，汝今何故說時有礙？」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我已證斷，故辯有礙。若知法界而不證者，則辯無礙。」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法界之中有可斷耶？」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而是法界無能斷者，一切法門悉法界故。」

文殊師利言：「若一切法悉是法界，汝何故說『我證於斷』？」

須菩提言：「聲聞境界有限齊故，說時有斷；佛之境界無限量故，說無礙無滯。」

文殊師利言：「法界有生耶？」

須菩提言：「是法界者無有境界，滅諸境界是名法界。」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若無境界、滅諸境界，汝今何故無境界中說法界也？何故說有種種境界？」

須菩提言：「我先不言，有礙有滯是聲聞辯，無礙無滯是菩薩辯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得無礙辯耶？」

「如是。文殊師利！我得是辯。」

文殊師利言：「得無礙辯，何故默然？」

須菩提言：「不知一切眾生根故辯有滯礙，知入一切諸眾生根是菩薩辯，是故菩薩說時無礙。」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汝知法界、得證辯時，是知境界有礙相耶？」

「不也。文殊師利！是智境界是無礙相，非是礙相。」

文殊師利言：「若智境界無有礙相，汝何不說而默然乎？」

是時須菩提語大德舍利弗：「佛常稱為智慧第一。汝今可問，彼當答汝。」

舍利弗言：「汝今可說。我欲從汝及文殊師利聽聞於法。」

須菩提言：「我今不說。何以故？我曾見是文殊師利遊諸佛土，百千萬億佛前說法，令諸聲聞悉皆默然。我今何能於文殊師利前敢有所說？大德舍利弗！東方有國名曰端嚴，彼中有佛，號曰光相如來、應、正遍覺，今現說法。有大聲聞名曰智燈，智慧第一。時彼如來入於寂定，是智燈大聲聞即至梵世，以大音聲而演說法，聲遍三千大千世界。我隨文殊至彼世界，及無量菩薩百千天子侍

從文殊，為聽法故。時文殊師利住光音天發大音聲，遍聞三千大千世界。

「時彼智燈大聲聞，聞如是大聲不能堪忍，從上墜落，其心驚怖身毛皆豎，即便往詣光相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遶三匝已，合掌向佛問於是事：『世尊！誰作如是可畏音聲？我聞是音不能堪忍，從上墜下，如旋嵐風吹於小鳥。』時彼佛告智燈比丘：『有不退菩薩，名文殊師利，現大神通來至此土，為欲見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住光音天發大音聲，是聲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魔宮皆悉隱蔽。』時智燈聲聞白光相佛：『願欲見是文殊師利大善丈夫。』于時彼佛光相如來，即為文殊師利現相，令文殊師利與菩薩眾、諸天眷屬來至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化作蓮華師子座已却坐一面。

「時智燈大聲聞問文殊師利：『汝為何利來至此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大德智燈：『我今為見光相如來，禮敬親近問訊請法，故來至此。』

「智燈問言：『文殊師利！云何名為清淨見佛？云何禮佛？云何親近？云何問訊？云何請問？』

「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若見法淨，名見佛淨。若身若心不低不仰，若不低仰正直而住，不動不搖其心寂靜，行寂靜行，大德智燈！是名禮佛。若不自觀亦不觀他，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不觀難不觀易，不觀作不觀不作，一體一身，一切佛身等入法身，見於自身同入法性，見如不見，無近無遠，大德智燈！是則名為親近於佛。若如來所為修行問非不修行，不見有法不修行者，見自及法入於修行，所問心定無有散亂，問者問處及問訊法俱不可得、無所貪著，於三世中求不可得，如是三場清淨問訊，大德智燈！是則名為問訊於佛。若往來問答不求覓過，隨順所問如來印可，大眾歡喜不嫉他問；有所問時，令無量眾生起莊嚴道

乃至道場，大德智燈！是則名為請問於佛。』

「時光相如來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於如來，應如是禮，如是親近，如是問訊，如是請問。』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智燈比丘：『大德智燈！云何見佛？云何禮佛？云何親近？云何問訊？云何請問？』

「智燈答云：『文殊師利！如汝所問，非我境界。我隨音聲從他而聞，如是所說。』

「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若不解是，汝云何得心解脫耶？』

「智燈答言：『因聖諦故心得解脫。』

「文殊師利言：『云何名聖諦？』

「智燈答言：『獨修無侶名為聖諦。』

「又復問言：『若獨修無侶名為聖諦，云何見平等心得聖解脫？』

「答言：『文殊！我依世諦說，非第一義。』

「又問：『是世諦者入第一義不？』

「答言：『文殊！若不入中，非第一義。』

「又問：『智燈！汝云何言依世諦說非第一義？若其世諦入第一義，即是一諦，謂第一義。』

「時智燈言：『文殊師利！初行菩薩聞汝所說則生驚畏。』

「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汝亦驚畏，況復初行！』

「智燈答言：『都無有能驚畏我者。』

「文殊師利言：『大德！豈不怖畏生死心得解脫也？』

「智燈言：『文殊師利！怖畏厭患，心得解脫。』

「文殊師利言：『是故我說，大德智燈！本亦怖畏況復初行。』

「智燈問言：『文殊師利！菩薩云何而得解脫？』

「文殊答言：『不畏不厭，菩薩解脫。』

「問言：『文殊！不畏不厭言得解脫，此義云何？』

「文殊答言：『菩薩不畏百千萬億魔諸軍眾，菩薩不厭為於一切生死眾生，菩薩不畏集諸善根，菩薩不厭集智莊嚴，以是義故我作是說，不畏不厭心得解脫。』」

「爾時會中有諸天子，以種種華散供文殊師利童子，如是歎言：『若有住處見文殊師利，則為見佛；所說法處，應起塔想。若有眾生聞是法者，當知是人攝諸德已。』」

「時文殊師利語智燈比丘：『佛說大德智慧第一。是智慧者，為是有為？為是無為？若是有為，是生滅三相；若是無為，則無三相。』」

「智燈答言：『修無為故，佛說名聖。』文殊問言：『大德智燈！是無為者可修習不？』『不也。文殊！』文殊又言：『云何大德說修無為名之為聖？』時智燈大聲聞即便默然。

「爾時光相如來告文殊師利：『可說法門，令諸會眾不退無上正真之道。』」

「文殊師利白言：『世尊！一切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示寂靜故。』」

「時有菩薩名曰法勇，在會而坐，問文殊師利：『如來所說及貪瞋癡，是寂靜門示寂靜耶？』」

「文殊答言：『善男子！是貪瞋癡從何所起？』答言：『文殊！從妄想起。』文殊又問：『是妄想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顛倒。』文殊問言：『是顛倒者復住何處？』答言：『文殊！住不正思念。』文殊又問：『不正思念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我我所。』文殊又問：『我我所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身見。』文殊又問：『是身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我見。』文殊又問：『是我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是我見者則無住處。無處是我見處。何以故？而是我者，十方推求了不可得，況復有處。』文殊又問：『善男子！若法十方求不得

者，為是何門？』答言：『文殊！都無有門。』文殊又問：『善男子！而是寂靜頗有門不？』答言：『文殊！是亦無門。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顯示寂靜。』

「說是法時，八百菩薩逮得於忍。文殊師利廣說法已，從坐而起，禮敬光相世尊足已，出眾而去。

「是故，舍利弗！當知無有聲聞菩薩能盡文殊師利辯者。我今何敢與文殊師利有所論說？」

爾時大德須菩提語舍利弗：「大德！復見文殊師利何等神變遊諸佛國？」

舍利弗言：「大德須菩提！我昔曾與文殊師利在於西方遊諸佛土。見有佛土大火災起，於彼火中作蓮華網，文殊師利從中而過。復見佛土火災充滿，文殊師利從中而過，是火觸人，如以堅鞞 yìng 栴檀塗身、臥迦尸衣，柔軟和適甚為快樂。復有佛土空無所有，文殊師利化作梵宮，入於禪定從中而過。復有佛土極為迮狹，其中眾生造諸惡業，文殊師利從中而過，皆令休止而不為惡，成覺慧慈——我當得成無上正道，為斷眾生貪瞋癡故而演說法，令諸眾生得慈三昧，是名菩薩成覺慧慈。

「大德須菩提！我於爾時曾見是事。我又獨處曾作是念：『文殊師利所有神通，與我神通等無有異。』文殊師利知我心已，即便將我遊諸佛國，至火災土而語我言：『汝以神力從是中過。』我時盡以神通之力滅是火已，經七日夜我及文殊乃過此界。過已復至第二三千大千火災世界，倍復廣大，在中住已，文殊師利而語我言：『用誰神力過此世界？』我時答言：『文殊師利！用汝神力過是世界。』◎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繫心在前，以菩薩神力，於一念頃作蓮華網遍覆火上，從中過已便語我言：『大德舍利弗！於意云何？汝神力勝？為我勝也？』我即答言：『文殊師利！金翅鳥王飛速疾耶？為小鳥疾耶？』文殊師利還問我言：『汝意云何？而是二鳥何者為疾？』我時即答：『我之神力如彼小鳥，汝神力勝疾殊特過金翅鳥。』文殊師利即語我言：『大德舍利弗！汝獨處念：「文殊神力、我之神力等無有異。」』我復答言：『不可為比。』文殊問言：『汝云何知？』我即答言：『聲聞之人不斷習氣，是故我本以不等為等。』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乃往過世，於大海邊有二仙住：一名欲法：二名梵與。是時欲法獲得五通，是梵與仙以呪術力能遊空行。時彼二人各以自力，度過大海還至住處。時梵與仙作如是言：「欲法神力、我之神力等無有異。」復更異時，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到羅叉渚，時有羅叉出簫笛音。時梵與仙聞是聲已，從空而墮失呪術力。時欲法仙愍梵與故，捉其右臂將至住處。大德舍利弗！於意云何？是梵與仙豈異人乎？勿作異觀，即汝身是；我即是彼欲法仙人。舍利弗！汝於爾時亦以不等為等，今亦復以不等為等。何以故？以偏見故。』」

爾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我又復念，與文殊師利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佛土已，有國名曰一切莊嚴，佛號寶大，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文殊師利既至彼已，而語我言：『汝今見此佛土不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我言：『見已。』復問我言：『是諸國中悉見何事？』我時答言：『或見滿水，或見滿火，或見空界，或見豐樂。』文殊復言：『汝云何見？』我時答言：『若見滿水便言見水，若見滿火便言見火，若見空界言見空界，若見豐樂言見豐樂。』

文殊師利言：『汝之所見境界如是。』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復云何見諸佛土？』文殊答言：『虛空世界是諸佛世界。何以故？汝幻惑故，見滿水、滿火、空界、豐樂。舍利弗！汝之所見皆各不實，生滅相應。虛空世界不因緣有，其性安住。如是，舍利弗！客塵煩惱污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污。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蓋纏、無結垢行能惱心者，是名無有蓋纏法門。若依此門，一切諸法無能覆蓋，解一切法體性清淨，終無有法能覆心者。』

「大德須菩提！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說法如是。我見其為諸神通事，菩薩不達，沉復聲聞？」

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大德舍利弗！昔於一時，世尊在此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諸菩薩眾萬二千人。是時興大非時雲雨，經七日夜而不休止。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若入禪定七日不食；餘凡夫人及諸學人，五日絕食飢困羸瘦，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我時念言：『是諸比丘甚為大苦，當往白佛。』我時便往佛世尊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諸比丘僧絕食五日極為羸瘦，不能從床而自起止。』世尊告我：『阿難！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彼當充足比丘僧食。』我承佛勅，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到已具說如是之事。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即答我言：『阿難！汝往敷座，若時已至便擊犍槌。』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即便敷座住在一處，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王廣演說法，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不出於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時？』

「文殊師利化作己身，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從房而出，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我時不見。魔王波旬作是念言：『文殊師利師子吼已，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無入出者，不令施食。』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門戶悉閉無往來者。文殊師利即時觀知，是魔波旬隱蔽諸人。『我今當作誠實言誓。』爾時即作是志誠言：『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我此語實，魔蔽當去。令魔自身作居士像，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

「文殊師利須臾之間立此誓已，爾時諸天遍開城中一切門戶，令諸人眾皆趣文殊師利童子。時魔波旬作居士像，於諸四衢街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施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諸樂供具，經百千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時文殊師利以神通力，令所持鉢受諸種種美妙飲食及餅果等，不相和雜如別器盛。八百比丘、萬二千菩薩所食之食在一鉢中，不見此鉢若減若滿。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舍衛大城乞食已足，出舍衛城，以鉢置地語魔波旬：『汝為淨人，可持此鉢在前而去。』時魔波旬不能舉鉢，生慚恥心，語文殊師利：『我今不能舉此地鉢。』文殊師利語波旬言：『汝今成就大威神力，云何不能舉地小鉢？』時魔波旬盡其神力，不能舉鉢如毛分許，怪未曾有，語文殊師利：『我之神力舉伊沙陀山置之手掌擲虛空中，今不能舉如此小鉢一毛分許。』文殊師利語波旬言：『若大眾生大人大力，彼所持鉢非汝波旬所能擎舉。』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即以一指持舉地鉢著波旬手，語波旬言：『汝為淨人，持鉢前行。』時魔波旬盡力持鉢在前而去。

「爾時自在天子與萬二千天子侍從圍繞，來向文殊師利童子，頂禮其足，右繞已畢，語波旬言：『汝非使人，何故持鉢在他前行？』魔言：『天子！我今不堪與有力者爭。』天子語言：『波旬！汝亦成就大威神力。』◎

「◎爾時波旬為文殊師利力所持故，答言：『天子！愚癡之力是為魔力。慧明之力是菩薩力。憍慢之力是為魔力，大智慧力是菩薩力；諸邪見力是為魔力，空無相無作力是菩薩力；諸顛倒力是為魔力，正真諦力是菩薩力；我我所力是為魔力，大慈悲力是菩薩力；貪瞋癡力是為魔力，三解脫力是菩薩力；生死之力是為魔力，無生無滅無有諸行無生忍力是菩薩力。』

魔王波旬說是法時，於天眾中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千二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時文殊師利共魔波旬持此鉢食，置迦利羅華園中已，俱出外去。我時不見文殊師利，乃至食時猶不出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僧眾失於日時？當往佛所具白是事。』即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日時已至。文殊師利猶不出房。』佛告我言：『阿難！汝不到此迦利羅園而看之耶？』我白佛言：『大德世尊！見一小鉢其食滿中。』佛告我言：『速打撻槌集比丘僧。』我言：『世尊！比丘僧多，是一鉢食當與誰耶？』佛語我言：『汝勿慮是。設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諸眾生等，於百千歲食此鉢食，猶不能盡。何以故？是文殊師利力所持鉢，文殊師利有檀波羅蜜無量功德。』我聞佛語，便打撻槌集比丘僧。時此鉢食不相和雜，香美眾味取不可盡，充飽大眾鉢食不減。

「時魔波旬欲惱文殊師利童子，即便化作四千比丘，衣服弊壞威儀麤 cū 惡執持破鉢，鼻眼角眦 lài 捲手脚跛，其形醜 chǒu 惡在下行坐，以此鉢食復充足之。時魔波旬令化比丘人人各食摩伽陀國十種之食，然此鉢食猶滿不減，令諸守園作使之人賦食疲頓。

「時文殊師利以神力持，令魔波旬所化比丘鉢食不減，手口俱滿而不能咽，氣閉眼張悉皆蹙地。文殊師利語波旬言：『汝諸比丘何不更食？』惡魔答言：『文殊師利！是諸比丘在地垂死。汝將不以毒食與耶？』文殊師利語波旬言：已盡毒人當有何毒？內有毒者則施人毒，內無毒者不施人毒。波旬！所謂毒者名貪瞋癡；善讚法中所調伏者，若與人毒無有是處。又魔波旬！所謂毒者無明有愛、見我我所、見無因緣、見於名色、見愛患瞋、見我見眾生、見諸蓋纏，計著諸陰，起種性慢，執著諸入，常住三界繫著所依守護取捨，若來若去愛著於身，堅著壽命，不淨思念愛樂染心，多起諸過，違逆因緣，斷見常見，諂曲憍慢，妄想分別，示現詐偽，執著慳 chāo 窟，出沒卷舒驚畏於空，於無想中生墮落想，於無作中生死畏想，於無著處生起畏想，於出生死生起縛想，於使流中不生度想，助菩提法生非法想，於邪見中生正見想，於惡知識生善知識想，違佛謗法輕慢眾僧，不捨憍慢增長諍訟，實不實想不實實想，於欲樂中生功德想，於有為中心生狂惑，於生死行不見其過，於涅槃中生驚怖想。波旬！如是諸法於妙法中名之為毒。佛正法中無如是事。

「『波旬！甘露法者是名佛法，安隱法者是名佛法，無戲論法是名佛法，無過惡法是名佛法，無結使法是名佛法，出要之法是名佛法，無怖畏法是名佛法，無分別法是名佛法，不執自他法是名佛法，無譏呵法是名佛法，作舍、作依歸依洲渚、作守護法是名佛法，調伏寂法是名佛法，自淨無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正向正趣法是名佛法，無諸妄想善調伏法是名佛法，善教善導隨宜之法是名佛法，自說說他法是名佛法，如法調伏諸外道法是名佛法，降諸魔法是名佛法，斷生死流法是名佛法，正念之法是名佛法，住念處故。正斷法是名佛法，斷諸惡故。神足法是名佛法，觀身心輕故。諸根法是名佛法，信為首故。諸力法是名佛法，無能降

伏故。諸覺法是名佛法，次第覺故。正道法是名佛法，正流入故。三昧法是名佛法，究竟寂靜故。智慧法是名佛法，貫穿諸聖解脫法故。真諦法是名佛法，無忿恚故。諸辯法是名佛法，法辭及義樂說無滯故。明了無常苦無我法是名佛法，呵毀一切諸有為故。空法是名佛法，降伏一切諸外道故。寂靜法是名佛法，趣涅槃故。波羅蜜法是名佛法，至彼岸故。方便法是名佛法，善攝取故。慈法是名佛法，無過智故。悲法是名佛法，無逼故。喜法是名佛法，滅不熹故。捨法是名佛法，所作辦故。禪法是名佛法，滅憍慢故。不斷三寶法是名佛法，發菩提心故。一切安樂無苦惱法是名佛法，不來諸有故。』

「說是法時，魔王所將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世尊！是所歎法，願令我等住是法中。』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大德阿難前白佛言：『大德世尊！今何緣笑？』佛告阿難：『汝見波旬化比丘不？』阿難白言：『見已。世尊！』佛言：『阿難！後五百歲法欲滅時，當有如是惡形比丘，如是惡衣著不齊故，如是下賤如是無智。何以故？後世比丘重於結使，貪著利養多營眾事，捨諸毘尼、越解脫戒、離白淨法，其所去來，重現法利、不重後世，盲聾跛蹇，老謬無智，著種種病，是等皆來於我法中出家受戒，以重眷屬給使人故，不為重法。阿難！我所說法如是正直、如是可愛。當于爾時，不見不聞諸天憂感，魔王波旬當大歡喜無復憂慮。』

「我時問佛：『何故魔王波旬歡喜而無憂慮？』佛告阿難：『以彼惡人作魔業故，魔王波旬無所營作。何以故？由彼比丘無正行故。若有比丘勤加精進如救頭然，如是等人魔則求短。是故阿難！應勤方便，未得令得、未解令解、未證令證，降伏魔黨熾然佛法，護持正法作法供養，莫作放逸。是我教法。』說是法時，五百比丘放捨身命，白言：『世尊！我等不欲見是惡世。』踊處虛空以火

焚身，百千諸天而供養之。二百比丘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百比丘永盡諸漏心得解脫，三萬二千菩薩逮得法忍。釋梵護世及諸眷屬，禮佛足已作如是言：『唯願世尊久壽住世，勿使我等見是惡世。世尊！若有眾生得聞此經，終不更作懈怠非法，亦更不作魔諸惡業。』我時聞已悶絕躄地。

「大德舍利弗！我見文殊師利童子成就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及所說法我自親見。」

時大德迦葉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希有神通。舍利弗！爾時世尊成佛未久！我久出家。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始初至此娑婆世界！從寶王世界寶相佛所來！欲見佛釋迦牟尼供養恭敬。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夏坐三月。我時不見文殊師利，若如來前、若眾僧中、若於食時、若說戒日、若僧行次，都不見之。過三月已，臨自恣時乃見其面。我即問言：『文殊師利！何處夏坐？』即答我言：『大德迦葉！我住在是舍衛大城波斯匿王后宮一月，復一月住童子學堂，復一月住諸婬女舍。』我聞是已心甚不悅，即作是念：『云何當共是不淨人而作自恣？』我即出堂，便擊犍槌欲擯文殊師利童子。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師利童子：『汝往看是摩訶迦葉今者何故打犍槌也？』白言：『世尊！我已見之，欲擯於我。』佛語文殊師利童子：『今可現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令彼聲聞心得清淨，勿於汝所生不淨心。』於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入三昧，其三昧名現一切佛土。文殊師利入三昧時，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頭陀第一，悉打犍槌。

「于時世尊即問我言：『摩訶迦葉！汝今何故打於犍槌？』我言：『世尊！文殊師利自說是言：「夏三月中，住王后宮及婬女舍。」為擯是故打於犍槌。』爾時世尊身放光明遍照十方，而告我言：『汝今遍觀十方世界，為見何事？』我時遍觀無量無邊恒河沙數十方

世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而打毬槌，欲擯文殊；是一切處亦有文殊在佛前坐。佛告我言：『汝今欲擯何處文殊？為此世界？為十方界？』我時即禮佛世尊足，作如是言：『聽我悔過。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成就菩薩如是不可思議功德。我從佛所成有量智，而欲度量無量智慧，以不知故而打毬槌。』佛告我言：『摩訶迦葉！汝之所見十方世界文殊師利，亦復夏三月住王后宮及姪女舍。此間文殊師利童子，令是波斯匿王宮中五百女人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令五百姪女五百童子得不退轉無上正道，復有百千眾生以聲聞法而調伏之，無量眾生得生天上。』我時白言：『大德世尊！文殊師利為說何法，乃能如是教化眾生？』佛言：『迦葉！汝今可問文殊師利，自當答汝。』

「我時即問文殊師利：『汝說何法教化調伏如是眾生？』彼答我言：『非唯說法教導眾生。大德迦葉！或有眾生以娛樂樂而調伏之，或以護持，或以威伏，或以財攝，或以貪求，或現大莊嚴，或現神通，或現釋身，或現梵身，或現護世身，或轉輪王身，或隨各各所事諸天而為現身。或以軟語，或以麁 cū 語，或二俱用。或以謫 zhé 罰，或以密益，或現作子。何以故？大德迦葉！眾生有於雜種之行，以雜種法而調伏之。大德迦葉！我以方便化眾生界，然後說法令其究竟畢竟調伏。』

「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所調伏有幾眾生？』即答我言：『大德迦葉！我所調伏，等如法界。』我又問言：『法界幾許？』文殊答言：『如眾生界。』我又問言：『眾生界者復有幾許？』即答我言：『如虛空界。如是迦葉！眾生界、法界、虛空界，等無有二、無有別異。』我又問言：『文殊師利！佛空出世無所調伏。』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如人熱病，是人種種妄有所說。是中寧有天鬼持耶？有大明醫飲彼人酥，熱病即愈止不妄說。於意云何？是中頗有天鬼去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由飲蘇故熱病除

差。』『大德迦葉！是良醫者多利彼不？』我言：『如是。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世間如是，顛倒熱病，無我我想。住我想已，流轉生死。是故如來出現于世，隨彼形色應解法門，知解我想斷於顛倒，為彼眾生而演說法。既聞法已，除一切想無所執著。知解想已，越度諸流到於彼岸，名為涅槃。大德迦葉！於意云何？是中頗有我及眾生、壽命、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我時答言：『無也。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為是利故如來出世，但為顯示平等想故，不為生、不為滅，但為解知煩惱不實。』

「我時語言：『文殊師利！菩薩所作甚為難有，所謂觀知眾生之性畢竟寂靜，為欲利益一切眾生，不捨莊嚴、不沒不出。眾生之性畢竟涅槃，猶復能發大誓莊嚴。』

「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菩薩莊嚴等同如如。』

「我又問文殊師利：『願說菩薩發大莊嚴。』

「文殊師利言：『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有三十二。何等三十二？菩薩攝取無量生死發大莊嚴，如夢空性故。

「菩薩滅度無量眾生發大莊嚴，無我相故。

「菩薩供養給事無量諸佛世尊發大莊嚴，同法身相故。

「菩薩聽受一切佛法發大莊嚴，如響聲相故。

「菩薩守護一切佛法發大莊嚴，解達諸法平等相故。

「菩薩降伏一切諸魔發大莊嚴，一切結使性相淨故。

「菩薩降伏一切外道發大莊嚴，令有無見者，解因緣相故。

「菩薩所有一切悉捨發大莊嚴，一切悉捨無餘相故。

「菩薩集戒頭陀功德發大莊嚴，無行相故。

「菩薩忍力發大莊嚴，無傷相故。

「菩薩精進發大莊嚴，解知身心寂靜相故。

「菩薩一切禪定解脫發大莊嚴，捨離一切所依相故。

「菩薩無礙般若波羅蜜發大莊嚴，淨除無明癡見相故。
「菩薩方便發大莊嚴，示現一切所作相故。
「菩薩大慈發大莊嚴，如空相故。
「菩薩大悲發大莊嚴，解知五道虛空相故。
「菩薩大喜發大莊嚴，無憂惱相故。
「菩薩大捨發大莊嚴，離苦樂相故。
「菩薩修滿大神通智發大莊嚴，猶如掌中觀見解脫無疑相故。
「菩薩不念諸法無我發大莊嚴，不畏墮彼聲聞、緣覺地之相故。

「菩薩觀陰猶如怨賊發大莊嚴，知幻相故。
「菩薩觀四大猶如毒蛇發大莊嚴，同法界相故。
「菩薩觀入猶如空聚發大莊嚴，知怨賊相故。
「菩薩不著三界發大莊嚴，無櫟 cháo 窟故。
「菩薩決定攝取諸有發大莊嚴，有非有相故。
「菩薩大悲發大莊嚴，不退相故。
「菩薩為大醫王發大莊嚴，隨諸眾生所有疾患施法藥相故。
「菩薩為大商主發大莊嚴，示導三乘出道相故。
「菩薩不斷於三寶種發大莊嚴，知報一切佛恩相故。
「菩薩知諸法性無生發大莊嚴，得於無生法忍相故。
「菩薩為得不退轉地發大莊嚴，捨於三界一切結使及捨聲聞、緣覺地相故。

「菩薩莊嚴道場發大莊嚴，以一念相應慧如實了知諸法相故。
「如是迦葉！是名菩薩三十二種發大莊嚴。菩薩摩訶薩以是莊嚴自莊嚴者，是四大體可易其性，而是菩薩於無上道終不退轉。』

「我即答言：『發大莊嚴猶尚不退，況三十二？文殊師利！聲聞法中無有莊嚴。』

「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是故聲聞無大莊嚴，如諸菩薩乃

至名字。大德迦葉！於意云何？如大健夫以諸鎧仗善自莊嚴執持利刀，有怯弱人粗自莊嚴。是二莊嚴可相比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言：『以是義故，大德迦葉，菩薩莊嚴，一切聲聞及諸緣覺之所無有。』

「說是菩薩大莊嚴時，萬二千天子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是故，舍利弗！我見文殊師利童子不可思議神通智慧，如是無量。」

爾時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為。昔於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林，與大比丘五百人俱。是時薩遮尼乾陀子住毘舍離大城之中，與六萬眷屬俱，供養恭敬。我入三昧觀是尼乾，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我時即往而為說法；無有專聽無善好心，反見輕笑出麤 cū 惡言。我時唐苦於三月中無一受化，過三月已我心不悅便捨而去。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百異道自為師範，將五百弟子往詣薩遮尼乾子所，頂禮其足，白薩遮言：『我遙承聞大師名德，故遠而來至毘舍離。汝是我師，我為弟子。願見納受垂愍教誨，令我不見沙門瞿曇，令我不聞彼相違法。』

「薩遮答言：『善哉善哉！汝意純淨，不久當解我調伏法。』爾時薩遮即便宣令己之徒眾：『此五百摩納，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互相諮問，彼若所說汝專心受。』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五百化弟子，聽次第坐，受用尼捷戒法，威儀殊勝於彼。時時讚說三寶功德，亦復讚歎薩遮功德，令彼諸人心相親附。復於異時知眾已集，文殊師利便作是言：『我等所行呪術經書毘提遮經，若讀誦時，沙門瞿曇所有功德，有入我等經中來者。是沙門瞿曇有實法功德。何以故？是沙門瞿曇所生成就，父母清淨轉輪王種，以百福相莊嚴其身。又聞生時，大地震動釋梵扶侍，自行七步口出是言：『我於一切世中最勝、世中最

大，我今當為滅諸生死。」空中自然出生二水釋梵洗浴，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放大光明遍照世界，滅諸惡道聾盲視聽。當于是時一切眾生不為結惱，安樂無為。婆羅門相：「若不出家作轉輪王，若其出家作佛法王。」而彼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於道場上降伏百億魔，成菩提道轉妙法輪。沙門婆羅門、魔梵及世、若天若人，一切世間無能轉者。所說真正，初中後善。

『云何初善？謂身善行、口意善行。云何中善？學行勝戒、學勝定勝慧。云何後善？謂空三昧解脫法門、無相三昧解脫法門、無願三昧解脫法門。復次初善者信欲不放逸，中善者定念一處，後善者善妙智慧。復次初善者信佛不壞，中善者信法不壞，後善者信於聖僧得果不壞。復次初善者從他聞法，中善者正念修行，後善者得聖正見。復次初善者知苦斷集，中善者修行正道，後善者證於盡滅。是名聲聞初中後善。』

『云何菩薩初中後善？若不捨於菩提之心是名初善，不念下乘是名中善，迴向一切智是名後善。復次初善者於諸眾生慈心平等，中善者於諸眾生起大悲心設何方便，後善者喜捨同等。復次初善者降伏慳貪、捨離破戒、遠離瞋恚、斷除懈怠、不住亂心、殺害無知，中善者施、戒、忍、進、禪定、智慧，後善者以諸波羅蜜迴向一切智。復次初善者謂四攝法教化眾生，中善者不惜身命守護正法，後善者善巧方便不墮正位。復次初善者如地等持不捨一切菩薩行心，中善者以善方便知進知退住不退地，後善者於一生灌頂正位。是名菩薩初中後善。』◎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外道眾中漸次開示如是正法，令五百外道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八千外道發於無上正真道心。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所可化作五百徒眾，於文殊師利前五體投地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餘諸外道未信解者，見五百摩納作如是語，亦皆效彼五體投地而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爾時釋提桓因以曼陀羅華各與諸人，而作是言：『汝可以此供養於佛。』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與諸大眾，恭敬圍繞詣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時諸大眾亦皆禮佛，却住一面。爾時尼乾外道弟子以曼陀羅華散供佛已，右繞三匝，於一面住。文殊師利所化摩納，以文殊師利力所持故，白言：『世尊！我等今來不為見佛。何以故？如來者名為法身。世尊！我等不為聽法。何以故？不可聽者名之為法。世尊！我等不為僧德。何以故？如來聖僧修無為故。世尊！我等不為功德。何以故？是法界中無有功德，咸稱讚故。世尊！我等不為修道。何以故？一切諸法究竟道故。世尊！我等不為得果。何以故？無葉華果名為解脫。世尊！我等不為知苦。何以故？離於二行名為解脫。世尊！我等不為斷集。何以故？諸法究竟無和合故。世尊！我等不為證滅。何以故？一切諸法畢竟滅故。世尊！我等不為修道。何以故？離有無故。世尊！我等不修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離處非處故。世尊！我等不為正斷。何以故？一切諸法離善、不善、無記行故。世尊！我等不為神足。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去來故。世尊！我等不為於根。何以故？一切諸根是離義故。世尊！我等不為於力。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力非力故。世尊！我等不為於覺。何以故？第一義中無有覺故。世尊！我等不為正道。何以故？無有去盡世間邊故。世尊！我等不為修定。何以故？常寂定中無憊動故。世尊！我等不

為修慧。何以故？出世間慧無餘雜故。世尊！我等不為三明。何以故？彼此明處畢竟無故。世尊！我等不為解脫。何以故？性法善繫故。世尊！我等不為沙門。何以故？離結聚故名為沙門。世尊！我等不為婆羅門。何以故？斷諸形色名婆羅門。世尊！我等不為比丘。何以故？法性無壞故。世尊！我等不為彼岸。何以故？六入常滅故。世尊！我等不為少欲。何以故？乃至無有少許欲故。世尊！我等不為知足。何以故？法無取故。世尊！我等不為寂靜。何以故？身心無失故。世尊！我等不為知識。何以故？不與三界共住止故。世尊！我等不近親友。何以故？不見有二故。世尊！我等不為阿練兒。何以故？三界諸行皆阿練兒故。世尊！我等不修無諍。何以故？獨一無侶名為無諍。世尊！我等不為乞食。何以故？我等永斷於食相故。世尊！我等不畏一切生死諸行。何以故？不見實故。世尊！我等不怖畏避貪瞋愚癡。何以故？無有妄想諸分別故。世尊！我等不勤斷結。何以故？一切煩惱其性如如，無染污故。世尊！我等不出我見。何以故？自身非身故。世尊！我等不淨諸見。何以故？諸煩惱性如如相故。世尊！我等不斷顛倒。何以故？常樂我淨性解脫故。世尊！我等不度諸流。何以故？不見此岸及彼岸故。世尊！我等不斷五蓋。何以故？是蓋解脫所貫穿故。世尊！我等不出諸纏。何以故？是真實際無纏相故。世尊！我等不為斷悔。何以故？不悔真諦名為沙門。世尊！我等不捨離疑。何以故？常信清淨解脫法故。世尊！我等不拔憂箭。何以故？為解脫信所貫穿故。世尊！我等不為涅槃。何以故？一切諸法究竟涅槃故。』

「說是法時，二百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是時眾中二百比丘，先得四禪住增上慢，謂最後身，輕慢他人，從坐起去，作如是言：『是所說法，與諸一切世間相違。我等本聞說隨順法，而今聞說非法、非毘尼、非導師說。』」

富樓那言：「我時即語文殊師利：『是二百比丘從坐起去，作如是言：「是所說法，與諸世間共相違反。」』文殊師利言：『大德富樓那！有因緣故，是所說法與世相違。何以故？富樓那！世間住著陰、界、諸入是諸人等，欲捨生死趣向涅槃，而不能知生死實性永不可得即是涅槃，不知是中無生死行、無至涅槃。忍是不知，言與生死世間相違。計有四諦者與是相違，第一義中無有是四，又無道無德。言相違者以住二故，若已住二便有相違。道平等故一切法等名為無二，若解無二則不相違。若計我者有增上慢，有增上慢則有相違。若不作上亦不作下，是平等中不作上下、無作無不作，若如是者名無增上慢，若無增上慢則無相違。如佛所說，我不與世諍世間與我諍。何以故？諍訟等事佛悉斷故。何等是名為諍訟本？所謂是實是不實、是正是邪。如佛說言，婆羅門所言實者。於汝意云何？為是虛妄非是實耶？正也邪也？若是俱無，汝以何事而得知也？』

「爾時文殊師利於二百比丘所去道前，化滿大火，令不能過。隨所趣方，皆見滿火而不能過，即以神力欲乘空去，上見鐵網而籠遮之。時是比丘，上見鐵網、下見大火，不知方所驚怖毛豎，唯見趣向祇陀林道，以雜蓮華而莊嚴之，及見多眾趣向佛所欲聽受法，即便迴還至祇陀林迦利羅華園向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富樓那言：「我時即問彼諸比丘：『汝至何處？從何所來？』諸比丘言：『大德富樓那！我是羅漢，諸漏已盡，成就四禪具諸神通。我從文殊師利童子聞相違法，棄捨而去。見此佛土滿中大火而不能過，即以神力上昇虛空，復見鐵網籠遮於上，下見大火。我等今欲問佛漏盡阿羅漢地。』時佛告我：『富樓那！若有大火能避大火，無有是處。富樓那！若墮見網能出鐵網，無有是處。富樓那！若墮愛水能過水界，無有是處。何以故？富樓那！是諸比

丘有貪瞋癡火未斷滅，以是事故不能出火。富樓那！是諸比丘墮在見網，是故不能出於鐵網。富樓那！是諸比丘墮在愛水，能過大水無有是處。富樓那！而是火界、鐵網、水界，無有來處、去無所至，文殊師利力所持故見如是事。富樓那！貪欲瞋癡、諸見有愛如是諸法，無有來處去無所至，從於顛倒妄想分別欲貪自他，由是故生，死生無我無有所屬。若無亂心起正修行，於一靜處莊嚴修禪，若得禪已不起憍慢不住不著，定心所作觀察諸法，何法是因？何法是緣？如是觀察如實而見，所謂無明緣行乃至憂悲大苦聚集，是名墮邪。如是無明滅則行滅乃至憂悲大苦聚滅，是名正見。是無為正位，無有過去無明可滅，無未來現在無明可滅，但不正思念便起無明。若無明滅，不正思惟更不復起；若是不正思惟滅者無明亦滅。無明若滅名畢竟滅，是故無明滅則諸行滅。若正思惟如實觀知，是四大身癡無所知，如草木瓦礫、如影如焰，如我所說，是身如是、是心如是、是意如是、是識如是。是心無形色，不可抱持，猶之如幻不可言說，非外非內非兩中間而可得之。若有比丘如是成就正思惟者，知一切法本來不生，若法不生即第一義。』說是法時，是二百比丘不受諸法，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爾時薩遮尼乾陀子失諸徒眾，愁憂不悅來趣舍衛，至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迦利羅園佛世尊所，共相問訊却住一面，白言：「瞿曇！我數數聞沙門瞿曇以幻術力奪他徒眾，今乃親見。令文殊師利破我徒眾，將至佛所受行邪法，不來我所、不受我教，聽用在意。」

是時有一出家外道名曰勝志，在會而坐。是勝志外道以親厚意語薩遮言：「止止尼乾！勿於世尊及比丘僧、文殊師利所生不敬心，莫長夜失利受苦，不樂墮在惡道。薩遮尼乾！聽我說喻以明斯義。譬如有人愚癡無智欲求索酥，持瓶往趣恒河取水，至於異處以鑽鑽之，甚大疲苦了不見酥。如是尼乾！汝諸外道，欲修斷

結受戒炙身，威儀法用悉皆是邪，無所能斷；猶如彼取恒河水人。復於世尊調伏法中而起瞋恚，當墮地獄畜生餓鬼。」又言：「尼乾！復有一人生便聰慧，欲求蘇時，取純好乳盛著器中，以鑽鑽之，用功甚少大得生酥，從於生酥轉得熟酥，復因熟酥轉得醍醐。如是尼乾！佛正法中在家出家，具足淨信多有解向，勤修勝進速得解脫。如彼智人為得酥故，以乳置器。又復尼乾！如有二人，其一人者破彼一人百千瓦器，以好寶器而用償之。尼乾！於意云何？是人為損彼人不也？」

尼乾答言：「不也。勝志！」

「如是尼乾！外道弟子如彼瓦器，破已便入如來法中，如得寶器增而無損。又復尼乾！如有商主愚無方便，將諸人眾至於非道。復有商主有大智慧，愍是諸人安置正路。如是尼乾！汝等如彼自稱為師，是不知道者、不善道者、不見道者、不能說道，是故汝等引導眾生趣於非道。今者世尊為大商主，知導善道、見道說道，導諸外道安置正路。尼乾！汝之徒眾悉在於此，汝可將去。」是時餘有萬二千人，還從薩遮服道而去。其餘住者已逮得明，佛即告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爾時佛告勝志外道：「汝今見此萬二千人隨從薩遮去者不也？」

「見已。世尊！」

佛言：「勝志！是等諸人悉當至彼彌勒佛所初會數中。何以故？是等由聞如是深法及供養我。而是薩遮亦彌勒佛所智慧第一，如今我所舍利弗也。何以故？我知是人於我信解，以我慢故不捨是見。」

爾時勝志語文殊師利：「後末世中多有比丘起增上慢？」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後末世中法欲滅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何以故？不能修行得四禪故，得四禪已起增上慢。後末世中法欲滅時，諸比丘等不能住心，況得四禪？是故善男子！後末世

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又善男子！增上慢者凡有二種。何等二？一者信見，二者禪慢。起禪慢者，為於利養及名稱故起增上慢。是信見者，起增上慢謗佛正法。是增上慢者，當墮地獄，畜生，餓鬼。」

勝志問言：「文殊師利！欲知他心是增上慢，當云何知？」

文殊師利言：「凡夫人者欲得涅槃，實非羅漢。若聞是說驚畏恐怖，當知此是凡夫之人增上慢也，非是如來實阿羅漢。若從他聞驚畏恐怖，當知是人即是凡夫，是增上慢非是羅漢，是猶能淨報所施恩，然非羅漢。若無一切結使煩惱，彼無所依，是世福田；若有一切結使煩惱，則有所依，非世福田。若在中，當知是人為增上慢。一切諸法攝入涅槃，若於是中分別觀察，當知是人為增上慢。一切諸法不應知不應斷，不應證不應修。不知此實，當知是人名增上慢。」

勝志問言：「文殊師利！無增上慢者有何印相？」

文殊師利言：「不違無滅，是無增上慢之印相。何以故？無有音聲能令其人生驚怖畏，如師子王，一切音聲不能令其驚畏恐怖。無增上慢比丘亦爾，聞諸音聲不生恐怖。何以故？彼知音聲猶如響故，如彼響聲無心意識而有音聲。如是如實知心意識，一切音聲皆從緣起無有真實。如是知己，不知何法定名為聲。若聞佛聲而不貪愛，聞外道聲復不呵毀，聞善淨法心不貪愛，聞垢污法而不呵毀，善知一切所有音聲前後際故。如是印相無增上慢，無高下印、如實印、正見道印、入一道印、入法界平等印、如不懷印、不違如印、住實際印、第一義空印、三世等印、初無生印、觀正法性印，如是等印印一切法。如是比丘名為無諍，聞已無疑，不驚不畏不恐不怖，不得於我不得於法，一切平等。」

爾時勝志外道白言：「世尊！我今從是善知識所，聞是真道大乘功德。世尊！我今從是文殊師利聞說是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善哉世尊！唯願如來如應說法，令我聞已速疾修集助菩提法，速得無上正真之道，廣為一切無量阿僧祇諸眾生故。」

佛告勝志：「菩薩有二法，速得明達具足大乘。何等二？所謂精進及不放逸。是中精進，謂如法得財一切悉捨；不放逸者，施不望報，皆以迴向於一切智。又精進者，正斷一切惡不善法，成滿具足一切善法；不放逸者，謂堅持淨戒不為後生，悉以迴向於無上道。又精進者，不惜身命修行忍辱；不放逸者，於諸眾生無侵害心。又精進者，進諸善法無有厭倦；不放逸者，進諸善根向無上道。又精進者，於諸禪支心無疲倦；不放逸者，於諸禪支不貪味著。又精進者，進諸多聞無有厭足；不放逸者，正念修行聖智聖慧。又精進者，不捨四攝；不放逸者，起化眾生。又精進者，身心堅住；不放逸者，不得身心捨離著法。又精進者，慈心等緣一切眾生；不放逸者，不得所緣眾生慈法。又精進者，教他眾生發一切智心；不放逸者，觀一切法皆悉如幻，而不捨離一切智心。又精進者，發起三昧；不放逸者，將護不令墮於漏盡。又精進者，如救頭然修集聖諦；不放逸者，不隨證滅。又精進者，為滿諸相集善無倦；不放逸者，觀於法身。又精進者，修淨佛土；不放逸者，淨眾生界。又精進者，集三十七助菩提法；不放逸者，安住寂靜解脫之法。勝志當知！菩薩所有善方便業，皆由精進而得成辦；菩薩所有一切智業，因不放逸而得成就。是故說言，菩薩成就智慧方便，不畏退轉無上正道。」

說是法時，勝志外道得無生法忍，心淨喜悅，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諸天伎樂不鼓自鳴，天雨眾華。

爾時世尊知勝志心而便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若干百千雜色光炎從面門出，普照無量無邊世界，上過梵世，障日月光、隱蔽魔宮，還右繞身百千匝已從頂上入。

爾時大德阿難承佛神力，從坐而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而說偈言：

「智慧福力華，	圓光導世間，
三十二相華，	雜好以自嚴。
行如象師子，	精進力勇出，
世尊何故笑？	願導師演說。
其言如雷音，	佛音師子吼，
迦陵頻伽音，	柔軟梵音聲，
三千世界聲，	諸天及與人，
欲比佛音聲，	算數不能及。
聲聞及緣覺，	并及諸菩薩，
智無與佛等，	不知一切智。
牟尼智力說，	為於何事笑？
人天龍修羅，	聞疾得菩提。
心得離二邊，	亦不執於中，
一切無執著，	等同如虛空。
一切無能數，	過一切世上，
我問等空智，	以何因緣笑？
青綠金色光，	紅紫赤白色，
從面門出炎，	如恒河沙等，
普照無量界，	廣遠如虛空，
滅惡道得樂，	導師光觸故。
若放膝光明，	是授聲聞記，
若手放光明，	是記辟支佛。
佛定記大乘，	一切智慧道，
光利眾生已，	還入無垢頂。
善哉人中天，	三界所供仙，

願如實敷演， 導師一向說。
斷疑悅大眾， 以何因緣笑？
千萬億眾生， 聞已心歡悅。」

如是請已，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勝志善男子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得無生忍，合掌禮我，百千諸天而供養之。」

阿難白言：「見已。世尊！」

佛言：「阿難！是勝志善男子，曾於七十二億佛所種諸善根行菩薩道，修集無上正真之道。爾時常作大轉輪王，恭敬供養是諸如來，尊重讚歎，常修梵行，悉皆護持是諸佛法。阿難！是勝志善男子從今已往，當值無量無數諸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常修梵行，令無量阿僧祇眾生住菩提道。過是無量阿僧祇劫集菩提道已，當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號智光王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至佛、世尊，出現於世。國名嬉見，劫名一寶嚴。阿難！是嬉見土所受用物，猶如他化自在天中。彼國眾生不漏色聲香味觸法，無諸惡色，彼諸眾生互相恭敬歡喜悅樂，是諸眾生皆悉往見智光王佛，乃至夢中亦常見佛不離念佛，是故彼土名曰嬉見。於是劫中，唯一如來施作佛事，佛及眾生壽等一劫，是故彼劫名一寶嚴。阿難！是智光王佛，純菩薩僧九十二億，皆是初會得不退轉。是智光王如來欲涅槃時，先當授彼師子進去菩薩記，當得作佛，號師子相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至佛、世尊，壽十中劫然後涅槃，當有無量無邊菩薩僧。佛涅槃時，以全身舍利起一寶塔，縱廣六十由旬、高八十由旬，眾寶嚴飾，無量眾生而供養之。」

爾時勝志菩薩從空來下，頂禮佛足，右繞七匝，向佛歎說不壞法界偈：

「色界及法界， 眾生界同等，
是界等智界， 今授我記已。
受界煩惱界， 與空界同等，

諸法同是界，	今我同此來。
法界及欲界，	及與於三界，
等同如虛空，	我記同於是。
生死界涅槃，	等住如法界，
是界及水界，	地界風火界，
陰入及與界，	眼界眼識界，
意界及法界，	是境界同等。
不授我陰記，	不授界入記，
不授名色記，	不授內外記，
以音聲故知。	導師受我記，
音聲是寂靜，	佛無有心意，
作心而授記，	我亦無有識，
得受於道記，	如我佛亦然，
如佛我亦然，	諸眾生亦爾，
授記受記爾。	受記是真實，
如如悉捨離，	不壞於法界，
安住真實際。	我禮等正覺，
同入一切法，	如虛空無作，
學知方便故。」	

爾時勝志菩薩偈讚佛已，頂禮佛足，右繞七匝，却坐一面。

爾時佛告阿難：「汝受持是經，讀誦書寫，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阿難白言：「我已受持。世尊！此經何名？當云何奉持之？」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文殊師利神通所持』，亦名『滅除一切諸魔外道音聲』，亦名『採寶』，亦名『寶篋』，如是受持。」說是經已，文殊師利童子、勝志菩薩等，及大聲聞大德阿難，及諸大眾，天、龍、夜叉、諸天及人、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此禮出大乘一切境界智光明莊嚴經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鑑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眾二萬五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與大菩薩摩訶薩七十二那庾多俱胝。文殊師利菩薩而為上首。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稱揚如來說伽他曰。

無色無形相	無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	敬禮無所觀
不去亦不住	不取亦不捨
遠離六入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法	離有離無故
行於平等故	敬禮無所觀
出過於三界	等同於虛空
諸欲不染故	敬禮無所觀
於諸威儀中	去來及睡寤
常在寂靜故	敬禮無所觀
去來悉平等	已住於平等
不壞平等故	敬禮無所觀
入諸無相定	見諸法寂靜
常在三昧故	敬禮無所觀
無住無所觀	於法得自在
慧用常定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六根	不著於六境
常在一相故	敬禮無所觀
入於無相中	能斷於諸染

遠離名色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有相	亦離於諸相
入相於無中	敬禮無所觀
無分別思惟	心住無所住
諸念不起故	敬禮無所觀
無藏識如空	無染無戲論
遠離三世故	敬禮無所觀
虛空無中邊	諸佛心亦然
心同虛空故	敬禮無所觀
諸佛虛空相	虛空亦無相
離諸因果故	敬禮無所觀
不著於諸法	如水月無取
遠離於我相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蘊	不著於處界
遠離顛倒故	敬禮無所觀
常等於法界	我見悉皆斷
遠離二邊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色	非取亦非捨
遠離非法故	敬禮無所觀
證無障礙法	通達於諸法
遠離魔法故	敬禮無所觀
非有亦非無	有無不可得
離諸言說故	敬禮無所觀
摧折我慢懂	非一亦非二
遠離一二故	敬禮無所觀
身口意無失	三業常寂靜
遠離譬喻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智常住	應現無功用
遠離諸過故	敬禮無所觀
微妙無漏念	無限無分別
等情非情故	敬禮無所觀
以心無礙故	悉知一切心
不住自他故	敬禮無所觀
無礙無所觀	常住無礙法
遠離諸心故	敬禮無所觀
心常無所緣	自性不可得
平等難量故	敬禮無所觀
以無所依心	悉見諸刹土
知諸有情故	敬禮無所觀
諸法薩婆若	畢竟無所有
佛心難測故	敬禮無所觀
諸法由如幻	如幻不可得
離諸幻法故	敬禮無所觀
佛常在世間	而不染世法
不染世間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智常住	空性空境界
言說亦空故	敬禮無所觀
證無分別定	得如幻三昧
遊戲神通故	敬禮無所觀
非一亦非異	非近亦非遠
於法不動故	敬禮無所觀
一念金剛定	剎那成等覺
證無影像故	敬禮無所觀
於諸三世法	成就諸方便

不動涅槃故	敬禮無所觀
涅槃常不動	無此岸彼岸
通達方便故	敬禮無所觀
無相無所有	無患無戲論
不住有無故	敬禮無所觀
智處悉平等	寂靜無分別
自他一相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平等禮	無禮無不禮
一禮遍含識	同歸實相體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菩薩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說如來功德一切諸法本來清淨。文殊師利假使有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成辟支佛。不如有人聞此功德一念信解。即超過彼百千萬倍。如是展轉無能稱讚譬喻校量。具如本經所說。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luó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菩薩及比丘僧無量百千億那由他眾俱。**其諸菩薩**，一切皆得大智善權quán，悉能通達無字法藏，具樂說辯不違真俗，勇猛精進永離蓋gài纏，調伏諸根無所執著，憐愍眾生如視一子，愛重實智如大寶洲，慚愧為身定慧為首，以大慈悲而為體性，知善不善、實不實法，照了二空住勝妙地，得大名稱永安隱wěn眠，決定修行最上之法，永離胎藏下劣之身，示現受生守護hù國土，諸所施為普遍賢善，離於三界能救三界，其行清淨善達自他，皆得具足如是功德。**其名曰：**勝思惟菩薩，

勝趣行菩薩，妙音菩薩，美音菩薩，辯具菩薩，辯聚菩薩，珠髻菩薩，千輻fú菩薩，法輞wǎng菩薩，法響xiǎng菩薩，蓮花面菩薩，蓮華眼菩薩，持地菩薩，持世菩薩，聲遍大地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一切皆是童子像類，於此眾中而為上首，各各與己眷屬等俱。

爾時，觀世音菩薩，與無量無數灌頂受職zhí諸菩薩眾之所圍繞；

得大勢菩薩，與無量億大梵天眾之所圍繞；

勝思惟菩薩，與無量菩薩及天主帝釋之所圍繞；

虛空藏菩薩，與無量四天王眾之所圍繞；

眾所知識菩薩，與無量婁女之所圍繞；

普賢菩薩、離疑菩薩、不空見菩薩、止諸蓋菩薩、無量善巧藥王菩薩、藥上菩薩等，各與無量菩薩大眾之所圍繞；

長老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迦葉等，各與一切大阿羅漢之所圍繞；

乃至十方恒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日月諸天子等，各以威光來至佛所，以佛神力，彼彼威光不能照曜yào，猶如聚墨比閻浮金；

又有無量那羅luó延天，及以水天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等，亦與眷屬之所圍繞；

美音乾闥tà婆王，亦與無量乾闥婆眾之所圍繞；

無濁迦婁lóu羅王，與七億迦婁羅王眷屬圍繞；

乃至十方恒沙世界一切菩薩，各請已佛，與眷屬俱，來至此間娑婆世界，持諸上妙出世供具，供養於佛及菩薩已，各禮佛足却住一面，坐蓮華座瞻仰世尊。

爾時，勝思惟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為四眾，欲問如來二字之義，惟願如來為我解說，令我等輩咸得利益。”

爾時世尊告勝思惟菩薩言：“善男子！如來豈qǐ為一眾生故出現於世？乃為利益無量眾生出現於世。善男子！汝今乃能為四眾故，請問於我二字之義。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於是勝思惟菩薩蒙佛聽許，白佛言：“世尊！有何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miè及以守護hù？復有何法，如來克證及以覺知？如是二義惟願為說。”

爾時，佛讚勝思惟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無量福慧，復為如來加威神力，乃能問我如是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男子！有一種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欲貪。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瞋恚huì。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愚癡chī。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我執zhí。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懈怠dài。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睡眠。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染愛。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疑惑。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無明。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如上所說如是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汝問於我，復有何法，菩薩摩訶薩應守護者，今為汝說。善男子！有一種法，菩薩摩訶薩常當守護。何等一法？所謂己所不欲，勿勸quàn他人。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常應守護。何以故？若菩薩摩訶薩守護此法，即是守護諸佛如來一切戒藏。如諸菩薩，自愛命者則不應殺shā，自愛財者則不應盜，自愛妻者不應侵他，自愛實shí語不應誑kuáng彼，自愛和合不應間jiàn他，自愛正直不應邪綺qǐ，自愛柔軟不應惡罵mà，自愛止足終不於他而生貪欲，自愛仁恕終不於他而生瞋恚huì，自愛正見終不教他令生邪見。

“善男子！如是菩薩發意說言，‘我今敬順如來正教，應當勤心守護此法’，是名菩薩摩訶薩守護一法。善男子！我見如是諸菩薩等，欲求無上大菩提者，悉為樂故而求菩提，無有為苦求之者也。善男子！是故我說己所不欲，勿勸quàn他人。如是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守護。”

爾時勝思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等之法，如來克證zhèng及以覺知？惟願為我開演其義。”

佛言：“善男子！無有一法而是如來所覺所證zhèng。何以故？於諸法中無覺無證，此是如來所證所覺。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法，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本無有滅，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性離二邊，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本無有實，如來覺證。

“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皆從自業yè因緣力故而得生起；而是因緣，念念不住猶如電diàn光，如是業緣，如來覺證。是故我說以因緣故而諸法生，以因緣故而諸法滅，若離因緣則無業報。如是等事，如來覺知。

“善男子！如是所覺一切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善男子！何故法性名之為藏？以諸眾生世出世智，皆依此藏而得生故。如以實智觀彼法性，智依彼生，故名為藏。

“復次善男子！我亦復說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等事，如來覺證；又善男子！諸法性相，一味解脫，如是等事，如來覺證。善男子！如是解脫一味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

“復次善男子！又有一法如來覺證。何等一法？所謂諸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不取不捨、非因非緣。如是等法，如來覺證。

“復次善男子！如來了知一切諸法無有自性，不可為喻，無有文字之所辯說。如是之法，如來覺證。善男子！如上所說如是之法，悉是如來所覺所證。”

當佛說此遍照光明藏無字法時，有微塵數諸菩薩等得住十地；又有無量諸菩薩等住於諸地；又有無量諸菩薩等證得百千諸大三昧；又有無量塵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有無量無邊眾生得阿羅漢果；又有無量無邊眾生得脫地獄、餓鬼、畜生種種諸苦，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諸在會眾悉不唐捐，無有一人而空過者。

爾時佛告羅睺羅言：“善男子！我此法要，汝當受持。”

時彼會中有九十億菩薩摩訶薩聞是語已，承佛神力，白佛言：“世尊！我等誓於娑婆世界後時後分，見有堪能為法器者，我當為彼宣說是經，惟願世尊不以為慮lù。”

爾時四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當來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有受持此經典者，我當擁護hù，諸有願求皆令滿足。何以故？此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持此經，是法器故。”

爾時世尊見九十億諸菩薩等，及四天王如是請已，便作是言：“善男子！我此所說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我得佛來未曾演說，

今為汝等而演說之。善男子！彼未來世諸眾生等，若得聞此希有法門，當知是人久已成就無量福慧；當知是人則為承事供養於我；當知是人則為荷擔dān佛大菩提；當知是人決定當得成就辯才；當知是人決定當得清淨佛土；當知是人臨命終時定當得見阿彌陀佛，菩薩大眾之所圍繞；當知是人常見我身在靈鷲山及見此等諸菩薩眾；當知是人則為已得無盡法藏；當知是人得宿命智；當知是人

不墮惡道。

“復次善男子！今我說是未曾有法，若當來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設有已作五逆等罪，聞此法門，若能書、持、讀誦、解說，或勸他人書、持、讀誦及以解說，我見是不墮惡道，其人所有諸煩惱障、業障、報障皆得清淨，其人來世具得五眼，其人則為一切諸佛所共灌頂，其人則為諸佛世尊及諸菩薩之所護hù念，其人來世在在所生，具足諸根無有缺減。”

佛說是經已，勝思惟菩薩摩訶薩等，及諸比丘，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佛說象腋經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六萬——眾所知識，得陀羅尼，樂說無礙àì，說法無二，成就不可思議神通——其名曰：無減進意菩薩、過名聲威德藏菩薩、寶月花菩薩、大雲雷燈菩薩、無量觀出一切世菩薩、山勇菩薩、樂喜生菩薩、淨臂無礙光明菩薩、解度眾生心菩薩、金剛得堅菩薩、

解一切眾生語離菩薩、梵音勇威德菩薩、名稱面威無礙覺菩薩、一切善根寶聚菩薩。文殊師利童子與如是上首六萬菩薩俱。

爾時，大德舍利弗於日晡bū時從禪定起，來詣佛所。爾時世尊坐異樹下，入寂靜三昧。爾時大德舍利弗遙見世尊威儀寂靜，疾疾取草，敷以為座，加趺而坐，正身坐頃。爾時大德舍利弗，即於坐處生是思惟：“未曾有也！如來如是寂靜之行，安樂之本，安樂眾生，亦知一切法性三昧。”

爾時世尊從於三昧安詳而起，發聲qǐng歎kài聲。爾時舍利弗聞於如來聲qǐng歎kài之聲，受歡喜樂亦得悲心，即往佛所。到已，住立佛前，敬禮佛已，而說偈言：

“若有眾生無分別，	乃至於法不憶想，
入於三昧常行世，	常忍樂於如是法。
不見眾生有差別，	同於幻性解脫者，
分別諸法虛空體，	彼無我想受安樂。
於和合中無想著，	無有愚癡物所想，
亦非有起非不起，	彼不見命受安樂。
於諸眾生無憶想，	是諸眾生非眾生，
於諸眾生相無聲，	無我見者彼安樂。
智不分別於眾生，	是得無諍之法界，
分別丈夫一切想，	無異覺者彼安樂。
當善住於施持戒，	常行覺了無慳垢，
住於無染污法中，	無高下見彼安樂。
彼忍得者甚勇猛，	無有憎愛二見者，
不得精進及懈怠，	無思想者彼安樂。
修行禪定住堅固，	亦不思惟是散亂，
是善知於禪定法，	無禪想者彼安樂。
無有憶想無智慧，	亦非無智得自在，

亦非聰慧非愚癡，	無異想者彼安樂。
若在空中聚亦然，	彼一切處平等行，
於村聚中無厭惡，	空處無憍彼安樂。
於乞食事悉具足，	亦終無有乞食想，
亦未曾想我乞食，	無乞想者彼安樂。
若有棄之糞掃衣，	收取聚集以覆身，
亦無受畜弊衣想，	不輕慢他彼安樂。
善逝所讚佛聽許，	善受持用三法衣，
無有憶想我正行，	無異想者是安樂。
若說法者勝美妙，	亦無有我及眾生，
亦無有心我說法，	不著不實者安樂。
於諸善根無實想，	非有物想無愛想，
不思分別諸結使，	無二行者彼安樂。
於生起中無起想，	見所住處過患想，
晝夜常勤行精進，	無戲論者彼安樂。
亦無妄想住非處，	亦不分別增上智，
如來外道無差別，	無貢高妙彼安樂。
無量無數無有限，	亦不捨離等虛空，
我及眾生無異想，	無增減見彼安樂。
若有得於或夢行，	得於辯才化愚癡，
行於世間如水月，	無進行者一切樂。
種種方便第一義，	不著生死堅牢想，
覺於微細寂靜法，	無想行者彼安樂。”

爾時，世尊讚舍利弗：“善哉，善哉！汝深慧行，能轉法輪。汝舍利弗！是祇闍崛山所有比丘、諸菩薩等、入禪定者，勅chì令集會！”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何以故？如是等者皆是威德大龍。”

爾時，世尊即放身光，所放光明遍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諸菩薩悉皆來詣祇闍崛山。到已，皆住於虛空中。此諸比丘及諸菩薩從禪定起，來詣佛所。王舍城中無量千眾來詣佛所。

爾時，世尊知於一切眾會已集，觀文殊師利童子面已，即便微笑。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而微笑耶？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非無緣笑。”

佛告文殊師利：“過去於此祇闍崛山中，有十千佛說《象腋經》。”

爾時大德阿難聞佛所說，疾從座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善哉，世尊！善哉，善逝！今當演說此《象腋經》，是經難聞。若如來說者，令無有疑。此深妙典，有深光明。世尊！何故觀文殊面已而微笑也？”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善慧分別。汝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當說。”

阿難從佛受教勅chì已，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解此經者，如大象力、如大龍力，是諸眾生解此經者，亦復如是。阿難！諸眾生等解此經者，如師子遊步，進趣勝道。阿難！此經典者，當來菩薩能愛樂之。阿難！此經能令菩薩勇猛，我去世後，當來菩薩手得此經，手書此經。此經床座非旃陀羅菩薩手所執持，亦非戲論菩薩手得，亦非假名菩薩手得。”

爾時世尊現如文殊師利之像。作是像已，文殊師利亦如是解：“我今當請問於世尊甚深之法，非是聲聞、緣覺之地，是菩薩地。”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即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少問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若佛聽許乃敢諮_{zī}請！”

文殊師利如是請已，佛告文殊師利：“恣汝所問，隨意所喜，一切眾集。”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善能安住諸功德法，示現一切諸菩薩行，教化無量阿僧祇眾生，現諸佛形如水月影？”

文殊師利如是問已，佛即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能總_{zǒng}略問如來是義，我今當為廣分別說。文殊師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

文殊師利白言：“如是受教而聽！”

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成就六法者，得具安住諸功德法。何等為六？文殊師利！是菩薩施，能一切捨，不見自己離慳垢行；安住於戒，不見我能離破戒業；成就忍辱，不見我能離瞋恚行；有於精進，非身心進；知入一切禪定、解脫、三昧、方便，亦不自念成就一心；有慧行，明了自見解脫一切諸道。文殊師利！菩薩成就如是六法，善能安住一切功德。

“復次文殊師利！復有六法，善能安止一切功德。何等為六？文殊師利！是菩薩住於地獄中，攝取眾生受於天樂；生畜生身，攝取畜生受人妙樂；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現入諸道，受勝道樂；善知往返一切佛剎，如水月影；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文殊師利！菩薩成就此六法者，能安止一切功德。”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住地獄中，受於天樂？”

作是問已，佛告文殊師利：“若是菩薩入於三昧，名大蓮華，住地獄中，攝取眾生，受於天樂。見諸眾生受種種苦，各現其形

而為說法，令無量眾生悉得解脫。文殊師利！菩薩如是住地獄中，受於天樂。”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云何菩薩生畜生中，攝取畜生，受人天妙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寂靜，現生畜生而不失心，受人天妙樂，各隨其形而為說法。菩薩安止無量千眾，令住於法。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受畜生身，受人妙樂。”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靜過。是三昧力故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現入諸道，受勝道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見一切行無作光明。菩薩住是三昧，示入諸道，受勝道樂。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現入諸道，受勝道樂。”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不動本處亦無去來，現諸佛刹，如水月影？”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過於一切言說。是菩薩住此三昧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切十方世界之中，示現其身，不動本處亦無去來；住是三昧，得見諸佛亦聞說法。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不動本處，亦無去來，現諸佛刹，如水月影。”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得陀羅尼，名曰無量。得是持已，入無量心，知無量語。是菩薩得旋陀羅尼力故，出一切語，各不親近。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菩薩方便甚難。世尊！若有菩薩入此經時，入何等法？”

佛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入此經，如解虛空。”

文殊師利言：“虛空何也？”

佛言：“文殊師利！是虛空者，不染於欲，不瞋不癡。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染、瞋、癡。

“文殊師利！是虛空者，非施成就、非戒成就、非忍成就、非進成就、非禪成就、非慧成就。如是，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施成就，非戒、忍、進、禪、慧成就。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智、非斷。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智、非斷。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修、非證。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修、非證。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闇、非明。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闇、非明。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遍一切處而不可捉。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遍一切處而不可捉。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進正道、非進邪道。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進正道、非進邪道。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聲聞乘、非緣覺乘、亦非佛乘。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聲聞乘、非緣覺乘、亦非佛乘。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思、非智。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思、非智。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動非發、非不動發。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動發、非不動發。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動發、非不動發。文殊師利！菩薩亦爾，於一切法非動發、非不動發。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無有眾生能污染者。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是涅槃分，究竟無染，非寂靜、非不寂靜。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住無住處，不動不搖，不住處故。文殊師利！諸菩薩等亦復如是，見諸眾生住無住處，得實不動、不搖、不住。

“文殊師利！是實相法，欲見如來是名邪見；如是邪見即是正行；若是正行，是中布施無有大果，亦無大報；若其施中無大果報，是世福田；若世福田，是中所施無有果報；若施無果報，是則滿足不實之智；若其滿足不實之智，是等疾得無生法忍。”

爾時眾中六十比丘增上慢者，聞如是法，作是思惟：“是道闇昧，如如來說，同外道說。是外道等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憍舍耶、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珊闍耶、毘羅坻子、波復多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所說如是，佛亦如是。”

爾時世尊知是六十增上慢比丘心之所念，即告文殊師利童子曰：“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如來說法同於外道，然是外道不解佛說法。”

爾時六十增上慢比丘，聞是說已，增益受苦，憂惱不悅，其心不樂，不知如是所說法故，從座而去。

爾時大德舍利弗，問諸比丘：“大德！汝等今欲何去？當解如來如是說法何因何緣故，如來爾時說？大德且住！我問如來，以何因緣如是說也？”

爾時諸比丘聞於大德舍利弗語，即還各各，復於本座。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何緣說如是事，願當演說斷比丘疑？”

佛告舍利弗：“於意云何，若有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是比丘等聞此言說生驚jīng畏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若有比丘見聖諦者，聞一切聲不驚怖畏，何況諸漏已盡心得解脫者？”

佛告舍利弗：“或有癡人妄想分別，於不實法得虛空行。”

舍利弗言：“願世尊說是法句義，令斷眾zhòng疑！”

佛告舍利弗：“若見如來如夢、如幻是名正見；若正見者，於如來所不作實想、不作堅想、不作物想、不作名想、不作聚想；若於如來不作實想、不作堅想、不作物想、不作名想、不作聚想如是等行，一切諸行悉是妄見；若一切行悉是妄見，是知一切諸法是邪見；若知一切諸法是邪見，佛說是等滿足邪見；又知一切諸見是邪，是亦邪見。如是，舍利弗！以是緣故，欲見如來名為邪見。舍利弗！是等不見如來密身，是取分別，於如來身為舍利如來之想。舍利弗！若有如是見於如來，名為邪知。”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邪見名為正行？”

佛言：“舍利弗！一切凡夫正起覺觀，妄想分別，起依止動發、不動發，起我見、眾生見、命見、人見，著我勝、我所勝。知是諸事，小凡夫等動搖總zǒng務wù，生於戲論，知如是等悉皆不實shí。舍利弗！無者，名為不實。舍利弗！不實者，名妄語。舍利弗！妄語者，名曰為邪。舍利弗！如是等事攝取不實，是等邪見名為正行。舍利弗！以是緣故，所謂邪見名為正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頗有正行，所有布施無小果、大果也？”

佛言：“舍利弗！若如是等正行成就，有所施與趣向涅槃，受於涅槃，齊qí分涅槃。舍利弗！而是涅槃無小果、大果，非小功德。何以故？是涅槃者，離一切果，無有齊分，不可齊分。”

舍利弗言：“世尊！若其涅槃無齊qí分者，云何如來說增益無量無邊功德！”

佛告舍利弗：“諸凡夫具煩惱行——我論、眾生論、命論、丈夫論——為如是等諸眾生故，說言涅槃無有分齊qí，涅槃增益無量功德，乃至令生於欲樂心。舍利弗！假聖福田，非入涅槃。又舍利弗！離欲聖人名見福田。舍利弗！譬如農夫種下穀gǔ種，因生稗bài莠yǒu亦生餘草。舍利弗！於汝意云何，而是農夫所得稗草是果報不？”

“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譬如農夫依因穀gǔ種，生稗bài餘草，生相似穀。如是，舍利弗！施聖福田，自然大報，後斷諸漏、乾焦愛果。舍利弗！而是農夫本期為穀，見餘稗草心不生喜，非果故、非所利故。如是，舍利弗！非有為田，安於上施聖得大果報。舍利弗！以是因緣施正行者，無大果、大報。”

舍利弗言：“世尊！若其布施無大果、大報，云何名為世福田也？”

佛言：“舍利弗！非小果想，非大果想，是施不生。若施不生，是能受於世間天、人、阿修羅供。舍利弗！於無盡田不取果報，不與果報。是故舍利弗！非大報、非小果是世福田。”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是世福田不得果報？”

佛言舍利弗：“汝意云何，若為涅槃有果報不？”

舍利弗言：“無也，世尊！若施為涅槃，得果報者，一切聖人不名無為。”

佛即讚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以是事故，施世福田無有果報。”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施無果報，云何具足於妄想智？”

佛言：“舍利弗！於意云何，若知於一切法性是實不也？”
舍利弗言：“世尊！知一切法猶如幻性。世尊！若知幻性是不實知。何以故？如來演說一切諸法猶如幻性。如幻性者，即是不實。世尊！若知一切法性如此，是不實智。所以者何？無有一法而是實者。”

爾時佛復讚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若法有實、有物、有真，則無眾生入於涅槃。舍利弗！一切諸法亦非是實，非物、非真。是故舍利弗！恒沙眾生入於涅槃，永不復生，亦不知盡，眾生不實故。舍利弗！若一切眾生無有實想，是名具足於不實智。是故舍利弗！施無果報，能得具足滿於不實智。”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智滿於不實智，而疾獲得無生法忍？”

佛言：“舍利弗！若知不實而亦不證。舍利弗！何等是不實者？我見、眾生見、命見、人見、斷見、常見。有不實者，佛想、法想、僧想、涅槃想。舍利弗！若心動搖，戲論總務皆是不實。舍利弗！如是執不實中而得解脫。舍利弗！以是事故具不實智，而疾得於無生法忍。”

說是法時，四萬二千人得無生法忍，六萬優婆塞發於無上正真道心，三萬六千天子得向智證。是六十增上慢比丘，斷於諸漏，心得解脫。心解脫已，俱共同聲說如是言：“世尊！我今始於六師出家。從今日往，佛非我尊，亦非念法，又非念僧。世尊！我從今日說於無作、說無因緣、說無有業yè、說無調伏。”

爾時眾中若干眾生各作是言：“是諸比丘！或捨佛戒，受外道服，所說顛倒。”

爾時大德舍利弗覺知眾心，語諸比丘言：“大德！何緣說如是語耶‘我今始於六師出家’？”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從今已往，六師諸師等同一相，無增無減。大德舍利弗！我等今知諸師不異，於出家中無所分別，故言出家。”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言‘從今佛非我尊’？”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自然明了，熾然明熾，不假餘明；我自歸依，非餘歸依，自歸自尊，是故說言‘佛非我尊’。何以故？我不離佛，佛不離我。”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如是言‘不念於法，不念於僧’？”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日，無法可得若念、若攝，是故我言‘從今日往不念於僧’。”

舍利弗言：“大德！何言‘我從今往說於無作’？”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於一切諸法無作，是中非作、非不作，以是故言‘我從今日說於無作’。”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言‘從今說無因緣’？”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日，一切有道生因緣盡，是中無因，是故說言‘我從今說無因無緣’。”

舍利弗言：“大德！何故說言‘我從今往說無有業yè’？”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一切法究竟涅槃，是中無有調伏、無非調伏，以是故言‘我說無業’。”

是增上慢諸比丘等說是法時，有三千六百比丘悉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是實希望中無法可得。”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所言得者，何法名得？”

佛言：“文殊師利！得者，名曰無生法忍。”

文殊師利言：“世尊！菩薩欲得無生法忍，當云何學？云何行？云何住？云何修集？”

爾時，世尊答於文殊師利童子所問無生法忍義故，即說偈言：

“若有求佛智、	一切諸智上，
無有法可取，	亦無法可捨。
無有法可得。	若生是有者，
無有和合法，	凡夫欲和合。
若可知可斷，	說法為眾生，
凡夫生諸行，	不信無生法。
捨離於魔法，	菩提道最上，
凡夫著二法，	不知無二法。
種種幻無實，	凡夫人見異，
是中無有異，	一切同一相。
若有凡夫說：	‘無二無二作，
同幻化平等。’	凡夫人或說：
‘我不時盡欲，	斷瞋及愚癡，
我當善思惟。’	非物生物想，
計斷為涅槃，	壞貪欲瞋癡，
說示於空法。	無盡亦無生，
是說名涅槃，	精進者進生，
是去我法遠。	布施持戒想，
樂於菩提想，	是不入菩提，
是等行想行。	凡夫虛妄覆，
不知於空法，	諸法等一相，
當各各異說。	若解知此法，

其體性無異，	如五指名手，
得菩提不難。	無遠菩提者，
無近菩提者，	別無分別者，
是去菩提遠。	凡夫各異行，
各各相是非，	此持戒成就，
此是破戒惡。	諸法猶如夢，
諸有為無實，	慧不取牢固，
知之如幻化。	是中戒不實，
破戒亦不實，	諸法因緣生，
是中無有我。	於千億劫中，
布施與受者，	護持無上戒，
諸佛不記我。	我時離於想，
布施想無餘，	離一切顛倒，
爾時我得記。	說施得大富，
持淨戒生天，	是中無所得，
是無上菩提。	凡夫依止有，
愚癡妄憶想，	我等得於忍，
無為無有生。	是無生法中，
不思惟生者，	於千億劫中，
是得忍不難。	假名為說法，
法無有作者，	無根本住處，
悉如空閑相。	多億數諸佛，
斷貪瞋癡故，	演說無上法，
是法不可盡。	實法無虛妄，
速疾歸於盡，	如是不實法，
是實際叵得。	姪欲瞋無邊，
愚癡亦無邊，	若不得實者，

亦復不得中。種子中無芽，
何處有果葉？若其不得葉，
花亦不可得。無生法如是，
眾生當生子，不生亦不出，
此見於如實。猶之如石女，
是終無有子，以其無子故，
亦無有子憂。慧如是分別，
一切法無生，是無有恐怖，
受於生死苦。憂妄覆凡夫，
不知法如幻，重荷擔虛空，
非智慧者癡。若知於此法，
無實無有邊，無量阿僧祇，
於此無有癡。如所言本際，
我說是無際，後際亦復爾，
眾生際叵思，無際憶想際，
空無有邊際，以知此義故，
其智無有二。如虛空際相，
眾生際叵思，本際如鏡像，
是智無所知。是分別行者，
其心如是思：‘我何時盡惡？
我何時成佛？’ 諸佛無有生，
是中無和合，法無和合者，
凡夫欲和合。無能空造合，
亦無止住處，虛空無住故，
無礙無有物。如是說虛空，
如是知菩提，如是知菩提，
知眾生亦爾。菩提虛空界，

眾生界同等，	若知如是等，
得菩提不難。	若人不進慈，
不思惟作善，	於法無所來，
得菩提不難。	是菩提難求，
斷於一切求，	無有心能得，
覺無上菩提。	思惟布施者，
布施得菩提，	終不得菩提，
不得成菩提。	思惟著戒者，
憶想精進實，	非佛法妙進，
如是憶想著。	一切法顛倒，
我非不顛倒，	未始有動發，
是善無有上。	若有憶想者，
此法是無漏，	此法是有漏，
此人心不善。	不思惟法者，
是同如虛空，	無縛亦無解，
是慧無有上。	想此是持戒，
想此破戒惡，	說二俱破戒，
無上戒無二。	諸法無有異，
戒無增減相，	是見於性者，
是護持佛法。	若心無著者，
猶如空中鳥，	如是知具足，
是實沙門法。	若無思憶想，
不思惟一切，	無心無我命，
得菩提不難。	欲出貪欲者，
不為欲所牽，	亦不捨婬欲，
是菩提不難。	不厭往想著，

於無怖畏際， 生死無驚怖，
得菩提不難。”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信解此經，無有疑惑，受持讀誦，令通利已，為他廣說，是人得於二十功德。何等二十？諸天愛護；諸龍當護；夜叉守護；常無亂心；命終生處自識shí宿命；命終生處得於五通；命終生處見彌勒菩薩；念此經法其心不亂，唯除眠時夢中；見佛亦見菩薩；信解此經者，得於順忍；念此經者，現世斷瞋；持此經者，處毒蛇中得無所畏；念此經者，得降惡象；念此經者，得遍照三昧；學此經者，得盡一切諸惡業障；說此經時，得於無量百千法門，是得不失菩提之心，是得無量旋陀羅luó尼；念此經者，一切魔事未曾得起；亦得生於現在佛前，得具一切善吉諸願；念此經者，無足、二足、三足、四足諸毒蟲chóng中，皆得愛護hù；念此經者，無非人怖bù，王瞋得護hù。文殊師利！此是說法比丘二十功德。以持此經心無疑惑，讀誦通利，為他廣說故。”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喻諸藥樹，除一切病。世尊！此經亦爾，斷一切病。”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善說此語。此經能斷於一切病。何以故？文殊師利！本過去世阿僧祇劫，復過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遊步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于世，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演說此經。文殊師利！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金剛幢。從是師子遊步如來、應供、正遍知聞此經法，心無疑惑，受持於是妙功德經，通利解入得勢力故，在於村落、城邑、王宮而自唱言：‘我是良醫。’時有無量百千眾生種種病逼，悉來詣是金剛幢菩薩所。是時金剛幢菩薩慈心善解，以此經法陀羅尼章句，攝取護持諸眾生等。文殊師利！何等是陀羅尼章句？

“阿蘭(一) 波唎chā羅(二) 毘尼那(三) 修怛𡵓tuō(四) 修復多(五) 阿菟nóu唎(六) 毘畔那醯xī(七) 𡵓伽留他(八) 摩移宿伽(九) 阿菟那折陀(十) 那賴陀(十一) 蜜囉修蜜囉(十二) 素囉醯陀(十三) 薩婆多羅(十四) 𡵓伽𡵓伽(十五) 喝yē𡵓yě猶呵(十六) 摩仇摩伊呵(十七)

“以是陀羅尼章句，守護hù攝取彼諸眾生，除種種病，若毒蛇螫shì、若癰病、若風病。文殊師利！是金剛幢菩薩以此經法，安止眾生除去諸病。文殊師利！汝謂爾時金剛幢菩薩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何以故？我是爾時金剛幢菩薩也，我解此經多利眾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菩薩受持此陀羅尼章句，讀誦通利，當行何宜何法則也？”

佛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通達此陀羅尼章句，當好淨行，不食於肉，不油塗足，不往多眾，常於眾生起於慈心，莫作非法不淨之人而讀此經，亦莫在於不淨處讀。”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讀此經時不惜身命。”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如汝所說。”

爾時佛告阿難：“阿難！汝受持此經，此經當來多利眾生。”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已受持。”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汝於來世為眾尊導。彼時眾生讀說此經，如從我受。”

爾時大德阿難、大德舍利弗、文殊師利童子，及諸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佛說象腋經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qióng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五百人，眾所知識。

爾時世尊依舍衛大城，時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諸眷屬，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多諸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是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生處成就、種性成就，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不共法，演說正法初、中、後善文義美妙，具足清白梵行鮮淨，五眼具足——所謂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善知此世、他世所住。

于時世尊善降外道尼乾陀若提子等，佛法熾chì盛人天宗敬。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及比丘僧眷屬圍遶，趣入舍衛wèi大城乞食。去來進止威儀庠xiáng序，視瞻容豫屈伸俯仰，執持衣鉢皆悉庠序，金色妙身光明照曜yào，猶猛火聚、寶珠、日月照曜闇àn夜，三十二相莊嚴其身，以金色足蹈門闥kǔn上。當於是時，舍衛大城示現種種未曾有事，如偈所說：

人仙來入時，	釋師子蹈闥kǔn，
現多希有事，	淨心聽我說。
盲者得目視，	聾者得聞聽，
裸者得衣服，	狂亂得正意，
皆歡喜合掌，	觀佛無厭足。
眾鼓自然鳴，	簫笛自出聲，
鴈鵠qú鳩鴛鴦，	俱出妙軟音，

失財得寶藏， 眾寶物出聲，
時地六種動， 不信得淨心。
勝覺下轉足， 淨蓮花承接，
觸眾生安樂， 命終得生天，
女人妊rèn娠shēn苦，安樂生妙子，
無貪瞋chēn癡惱，父母子俱爾。
階jiē陛bì妙莊嚴，多億天雨花，
眾生無病患， 脫一切眾苦。
善逝入城時， 一切受安樂，
各謂我奉食， 各謂佛看我。
人仙福德力， 非我說能盡。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至於中路，有一空處捐棄qì嬰兒——容貌端嚴yán，極jí為鮮白，自唎shuò右指——而此空處多狐狼狗，見是嬰兒，舐shì已而去無能逼惱。此嬰兒者是福德人久種善根。多人住觀生希有心，往來觀看空處棄兒，端嚴可愛，歡喜樂見於是嬰兒。

爾時，世尊見多人眾往來空處，知而故問，告阿難言：“汝可往彼，看是諸人往來空處，何所作為？”

阿難白言：“如是。世尊！”大德阿難即往空處，見是嬰兒容貌端嚴自唎shuò右指，諦視眾人其目不瞬shùn。阿難見已便還佛所，如見而說：“世尊！此空閑處有棄qì嬰兒，容貌端嚴甚可敬愛猶如寶像；觀視諸人其目不瞬。”

于時，世尊於彼嬰兒起悲愍心，觀本善根知己成熟，堪能知我所說法義，又知眾生善根成熟，即往嬰兒所。到已於一面住，向此嬰兒而說偈言：

“本所造惡業yè， 今此報應現，
棄捐此空處， 嬰兒苦如是。”

爾時嬰兒承佛神力、自本善力，以偈報佛：

“瞿曇猶故有， 見棄空處想，
尊在道場時， 不知是想耶？”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我已知於想， 而我永無想；
以憐愍汝故， 來至此空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畢竟不可得；
尊憐愍於誰？ 誰所轉悲心？”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眾生不知是， 無我空寂滅；
為覺悟彼故， 我行村城邑。”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達解空寂滅， 覺了空寂滅；
猶有眾生想， 如來不斷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悲力如是， 覺了空寂已，
教化眾生故， 導師演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顛倒， 如來未斷耶？
無眾生想， 如是生悲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之所護持， 菩薩生精進，
為不達眾生， 人尊發莊嚴。”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此是癡莊嚴；	若不得於物，
若法非是物，	何由起莊嚴？”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此大悲神力，	調御世如是，
猶不著於物，	為眾生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無有文字，	云何可演說？
世間大敗失，	非法作法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敗壞世，	我不非法說，
眾生自倒惑，	我解脫彼結。”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使無根本，	亦無有方所，
又不在內外，	於何脫彼結？”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從於妄想生，	與顛倒共俱；
為斷彼妄想，	嬰兒！我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心性自常淨，	彼中無垢結，
正使多妄想，	性淨不生垢。”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如汝說，	心性自常淨，
客煩惱塵結，	無慧者生染。”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無有方所，	亦非方所得，
云何名為生？	願為我演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猶如空中雲，
結使生如是，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同等如如，
法若是真實，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一切非如法，
覺了是如已，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先觀察法本，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過去及未來，
佛知覺了了，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所演說三世，
便為是大慢，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自稱譽，
如如等顯xiǎn現，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如無有可得，
非言以言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凡夫隨於想，
為斷除我想，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可觀dǔ無真實；
雖見無有實。”

其生性即如；
非如不可得。”

等住於如中，
無過無功德。”

瞿曇！和合誰？
從誰有煩惱？”

及與現在世，
為眾生說法。”

及說我能知，
則為自稱譽yù。”

亦不輕慢他；
是故名如來。”

非言說相應；
是則非是如。”

如中生妄想；
如來出於世。”

“正覺無出世， 善修無生故；
於無生法中， 佛出不相應。”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無生現有生， 佛出世顯現；
此是世諦說， 非是第一義。”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二想， 世諦、第一義，
於一乘道中， 瞿曇相違wéi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道相違， 我住不相違，
為相違眾生； 嬰兒！如是知。”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悔過於正覺， 我上所言說；
是佛力持故， 我能如是說。”

爾時，世尊從於衣裏lǐ出金色臂，起彼嬰兒。爾時嬰兒執zhí佛手指從地而起。爾時世尊從彼空處，將是嬰兒趣向正陌。是時大眾得未曾有，於世尊所倍生敬禮，歎tàn言：“希有！如來世尊得成如是勝妙之法，乃能令此極jí苦厄è者安住是法。”

爾時世尊告嬰兒言：“汝業yè行盡jìn，汝可憶念本造善根——令此大眾生希有心——現大神力。”

爾時嬰兒上昇虛空過七多羅樹，身放光明，此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以此光故，釋梵護世及餘百千天、龍、夜叉、乾闥tà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斯光已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以諸天華散供於佛。供養佛已，向佛世尊作如是言：“菩薩光明不可思議，身出光明普遍照此佛之世界，令諸無量眾生得於不思議利。當名此兒不思議光。”

爾時釋迦牟尼世尊即可是名：“此兒當名不思議光。”

爾時嬰兒不思議光，從空而下住於地已，以佛神力、自善根力，其形猶如八歲suì童子。

爾時釋提桓因即以天衣施與嬰兒，便語之言：“嬰兒！汝今愍我等故受此天衣，勿裸形住。”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嬰兒語釋提桓因：“憍jiāo尸迦！菩薩不以衣服為妙，當被法服以為嚴飾。憍尸迦！菩薩所服，汝今善聽。憍尸迦！

“菩提之心是菩薩服，乃至道場成滿具足一切佛法。

“有慚有愧是菩薩服，調伏成就一切眾生置無過中。

“堅誓莊嚴是菩薩服，辦諸事故。

“質zhì直無偽是菩薩服，成就斷除幻惑偽故。

“勤加精進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善根故。

“志欲喜樂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佛法故。

“除捨憍jiāo慢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禪定故。

“欲法聞法是菩薩服，成滿般若波羅蜜故。

“不起智慢是菩薩服，成滿具足無著智故。

“作於利益是菩薩服，悲諸眾生具覺知故。

“捨一切物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相好故。

“護持淨戒是菩薩服，成滿願故。

“調和忍辱是菩薩服，究竟成滿梵音聲故。

“牢強精進無懈怠心是菩薩服，成滿出過一切事故。

“得諸禪定解脫三昧是菩薩服，成就滿足大通智故。

“不壞huài智慧是菩薩服，成就斷除一切結使諸見障故。

“大方便智是菩薩服，成就教化諸眾生故。

“大慈是菩薩服，成就救濟諸眾生故。

“大悲是菩薩服，成就生死中無疲厭故。

“大喜是菩薩服，成就具足於法喜故。

“大捨是菩薩服，成就捨離愛瞋chēn心故。

“於諸眾生無惱害心是菩薩服，成就不惱於自他故。

“敷演說法是菩薩服，成就不自譽毀他人故。

“如說修行是菩薩服，成就斷除諸結使故。

“憍尸迦！應如是知菩薩法服，以法莊嚴生不裸形。”

爾時，釋提桓因於嬰兒所增加恭敬愛念尊重，白言世尊：“愍我等故，令是嬰兒受取此衣。”

爾時世尊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受帝釋衣。”

于時世尊右手取衣授與嬰兒。爾時嬰兒右膝著地，以其右手受取是衣，受已便著。

爾時世尊將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是時大眾——男女大小、長者居士、刹利、婆羅門、王及輔臣——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生希有心，亦為見佛禮敬供養，悉皆來集。

爾時，世尊次第乞食，到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所生母舍。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即入其舍，前至母所，向所生母而說偈言：

“母無有過咎jiù， 應當自喜慶，
是我本惡業， 今生在母腹。
母是我福田， 哀愍所生恩，
母勿生羞恥chǐ， 速往如來所。
母今得大利， 腹懷妊rèn我故，
如是之功德， 往問於導師。”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語釋提桓因：“憍尸迦！與我香華衣服所須，欲奉上母；母當以是供養於佛，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華及以天香天諸衣服，與彼菩薩。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復向其母而說偈言：

“受此適意華，	天妙曼陀羅、
妙香及衣服，	奉上供釋仙。
非飲食及寶，	能報父母恩，
引導向正法，	便為供二親。
供二足尊已，	發淨上道心，
我長夜常勸，	常數數時勤。”
其母生喜心，	畢竟不生恥，
往詣人仙所，	禮已在前住。
華散如來上，	奉華及衣服，
佛所種善根，	即發菩提心。
堅住菩提心，	問於釋師子：
“懷妊淨眾生，	願說是福報。”
“汝以此善業，	不生諸難趣，
供多億佛已，	當得成為佛。”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已，與不思議光菩薩及諸大眾，出王舍大城，向祇陀林給孤窮qióng精舍。世尊食已，淨自澡漱¹shù而起就座，演說正法。

爾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聞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有大不可思議神通，聞已莊嚴四種兵眾，向祇陀林給孤窮qióng精舍，詣世尊所。到已頂禮lǐ佛足，却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德世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為在何處？聞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時佛即示波斯匿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

¹校勘記：“漱”，大正藏底本為“嗽”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漱”及文義改為“漱”。漱 shù：含水蕩洗口腔：漱口。洗漱。

時王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形色端嚴殊特於天，無所畏懼，具戒、定、慧以自莊嚴。如是見已便作是念：“種何善根、修集何福有是妙身？”

爾時不思議光嬰兒承佛神力，知憍薩羅國王心之所念，向是大王而說偈言：

“常修慈心淨眾生， 無癩cū穢惡修正念，
攝身口意淨梵行， 彼有如是淨妙身。
遠離惡者不自造， 增長修集無量善，
捨離一切惡諍訟， 彼有如是淨妙身。
恭敬佛法及聖僧， 常恒奉施眾妙供，
不毀罵mà他不逼惱， 彼有如是淨妙身。
調弄呵罵及毀訾zǐ， 於他人所不生是，
歎美讚善不說惡， 彼有如是淨妙身。
慳貪嫉妬及憍慢， 諦觀已行不毀他，
彼有如是淨妙身。”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成就如是勝shèng妙大法；有何業yè障而生於是姪女腹中，捐棄qì空處？”

佛告大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號毘婆尸，出現於世——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王當知，爾時毘婆尸如來法中有二菩薩：一名賢天，二名饒ráo財。賢天菩薩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得陀羅尼及無礙辯，獲無生忍，有福德威勢，少欲少事常樂獨處，逮得神通。

“彼時饒財菩薩習學頭陀，為賢天菩薩而作給使。彼人恒往聚落城邑，多諸事務wù。是賢天菩薩呵嘖教誨：‘何故多造是諸事務而不斷除？’數數教呵，彼便生瞋chēn，忿心不喜。以忿恚故毀敗身心，敗身心已瞋恚罵mà言：‘輕賤姪女兒私通所生，從

他人得。不識shí其父又不識母，況汝當有戒、聞、定、慧？’彼瞋罵已，復不悔過又不捨離lí，結使所纏，恒有忿心瞋賢天菩薩。時賢天菩薩即便捨棄qì。既捨棄已，倍生瞋恚罵詈lì揚惡，以此不善業行因緣，身壞命終生姪女胎——為彼賢天菩薩所護，不生地獄——姪女生已恒常棄qì之，為狐狼狗之所噉dàn食。

“大王！以是緣故，九十一劫常如是死，生生常棄，為多人眾之所罵言：‘是姪女子。’被棄空處，狐狼狗食。大王莫疑。何以故？彼時饒財瞋罵菩薩，即是今此不思議光菩薩是也。惡業行盡，以善業力，淨於結心悅可佛意，是人惡道悉皆永盡。大王！此不思議光菩薩，已曾值遇六十四億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tàn，是諸佛所常修梵行勤進jìn求法。此本善力，得如是事及神通力。大王！如是黑白之業yè終不敗亡，是故智者善護身口及以意業，寧捨身命不造惡業。”

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彼賢天菩薩，為已得成於一切智？為故修集菩薩行耶？”

佛言：“大王！彼賢天菩薩，今者在彼阿閼chù佛土修菩薩行，名曰德藏。”

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常應當親於善知識、近善知識。何以故？世尊！近善知識，恭敬圍繞聽聞善法，聞善法已得於善心，已有善心則修善行，造作善業yè趣向善處，得善知識；得善友故，不作諸惡，修習諸善；習諸善已，自無逼熱不逼熱他。若有菩薩自護護他，能得菩提；若已住道，有大勢力能有所利。”

佛言：“善哉，大王！快說此言。大王！菩薩親近於善知識，具滿一切功德善法。”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白言：“世尊！菩薩成就幾jì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獲huò淨法忍？”

佛言：“嬰兒！菩薩成就四法，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及淨法忍。何等四？解因緣忍，遠離lì斷、常，解無我、人、眾生、壽命，解了空寂修行於空。是為四。

“復有四法。何等四？過去寂滅，未來無來知，現在不住，三世平等。是為四。

“復有四法，所謂自淨，淨諸眾生，淨法，淨禪定；是為四。

“復有四法，謂寂身，寂心，寂道，寂法；是為四。

“復有四法，謂以法觀佛不以色，以離觀法不以我，以無為觀僧不以眾，淨於慧眼；是為四。

“復有四法，所謂滿足諸波羅蜜，不捨四攝法，善知方便，說無眾生而行大悲；是為四。

“嬰兒！是為菩薩成就四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深法忍。”

說是法時，不思議光菩薩得無生法忍，歡喜踊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天雨眾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

爾時世尊知不思議光菩薩心已，即便微笑。佛之常法，若微笑時，種種若干百千色光從面門出，青、黃、赤、白、紅頗梨色。是光普照，遍於無量無邊世界，隱蔽魔宮及日月光，斷除地獄、餓鬼苦已，上至梵世，還遶佛三匝從頂相入。

爾時大德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色相甚微妙， 雜好莊嚴身，
圓光善答問， 以何因緣笑？”

上戒行無畏， 勝定慧莊嚴，
示堅解脫果， 以何因緣笑？
忍力及十力， 忍勇進難動，
樂見示四諦， 以何因緣笑？
金剛身堅固， 那羅延力盡，
梵音聲悅意， 願演說笑義。
梵身天在上， 不見如來頂，
次第合掌敬， 以何因緣笑？
樹王下降魔， 得無垢淨道，
知諸眾生行， 願顯何緣笑。
轉無上法輪， 說無常動地，
調人天龍等， 大德何故笑？
照明除闇àn冥， 無垢遍淨眼，
功德如虛空， 以何因緣笑？”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去地七多羅樹住虛空不？”

阿難白言：“已見。世尊！”

“阿難！是不思議光菩薩，過百千阿僧祇劫當得作佛，亦號不思議光——出現於世——如來、應、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淨潔jié，劫名無咎jiù。阿難！是淨潔jié佛土甚為清淨，如此他化自在諸天宮殿。彼佛壽命二十中劫，大聲聞眾其數八萬，諸菩薩僧三萬二千。阿難！以何因緣故劫名無咎？阿難！彼時多有百千劫中無佛出世，是不思議光佛於彼劫中最初成佛，淨居諸天歡喜讚歎：

‘此劫無咎，此劫無咎。以有如來出現於世故，是故當名此劫無咎。’”

說是不思議光菩薩時，三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六萬菩薩得無生法忍；五百比丘斷諸結漏心得自在成阿羅漢。

爾時佛告阿難：“汝受此經，持、讀誦、說，於大眾中廣敷演之，令我正法久住在世，亦多利益未來菩薩。”

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我已受持。世尊！此經何名？云何受持？”

佛言：“阿難！此經名為《除淨業障》，亦名為《神力所持不思議光菩薩所說》，如是受持。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盡其壽命奉諸如來，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以雜色花緘gé如須彌，燒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gài皆亦如是，以用供養。復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於此不思議光所說經法，讀誦通利，在大眾中廣為人說，如說修行，是福多彼。阿難！若欲法供供養如來，欲作大智慧光明者，應當受持讀誦此經。”

佛說是經已，不思議光菩薩，大德阿難，一切大眾，人、天、龍、鬼、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佛說淨業障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菴ān羅樹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其名曰壞魔菩薩、神通遊戲光焰菩薩、蓮花身菩薩、放光王菩薩、常調身菩薩、滿眾願菩薩、寶莊嚴堅意菩薩、雜zá華眼菩薩、淨音聲王菩薩、光照明菩薩、妙真金菩薩、降伏一切諸根境界菩薩、大雷音菩薩、如意光積jī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如是等三萬二千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有一比丘名無垢光，入毘舍離城次第乞食，以不知故入婬女家。時無垢光入其家已，是時婬女於無垢光起染污心，作是思惟：“我今必當與此比丘共行欲法。若不從我，我將殞yǔn命。”作是念已即便閉門，語比丘言：“願與尊者共行欲事。若不從我，我當必死。”

時無垢光語婬女言：“且止。大姊zǐ！我今不應犯如此事。所以者何？佛所制戒我應奉行，寧捨身命不毀此戒。”

爾時婬女復更思惟：“我今當以呪術藥草令此比丘共為欲事。”語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退轉毀犯禁戒，但當受我所施之食。”而入舍內，便呪其食投比丘鉢。呪術力故，令此比丘便失正念，起於欲心展轉增盛。爾時婬女見此比丘顏色變異，即前牽手共為欲事。

是時比丘與彼婬女共相愛樂行婬欲已，持所乞食還詣精舍。到精舍已，生大憂yōu悔舉體煩熱：“咄哉！何為破大戒身？我今不應受他信施，我今則是破戒之人當墮地獄。”

時，無垢光向諸比丘同梵行者說如是言：“我今破戒，非是沙門，必趣地獄。”

時諸比丘問無垢光：“有何因緣而破此戒？”時無垢光具說上事。

時諸同學語無垢光：“仁者當知，此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得無生法忍，善能除滅破戒之罪，亦令眾生離諸蓋gài纏chán。我今與汝共詣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所，除汝憂悔。”

時，無垢光猶故未食，與諸比丘詣文殊師利法王子所。到已問訊供養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語無垢光：“汝今且食。食已當共詣如來所問如此事。如佛所說，當共受持。”

比丘食已，與文殊師利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無垢光比丘心懷huái恐懼jù不敢問佛。於是文殊師利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無垢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佛告比丘：“汝本有心欲犯婬不？”答言：“不也。”

佛告比丘：“汝本無心，云何而犯？”

比丘答言：“我於後時乃生欲心。”

“如是比丘！心犯欲耶？”答言：“如是。”

佛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耶？”答言：“如是。”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汝曾夢中受欲之時，心覺知不？”答言：“覺知。”

佛告比丘：“汝向犯欲，豈qǐ非由心而覺知耶？”答言：“如是。”

“若如是者，比丘！寤wù、夢犯欲有何差別？”比丘答言：“寤、夢犯欲無差別也。”

佛言：“於意云何？我先不言一切諸法皆如夢耶？”答言：“如是。”

佛言：“於意云何？如夢諸法是真實耶？”答言：“不也。”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寤、夢二心俱真實耶？”“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若非真實，是有法不？”“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所有法，為有生不？”“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若法無生，有滅、有縛、有解脫耶？”“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生之法，當墮阿鼻地獄、餓鬼、畜生中耶？”答言：“世尊！無生之法尚無所有，而當有墮三惡道耶？”

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

復告比丘：“諸法無實而現種種所應作事，為著貪欲、瞋恚、愚癡凡夫等故分別諸法。不如如故，非是真實。”

復告比丘：“諸法虛誑，如野馬故。

“諸法如夢，本性自然逮清淨故。

“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

“諸法寂靜，無生老病死諸過患故。

“諸法無取，非是色法，不可見故。

“諸法無聚，如虛空故。諸法無性，過諸性故。

“諸法甚深，過虛空故。諸法廣大，無處所故。

“法無所作，究竟寂故。法無所依，境界空故。

“法無根本，畢竟空故。法離蓋纏，煩惱結使不可得故。

“法離熾然，性不生故。法無障礙，本性淨故。

“諸法無報，猶如影故。諸法如幻，不如如故。

“法無所依，妄分別故。諸法流轉，而諸眾生著諸邊故。

“諸法不起，諸緣各各性相違wéi故。法無染愛，無所屬故。

“法無穢huì污，一切結使不可得故。諸法無垢，淨過空故。

“法無微相，相寂靜故。諸法調柔，性不生故。

“諸法如如，初中後際無差別故。諸法解脫，不相屬故。

“諸法無聞，如瓦礫lì故。諸法非色，同虛空故。

“諸法平等，無積聚故。法不可持，猶如虛空不可執故。

“諸法無得，智者推求不可得故。

“法無擾rǎo動，三世淨故。法無扼è縛，破闇àn冥故。

“法無荊jīng棘jí，離諸纏故。諸法安隱wěn，如涅槃故。

“法無怖畏，過諸畏故。法無彼岸，無此岸故。

“諸法無量，過算數故。諸法無相，其相空故。

“諸法無作，斷諸願故。諸法無行，行虛誑故。

“法無戲論，滅覺觀故。法無窟宅，離住處故。

“法無有濁，常清淨故。法同涅槃生不可得，空無有故。

“比丘當知，諸法如是不可宣說，是故我昔坐於道場得無所得，無有一法有出有沒、有縛有解，亦無有法有障有纏、有憂有悔。所以者何？諸法清淨無雜zá穢huì故。”

爾時無垢光聞說是法，心懷踊躍yuè悲喜交集，即時雨淚lèi叉手合掌一心觀佛，即說偈言：

“快哉世尊大功德，	諸天世人所歸仰，
善覺一切妙勝行，	稽首能斷諸苦行。
無所依者為作依，	無有導者為獎jiǎng導，
安住實道常清淨，	稽首世尊大威德。
為世闇冥作燈明，	諸無目者為作目，
深著虛妄能度脫，	稽首勇猛大精進。
已離染污無瞋恚，	於諸縛著得解脫，
等於怨親能解縛，	稽首真實功德聚。

乾竭渴愛及愚癡，
生死輪轉久已斷，
於諸分別無所著，
三界最勝離諸垢，
我今悉求如是道，
願令我得如是乘，
億那由他無量劫，
如月盛滿顯眾星，
譬如有人入大海，
雖遇無量珍寶聚，
如人聞佛無量力，
大乘廣博所作事，
譬如有人見大王，
不求王位憊xī臣佐，
如人聞佛大功德，
而於小乘生喜樂，
眾生不應貪小乘，
當憊日光普大照，
佛有無量大名聞，
佛光微妙為最上，
譬如師子處野干，
放捨師子所應作，
如有大人在聲聞，
貪樂小法以為足，
若人欲求大乘道，
利益世間斷眾苦，
破壞諸有除眾苦，
稽首大力無上乘。
解脫妙智難思議，
稽首清淨無垢人。
當脫無依眾生苦，
終不小乘盡諸漏。
常受眾苦不捨道，
我觀如來亦如是。
其意下劣求水精，
捨之而取下賤者。
而不生念我當得，
放捨菩提證聲聞。
與諸群臣相圍繞，
當知是意非黠xiá慧。
妙勝智慧所作事，
是則下劣懈怠心。
以如闇夜螢火明，
能破一切諸黑闇。
聲徹人天諸惡趣，
能照世間諸闇冥。
其心好樂野干眾，
而更隨逐野干法。
其猶師子在野干，
當知是輩行貧道。
當應常發如是心，
不應同彼諸聲聞。”

爾時，眾會聞無垢光所說偈已，四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散摩訶曼陀羅華拘茂陀等供養世尊、文殊師利，讚無垢光作如是言：“善哉善哉！無垢！能報佛恩，於菩提道多所饒益。”

爾時世尊即時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有五色光從口而出，所謂青、黃、赤、白、紅頗梨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上至梵世，蔽於日月所有光明，還至佛所繞佛三匝從頂上沒。爾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而現微笑？諸佛世尊不以無緣而現微笑。”

佛告阿難：“此無垢光比丘有大深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今當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佛告阿難：“此無垢光比丘，於未來世彌勒佛所逮無生忍，亦當供養見賢劫千佛。過是之後復經十劫，供養二十億諸佛已，得成為佛，號名功德蓮華最勝shèng妙行師子雷音如來。”

復告阿難：“功德蓮華最勝妙行師子雷音如來、應、正遍知，彼佛世界名無量音，七寶所成，無有緣覺聲聞弟子，純諸菩薩。彼佛世界常轉平等不退法輪。阿難！此無垢光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所乘妙勝shèng淨佛土故。”

爾時世尊復告阿難：“譬如日光所至之處破眾闇àn冥。如是，阿難！若有眾生得聞此經，當知是處有大照明，能令眾生於一切法得無障礙ài。”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於一切法得無障礙？”

佛言：“且止。阿難！何用問此如是事為？如來若說障與無障，諸天世人皆當驚jīng疑。”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願說障礙不障礙法。諸菩薩聞，能於後時五濁惡世，於諸世法不生染著。”

佛告文殊師利：“夫障礙者，貪欲是障礙、瞋恚是障礙、愚癡是障礙。布施是障礙、持戒是障礙、忍辱是障礙、精進是障礙、禪定是障礙、智慧是障礙。佛想是障礙、法想是障礙、僧想是障礙。空想是障礙、無相想是障礙、無作想是障礙。無行想是障礙、不生想是障礙。文殊師利！取要言之，若於諸法有縛有解，當知如是皆是障礙。”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障礙法？”

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一切諸法性無障礙，而諸凡夫愚小無智自生分別，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作障礙。

“所以者何？文殊師利！凡愚之人行布施時，於慳眾生不生恭敬，以不恭敬便生瞋心，以瞋心故墮大地獄。

“身自持戒，見犯戒者而生輕慢，說其過惡令他聞之生不恭敬，以不恭敬故墮於惡趣。

“自修忍辱，以忍辱故而生高心：‘我是忍辱，餘人麁惡。’以是忍故而生放逸，當知即是眾罪之本。

“自行精進，於懈怠者生如是念：‘如此愚人，不應食他信施供養，乃至不應受一飲水。’常於己身而起貢高、卑下他人，當知是輩愚小無智。

“自行禪定，見亂想者發如是念：‘我常修定，其餘比丘多諸亂心說於邪論。如此之人去道尚遠，何能得佛？’作是念時，隨所起念，一念一劫還受生死，受生死已當更修菩提之道。

“自恃多聞，於無名法以不真智妄生分別，見有所得起大憍慢：‘我說是輩是大愚癡無智之人，諸覺所覆非是大人。’

“雖復志求大乘之道，作如是言：‘我當於世為最為勝shèng。’而於聲聞小乘之人不生恭敬，輕慢惡賤，說其過罪，以其惡心說麁cū語故，而墮惡趣。”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菩薩不應於佛法中妄宣人惡。”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於意云何？菩薩豈不於諸眾生常起慈心憐愍愛念，不以惡眼而視之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世尊。”

“復次文殊師利！於意云何？菩薩豈當於一眾生不以聲聞、緣覺、大乘而度脫耶？”

“不也。世尊。菩薩未曾捨一眾生而不度脫，常於一切起平等心。”

佛告文殊師利：“譬如良醫等療眾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貧民，常作是念：‘云何能令眾生免苦得離諸病？’文殊師利！菩薩亦爾，常於眾生起大悲心發平等意：‘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受行佛法使不斷絕？’

“又如良醫所有醫方經書呪術不斷絕時，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文殊師利！菩薩亦爾，諸佛種性不斷絕時，心生歡喜亦復如是。

“文殊師利！一切眾生不盡如醫能治眾病，設有能者是亦難得。文殊師利！菩薩亦爾，不盡如佛起菩提心而自莊嚴，設有能者是亦難得。

“又如良醫於諸醫方經書祕mì術，不應懈怠以修醫法。文殊師利！菩薩亦爾，不應懈怠如羸léi病人發菩提心。

“文殊師利！自然無師是為難得，不從他知是亦難得，妙勝之心是亦難得，修行佛法是亦難得。”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於一切法心無障礙_{ài}速得清淨？”

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言：“若有菩薩觀於貪欲是一切法、瞋恚愚癡是一切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於諸五欲不生愛樂亦不放捨，觀欲實性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而於五蓋以求菩提，如是觀時不得五蓋及與菩提，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九惱法即是慈心，思惟觀察九惱法時不得他人及與己身，名最上慈，以於諸法無所得故。菩薩觀忍亦復如是，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於犯戒即是不犯、觀非毘尼即是毘尼、觀於繫_{xì}縛即是解脫、觀於生死即涅槃界，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貪欲界即涅槃界，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一切法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一切法無有體相亦無根本，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想、持戒毀戒不作二想、瞋恚忍辱不作二想、懈怠精進不作二想、亂心禪定不作二想、愚癡智慧不作二想，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諸煩惱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觀諸煩惱即是佛法？”

佛告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汝頗見法能還與法作繫縛不？”
答言：“不也。世尊！”

“文殊師利！於意云何！頗見有法能為諸法作解脫不？”“不也。世尊！”

“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生忍？”

文殊師利言：“一切煩惱即無生忍。所以者何？一切煩惱同虛空性。以是義故，我觀諸法無智無斷、無證無修，而諸凡夫障礙所蔽無有佛法，見有斷結修佛法故。”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法王子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能解說無盡之法。文殊師利！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曰無垢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文殊師利！無垢光如來壽九十劫，國名眾香。彼佛世界多諸眾生好樂小法，少能修習無上大乘。彼佛世尊般涅槃後，法住千歲分布舍利，如我滅後等無差別。

“時有比丘名曰勇施，慚愧樂學善修戒身，多聞智慧顏貌端正，成就第一清淨妙色。爾時勇施著衣持鉢入難勝城，次行乞食到長者舍，其家有女容貌端正未適shì夫主。時長者女見勇施已生愛染心，作如是念：‘我若不得勇施比丘以為夫者，當自殞yǔn命。’初不向人說如此念，欲心內結遂以成病。

“爾時勇施乞食得已還詣精舍。而於後時女父命終，爾時其母而問女言：‘汝何因緣而致斯病？’女時默然遂不飲食。爾時女母密遣餘女，先來親善同苦樂者，而往問言：‘以何因緣而致斯病？’時女答言：‘我於先時見一比丘顏貌端正，便生欲心以致斯病。若得從意我病則愈，若不得者便當殞yǔn命。’是時餘女聞此事已，還向其母具說上事。其母聞已作是思惟：‘今我此女

病患如是，若使不得勇施比丘，當作何計？’復作是念：‘我今當請勇施比丘數至我家，當使此女從受經法。’

“爾時勇施而於異時入城乞食，復至其家。見長者女身體羸léi瘦，而問之言：‘此女何緣而有此病？’時母答言：‘而我此女好聽經法。我常固遮不遂其意，以致斯病。’爾時勇施語其母言：‘莫遮此女使不聽法。’母還報言：‘尊者！若能教授此女經法，我當聽之。’爾時勇施即便許可。其母語言：‘從今已往常至我家。’答言：‘可。’爾時長者女聞是語已心大歡喜：‘我今當作種種方便，令此比丘於我生著。’時長者女語勇施言：‘唯願尊者！哀愍我故常至我舍。’爾時勇施默然許可，即受其食還詣精舍。

“爾時其母語其女言：‘從今已往好自莊嚴，以好栴檀種種雜香以塗其身，更著新好上妙衣服。如是莊嚴可得從意。’其後勇施數到其家轉相親厚，數相見故便失正念而生欲心，即與彼女共行姪法，心遂耽dān著往來頻數。時彼女夫見此比丘往來頻數，心生疑患，即設方便欲斷其命。勇施比丘聞是事已，即作是念：‘當以毒藥持與彼女令斷夫命。’

“爾時勇施即以毒藥持與彼女，而語之言：‘若必念我，可持此藥以殺汝夫。’時長者女即以毒藥和著食中，勅chì其婢bì使：‘持此飯食以飯我夫。’夫食飯已即便命終。爾時勇施聞彼命終，心生大悔作是思惟：‘今我所作是大重惡。何名比丘，受行姪法又斷人命？我今如是當何所歸？’生大憂惱：‘我若命終當墮惡道。誰能免我如是之苦？’以是事故，從一精舍至一精舍，惶怖馳走衣服落地，作如是言：‘咄哉怪哉！我今即是地獄眾生。’

“時有精舍名曰醯xī無，中有菩薩名曰鼻揉多羅，勇施比丘即入其房舉身投地。時彼菩薩問勇施言：‘何為以身自投於地？’答言：‘大德！我今即是地獄眾生。’又復問言：‘誰乃令汝為

地獄人？’勇施答言：‘我作大罪，犯於姪戒又斷人命。’時彼菩薩語勇施言：‘比丘莫怖。我今力能施汝無畏。’

“爾時勇施聞彼菩薩施無畏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爾時鼻揉多羅菩薩即時從地接起勇施牽其右手，將至異處坐林樹中。時鼻揉多羅菩薩湧身虛空高一多羅樹，語勇施言：‘今汝於我生深信不？’勇施即時叉手合掌而答之言：‘我見仁者，如遇大師亦如世尊。’

“爾時鼻揉多羅菩薩即時入於諸佛境界大乘妙門如來寶印三昧。入三昧已，即於身上出無量佛身，皆金色三十二相遍林樹間。爾時諸佛即時同聲說是偈言：

“ ‘諸法同鏡像，	亦如水中月，
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悲愛。
法無作無處，	如虛空清淨，
亦無有覺知，	虛誑不牢固，
於內求悲愛，	未嘗有得者。
凡夫生染愛，	實無有染著，
如於眠夢中，	染著於諸色，
亦如刀割物，	而刀無所知。
凡夫亦如是，	愚惑妄分別，
於愛生染著，	於悲增諍訟。
世間猶如夢，	空無不牢固，
如焰空中雲，	癡愛寂無相。
諸法如草木，	心不在內外，
愛非壽命人，	自性無所有。
凡夫見諸法，	計從因緣生，
無作不可取，	性離常寂靜。
諸法猶如幻，	凡夫生取著，

幻性無堅固，
諸法常無相，
無邊不可取，
眾生如鏡像，
離如妄分別，
諸法如影響，
如幻夢水月，
境界不真實，
分別法無主，
譬如幻化人，
幻夢等諸法，
如月現於水，
凡夫染癡慧，
貪瞋慧愚癡；
無眾生壽命。
無眼亦無耳，
凡夫癡無智，
如虛空無邊，
諸法亦如是，
種種分別法，
凡愚計諸陰，
我觀一切法，
無生亦無滅，
諸法性解脫，
無能憊取者，
貪瞋癡亦然。
寂靜無根本，
欲性亦如是。
計著於我所，
無堅固可取。
欲慧無處所，
實無染慧者。
空無不可取，
根本常寂靜。
無有貪慧癡，
其邊不可得，
而不在水中。
癡愛慧無性，
諸緣常空無，
虛無常寂靜，
鼻舌亦復然；
虛妄生牢固。
無盡無去來，
如手摸虛空。
實無分別者，
而實無有生。
性相無所有，
未曾有聚散。
寂靜無處所，
解此名為智。’

“爾時林中萬二千天子，詣鼻揉多羅菩薩來聽法者，聞說是偈即時皆得無生法忍。勇施比丘見諸化佛神通變現，於諸法中思惟選xuǎn擇，離諸蓋gài纏得無生忍。

“文殊師利！汝莫生疑。爾時鼻揉多羅菩薩豈qǐ異yì人乎？今彌勒菩薩是也。勇施比丘豈異人乎？寶月如來是也。”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勇施比丘已成佛耶？”

佛告文殊師利：“今已成佛，在於西方去此佛土恒河沙數諸佛世界，有國名常光，寶月如來於彼成佛。文殊師利！汝觀是法能令眾生離諸業障，受行姪法斷人命根能令現身得無生忍。所以者何？能觀三界如影響xiǎng故。猶如幻師觀於幻人無有障礙ài。文殊師利！諸凡夫人於無有法妄生分別，墮諸惡趣受於無量百千萬苦。”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經，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尊重讚歎，而於現世得何等利？”

佛告文殊師利：“於意云何？如日光明照閻浮提，於諸眾生有幾jǐ所利？”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日光明照閻浮提，於諸眾生而作利益，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文殊師利！當知是經亦復如是，能令菩薩破諸結縛，能生無量智慧光明，亦於諸法得無障礙，速疾能生無礙智辯，若說法時不為眾魔及外道之所破壞、斷其樂說。

“文殊師利！譬如大火焚燒草木無有遺餘，當知是經燒一切結亦復如是。

“文殊師利！如雪山王，諸餘黑山不能障翳yì。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諸餘外道不能如法而毀壞者。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諸小國王無敢拒逆。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一切雜論嚴飾章句，如是之人不能抑制。

“文殊師利！譬如比丘善能持律，能除他人破戒疑悔。當知此經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離諸憂悔。

“文殊師利！如日天子所至之處能破眾冥。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能破一切無明黑闇，能生一切智慧光耀。所以者何？以因是經善修慧故。”

爾時惡魔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如來大悲憐愍一切常施安樂。唯願世尊莫說此經。所以者何？若說此經，諸魔宮殿皆悉震動，諸憂惱箭入我身中。以此經典行閻浮提故，世尊！我今當令如是經典，無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之者，當使此經似如邪道，令諸眾生起於邪見，讀誦方廣大乘比丘心生疑悔誹謗此經。”

爾時釋提桓因以佛神力，即於佛前頭面禮足，以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白佛言：“世尊！惡魔波旬設諸方便欲為此經而作留難。世尊！我當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如來滅後，我與阿難當令此經行閻浮提，普令周遍。我與四王諸鬼神等，常當擁護說是經者。若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是經典者，於諸擁護我為宗主。”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如是經典，亦為他人流布顯現。所以者何？阿難！此經則是諸法之鏡。”

阿難言：“如世尊教，我當受持。當何名斯經？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淨諸業障》，亦復名為《入於諸法無障礙慧》。”

說是經時，六十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八十菩薩得無生法忍。爾時尊者阿難，文殊師利法王子，及諸天、世人、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淨業障經

佛語經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毘耶離大林樓閣上，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八萬四千諸大菩薩，復有學、無學無量人眾圍繞說法。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龍威德上王，從坐而起，整服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來先說佛語修多羅諸經，復有說非佛語。世尊！此有何義？云何受持？”

爾時，佛告龍威德上王菩薩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於諸經中而說佛語、非佛語者——善男子！——如是非語即是佛語。善男子！善思念之！我於今者善為汝說。”

時龍威德上王菩薩而白佛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善男子！言非語者即是佛語；善男子！言佛語者，是則名為最重身業。我之所說，皆悉無有不利身業、口業、意業，彼亦無語、無能說者，亦無言者。善男子！諸有色語皆非佛語。若，龍威德上王！色非語非佛語者，受、想、行、識非語亦非佛語；善男子！若無色語，無受、想、行、識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身、口、意業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身、口、意業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地、水、火、風、空界如是等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不說地、水、火、風、空界等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貪、瞋、癡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貪、瞋、癡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漏語及無漏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非漏語、非無漏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所悌xī，如是語者不名佛語，以彼佛語不悌求故。

“善男子！若無高下，如是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事語、非事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非事、非非事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自性清淨法上言得證者，彼非佛語；

“善男子！若非自性、非他性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實語、非實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實語、無不實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此語是凡夫人之所說語、此是聖人之所說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凡語、無聖人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內語及有外語、內外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內語及無外語、內外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諸法，有色所依，受、想、行、識所依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諸法，無色可依，亦無受、想、行、識可依，如是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處語，是魔王語、是魔民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一切諸處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色覺分別而語，受、想、行、識覺分別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色覺分別而語，受、想、行、識覺分別語，是名佛語。以此義故，魔及魔民不得其便。

“復次善男子！言菩薩者，若色無我，亦不分別非是我所，如是受、想、行、識無我，亦不分別非我所者，名為菩薩。”

時龍威德上王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以何義故而有言說？何者言說？”

佛言：“善男子！魔波卑bēi掾yuàn ……復次，善男子！若菩薩色不作念我當如是，受、想、行、識shí亦不作念我當如是，如是菩薩於一切處皆無有語。龍威德上王！諸善男子有上勝者，斷一切語、斷一切障、滅miè諸我慢、斷一切網、離lí諸二見、離一切想，以無語故，云何有言？亦無可語。是故非語名為佛語。善男子！以此義故，當如是知此是佛語。

“善男子！若無身無身行、無口無口行、無意無意行、非行非非行、非謗非不謗、不生不起、無想無處、無住無沒、非寂非行、諦語不動，復非不動而亦不住，自然不緣亦非不緣，善男子！此是佛語。以彼無有可能語故，是名佛語。

“善男子！菩薩能作如是學已，是則名為學上上智光明佛語、清涼佛語，遍悅一切諸眾生身、開發一切諸眾生意，趣向佛智受持法義；遍悅一切諸菩薩眾，覺諸睡者善入法界，是善決定向於法輪；轉於法輪、擊jī大法鼓，降諸魔眾、降伏異怨、降伏一切諸外道眾，是能救護hù向惡道者、是能莊嚴諸佛世界、是一切佛之所稱歎tàn，必坐道場。如是菩薩已坐道場，如是菩薩已得菩薩諸陀羅尼。”

說此佛語法門之時，聖龍威德上王菩薩菩提分法皆悉滿足，即時獲huò得無生法忍；二萬六千諸菩薩等，得陀羅尼及諸三昧；八千比丘得無漏法。復有八萬四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以神力雨種種花，供養世尊。

如來說是法門之時，聖龍威德上王菩薩，及諸大眾天、人、阿修羅luó、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語經

佛說長者女菴ān 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訶薩眾俱。

爾時，去舍衛城西二十餘里，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膩nì迦，在其中住，其人學問廣博，深信內典敬承佛教。

時婆羅門欲設大會，至祇洹所請佛及僧，佛則受其請，婆羅門還家。

又尅其時，佛與大眾往詣彼村，至婆羅門舍。爾時長者見佛，歡喜踊躍yuè，不能自勝shèng，即率諸眷屬來至佛所，各各禮佛，恭敬而住。其婆羅門有一長女，名菴ān提遮，先嬖shì與人，暫來還家侍省父母。其女容貌端正，其度高遠，用心柔下，其懷豁然，能和夫妻，侍養親族，事夫如禁，其儀無比，出於群類。

父母眷屬皆出見佛，唯有此女獨dú在室內。其女自以生來，父母莫測其所由，故名之菴提遮。爾時如來，即知長者有一女，在室內未出，知其不出所由。若其出者，利益無量大眾，及諸天人。

佛即告長者言：“汝之眷屬出來盡耶？”

其婆羅門束手長跪佛前，以此女不出之狀，將之為恥chǐ，默然未答。

佛則知其意，仍告之言：“中時向至，可設供耶！”

時婆羅門即承佛教起設供養，大眾及其長者、眷屬中食已訖，唯有此女，未及得食。時如來鉢中故留殘食，遣一化女將此餘食，與彼室內女菴提遮。時化女人以偈告曰：

“此是如來餘， 無上勝尊賜cì，
我當承佛教， 願仁清淨受。”

其女菴提遮，即以偈歎tàn曰：

“嗚呼！大慈悲， 知我在室已，
 今賜一味食， 尋仰覩聖旨。”

復以偈答彼化女曰：

“我常念所思， 大聖之所行，
 未曾與汝異， 何事不清淨？”

其化女聞菴提遮說偈已，即沒不現。其女菴提遮，以心念誦偈言：

“我夫今何在？ 願出見勝尊，
 願知我心淨， 速來得同聞。”

爾時，菴提遮淨心力故，其夫隨念即至其所。是女菴提遮見其夫已，心生歡喜，以偈歎曰：

“嗚呼！大勝尊， 今隨濟我願，
 不辭破小戒， 恐當不同聞。”

其夫見菴提遮說偈言已，即還以偈責曰：

“嗚呼！汝大癡， 不知善自宜，
 勞聖賜餘食， 守戒竟何為？”

時女菴提遮即隨其夫往詣佛所，各自禮佛及諸大眾，恭敬而立。時女菴提遮，以偈歎曰：

“我念大慈悲， 救護十方尊，
 欲設祕mì密藏， 賜我淨餘食。
 大聖甚難會， 世心有所疑，
 誰可問法者， 發眾菩提基？”

爾時，舍利弗即白佛言：“世尊！此是何女人？忽爾來至此，復說如是法偈，言得餘食。”

佛告舍利弗言：“此是長者女。”

復問曰：“從何而來？何因至此？”

佛告舍利弗：“此女人不從遠yuǎn來，只在此室。雖有父母眷屬，其夫不在，以自誠敬順夫因緣故，不從父母輕爾出遊現於大眾。”

時舍利弗白佛言：“是女以何善因故，生此長者家，其容若此？復以何因緣故，得如是士夫，禁約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佛即告舍利弗：“汝自問之。”

時舍利弗問其女曰：“汝以何因緣，生此長者家？復以何因緣，得如是人為夫，禁戒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其女菴提遮，以偈答曰：

“我以不惡生，	生此長者家，
又不執女相，	得是清淨夫。
我在內室中，	以為自在竟，
是分未曾越，	聖知賜我餘。
嗚呼！今大德，	不知真實由，
絲毫不負越，	故名大自在。
我雖內室中，	尊如目前現，
仁稱阿羅漢，	常隨不能見。
大聖非是色，	亦不離色身，
聲聞見波旬，	謂是大力人。
嗚呼！今大德，	隨聖少方便，
不知本元由，	於我生倒見。”

爾時，舍利弗默然而止，私自念言：“此是何女人？其辯若此，我所不及。”

佛即知其意，而告之曰：“勿退於問答，生於異心。是女人已經值無量諸佛，所說是法藥，勿疑之也。”

爾時，文殊師利問菴提遮曰：“汝今知生死義耶？”

答曰：“以佛力故知。”

又問曰：“若知者生以何為義？”

答曰：“生以不生生為義。”

又問曰：“云何不生生為義耶？”

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以為生義。”

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為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將何為義？”

答曰：“雖在生處而無生者，是為正生，故說有義。”

文殊又問曰：“死以何為義耶？”

答曰：“死以不死死為義。”

又問曰：“云何以不死死為死義耶？”

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死義。”

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為義？”

答曰：“雖在死處其心不亡者，是為正死，故說有義。”

文殊師利又問曰：“常以何為義？”

答曰：“若能明知諸法畢竟生滅變易、無定如幻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常義。”

又問：“若知諸法畢竟生滅無定如幻相者，即是無常義，云何將為常義耶？”

答曰：“諸法生而不自得生，滅而不自得滅，乃至變易亦復如是，以不自得故，說為常義。”

又問曰：“無常以何為義？”

答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隨如是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無常義。”

又問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者，即是常義，云何說為無常義耶？”

答曰：“但以諸法自在變易無定相，不自得隨，如是知者，故說有無常義耶！”

又問曰：“空以何為義？”

答曰：“若能知諸法相，未曾自空，不壞今有，而能不空空、不有有者，故說有空義。”

又問曰：“若不空空、不有有者，即無有事，將何為空義耶？”

其女菴提遮，則以偈答曰：

“嗚呼！真大德， 不知真空義，
色無有自相， 豈非如空也？
空若自有空， 則不能容色，
空不自空故， 眾色從是生。”

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相，為生所留者不？”

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為生所留者是也。”

又問：“頗有無知不識生性，而畢竟不為生所留者不？”

答曰：“無！所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不安之相常為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安處，而吉相常為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籍，而即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辯色，因他語故，說得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為生，所生為死，所死者於其人，即無生死之義耶！若為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菴提遮所說，真實無異。日可令冷，月可令熱，是菴提遮所說，不可移易。”

時舍利弗復問其女曰：“汝之智慧辯才若此，佛所稱歎tàn，我等聲聞之所不及，云何不能離是女身色相？”

其女答曰：“我欲問大德，即隨意答我。大德！今現是男不？”

舍利弗言：“我雖色是男，而心非男也。”

其女言：“大德！我亦如是，如大德所言，雖在女相，其心即非女也。”

舍利弗言：“汝今現為夫所拘執zhí，何能如此？”

其女答曰：“大德！能自信己之所言不？”

舍利弗言：“我之自言，云何不自信？”

其女答曰：“若自信者，大德前言說‘我色是男，而心非男’者，即心與色有所二用也。若大德自信此言者，於我所不生有夫之惡見。大德自男，故生我女相，以我女色故，壞大德心也；而自男見彼女者，則不能於法生實信也。”

舍利弗言：“我於汝所不敢生於惡見。”

其女答曰：“但以對世尊故，不敢是實言也。若實不生惡見者，云何說我言：‘汝今現為夫所拘執耶？’是言從何而來？”

舍利弗言：“我以久離習故，有此之言非實心也。”

其女問曰：“大德！我今問者隨意答我。大德既言久離男女相者，大德色久離？心久離？”

時舍利弗，默然不答。

爾時，菴提遮以偈頌曰：

“若心得久離， 畢竟不生見，
誰為作女人， 於色起不淨？”

若論色久離， 法本不自有，
畢竟不曾污， 將何為作惡？
嗚呼！今大德， 徒學不能知，
自男生我女， 豈非妄想非。
悔過於大眾， 於法勿生疑，
我上所言說， 是佛神力持。”

時，菴提遮說是偈已，其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及人一千餘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五千眾，於中得無生法忍者、得法眼者、又得心解脫者，其無量聲聞眾，而於佛法自生慙cán恥chǐ者無量。

爾時，佛告舍利弗：“是女人非是凡也，已值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利益無量眾生。我亦自與是女人同事無量諸佛已，是女人不久當成正覺。是諸眾中，於是女人所說法要即能生實信者，皆已久聞是女人所說法故，今則能生正信。是故，應當諦受是《師子吼了義經》勿疑。”

佛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長者女菴提遮以師子吼了義問答經章句次第，付囑於汝，汝當諦受。”

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悉受已。”

爾時，大眾聞女菴提遮說法已，心大歡喜，踊悅無量，各自如說修行。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